

第四屆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南臺 文學獎

作品集

目錄

序	
第四屆「南臺文學獎」徵文辦法.....	1
新詩組	
評審講評.....	4
想你的時候 / 謝予心	9
存在主義 / 羅健文.....	13
我是你的 / 吳佳蕙.....	17
陸先生你很失禮 / 唐翌芹	20
傳承 / 杜函築	24
邂逅 / 邱思慈	27
小花兒 / 許弈婷.....	31
散文組	
評審講評.....	36
阿嬤的鳳梨酥 / 唐翌芹	39
生死相安——辭別父親 / 林于娟	48
髮 / 房佳穎.....	55
媽祖婆的玉蘭花 / 李家翰.....	61
平凡 / 趙景裕	69
皮的氣味 / 吳澤明.....	74
選物販賣機 / 吳警妤	82
小說組	
評審講評.....	88
末日的自言吾 / 簡紹倫	91
誰是狼？ / 施力姘.....	122
心底的文字 / 吳警妤	140
千歲之日常 / 李岱樺	158
回憶迷宮 / 蔡宗瑾.....	166
退役老兵的忠告 / 鄭栢芳.....	181
狼之戰 / 傅靖絨	200
活動剪影.....	221

序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在教育部閱讀書寫計畫的推動下開始在校園中籌辦文學獎的比賽，從早期單純以生命故事為主題的「生命樹文學獎」，到正式將徵文類別分為新詩、散文、小說三組的「南臺文學獎」，一路走來確實不易，看到「書寫」的種子漸漸在校園中生根發芽，令人頗感欣慰！這樣的成果不能因閱讀書寫計畫結束而中止，因此本中心在教育部高教深耕經費的挹注下繼續舉辦了「第四屆南臺文學獎」，希望藉此持續鼓勵同學創作，以提升南臺文風。

這次參賽的作品主題多元、內容豐富，透過初選、複選、決選三個階段的評審機制選出各組前三名及佳作兩名，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年輕學子的奇思妙想，也可以讀到他們動人的生命經驗。在此特別感謝校外專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蘇珊玉教授；知名詩人、作家羅智成先生；知名詩人、作家林達陽先生；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李欣倫副教授；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王靖婷助理教授；高苑科技大學莊永清講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顏美娟教授；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林雅玲教授；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余昭玟教授等九位老師的費心評審與精采講評，他們的鼓勵與提點無疑是同學創作之路中最豐富的養分。因此本書不只收錄所有得獎作品及作者感言，也編入了頒獎典禮現場的評審講評，希望為本屆文學獎留下最完整的紀錄。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參與文學獎的同學、老師及工作夥伴，希望藉著本書的出版為我們所走過的路留下一點紀念，更願藉此鼓勵同學筆耕不輟，相信南臺的天空也能很文青！

通識中心主任
邱創雄

第四屆「南臺文學獎」徵文辦法

-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 宗旨：鼓勵同學創作，發掘優秀作品，提升校園文學氣息。
- 獎項：作品分短篇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等三組，擇優頒給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各組之獎項與獎金列舉如下：
 1. 短篇小說組：字數 3000-12000 字。
 - 首獎一名 4000 元
 - 貳獎一名 3000 元
 - 參獎一名 2000 元
 - 佳作四名 各 1000 元
 2. 散文組：字數 2000-4000 字。
 - 首獎一名 3000 元
 - 貳獎一名 2000 元
 - 參獎一名 1500 元
 - 佳作四名 各 800 元
 3. 新詩組：新詩行數至少 20 行，且應在詩末檢附至少 500 字「創作動機」說明。
 - 首獎一名 2000 元
 - 貳獎一名 1500 元
 - 參獎一名 1000 元
 - 佳作四名 各 700 元
- 收件及截稿日期：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截止。
- 參加對象：南臺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 報名辦法：採網路報名，
網址：<https://form.jotform.me/70110530124435>

■ 評審程序：

1. 評審程序分為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
2. 稿件收到後立即進行初審。體例符合徵稿規定者進入複審，密封送請校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審閱。

■ 頒獎：

本中心於審查結束後，將擇期舉辦「南臺文學獎決審會暨頒獎典禮」公佈評審結果。

■ 作品規格：

1. 須以 A4 標準版面電腦正體（繁體）字中文字檔案稿呈現。
2. 以 12 級字、新細明體繕打，格式與前段距離 0.5 行，固定行高 20 點。
3. 第一頁右上方註明作品類別與字數，新詩組則註明行數。
4. 以簡體字寫作者請自行轉換成正體中文，格式不符者概不受理。

■ 注意事項：

1. 參加徵文之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發表或公開展示及出版者。
2. 嚴禁抄襲，經查證或檢舉屬實者立即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依照相關法律追究其責任。
3. 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組徵文，惟每組以一篇為限。
4. 報名時請註明組別：「短篇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
5. 參加徵文之作品概不退件，請自留底稿。
6. 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料，照片及得獎感言。
7. 得獎作品一律由作者授權給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凡編輯製作成任何出版品後，不另支給稿費或版稅。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佈。

新詩組

想你的時候

存在主義

我是你的

陸先生你很失禮

傳承

邂逅

小花兒



評審講評

■ 新詩組講評：蘇珊玉（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副座、還有通識中心主任，我學校的同仁、我的同學、我的學生、還有各位未來的年輕文青，大家下午好！

如果說散文是一種生活的記錄，或者是一種摹寫，那詩呢？它是來自於生活之爭轉為藝術之爭的一個精煉語言。如果小說是一個奇幻的作品，那詩就更需要想像，因為太短了，必須要打破我們非常多的邏輯思維，更需要更多的形象思維。

詩，向來在所有的文學獎評審裡面都在比武，因為新詩的文字訊息太短了、太少了，它又打破了語言的邏輯，也打破了時間、空間的架構，於是，所有的新詩評審的最大的興趣就是，我們不斷地在選擇、放棄、辯論，最後妥協，然後成全。

今天新詩的評審過程，就是來自這樣的一個醞釀。不過最後我想我們都得到了共識，也成全了前三名以及佳作。剛剛講了「爭」，這次貴校的 34 首入圍的作品裡面，其實都有 20 行的一個設限，後來我們收到作品時，又發覺要寫創作動機，其實閱讀寫作動機對我而言是干擾，因為我個人讀詩，是希望能夠得到一種閱讀的樂趣，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所以最好是我的想像與你的創作動機是有落差的，那你就吊我胃口了，我就不得不再看你的創作動機，所以詩有這樣子的一個曖昧，而且我覺得它具有非常多的致命吸引力。

貴校這次比賽的作品裡面，有關內容方面，表現了年輕學子的一種知識的沉思，譬如說，各位對於生命權的重視，裡面談到了失智，也談到了憂鬱症，也談到了對於酒駕的關心，也有平權與環保的議題

在群體當中產生了生命的反思及思辨。當然，唯一不會變的、亙古的古老題目叫做「愛情」，本來新詩裡面很怕看到文藝少年浪漫的呢喃，或者是小家碧玉的敘傷悲那種絮語，可是我覺得年輕人勇於講出心裡的語言，打破了我們傳統對於愛情的疆域，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給各位一個肯定。

至於美的這個部分，一般在哲學命題有兩種，一個叫依存美，一個叫純粹美，純粹美就是我的直覺的一個題目，看清一首詩裡面我想你可能要表達什麼樣的一個訴求、一個命題、一個情感。依存美則是我必須要根據你的文字、你的題目，去按圖索驥，或者是找到線索，有點像是看電影那樣子的一個奇幻之旅。這一次的作品裡面，這個命題跟章法上面，有些人的文字很像立體茶包，茶葉在茶包裡面做了很大的舒展，有些人的文字像情感一樣，它會不斷地在舞動。所以這裡面都要感謝貴校通識中心老師非常用心地去教導各個同學對於文字的閱讀理解以及舒展。

我們在討論時，詩裡面因為它有非常大的反差，我想詩因為打破了非常多文字的邏輯，所以在裡面，我們很希望能看到各位的移情、投射，也看到美麗的聯想。

另外，在這一次的作品裡面，我們看到了比較深層閱讀的突破，來自於古典文學，用新詩的章法來寫。評審時我們有充分地做了討論，或許待會各位可以看到，或者我們聽聽兩位真的是重量級的創作才子的一個分享，各位可以知道，新詩應該是用什麼樣的形式來表現？怎麼將冗長、厚重的內容轉化成新詩？腹笥甚廣的你，要怎麼將你閱讀的量、你閱讀過的訊息去做巧妙的轉化。

最後一點，我個人認為，詩可能不是精準的語言，或許我們需要在黑暗跟透明之間，讓讀者可以在模糊當中，做最大的張力的一個遊走，詩這時就可以讓人興發感動。

■ 新詩組講評：林達陽（詩人、作家）

副座、各位老師、各位前輩、還有投稿的同學大家好。其實我滿焦慮的，因為剛剛前面的幾位老師都是學校的老師和教授，講評的方式也都非常像是在聽國文課，所以我剛剛非常焦慮。我這個人上國文課不是永遠都這麼專心，有時候非常熱切，有時候會不斷的登出到另外一個帳號的狀態。

我覺得這次評審是一個很好的體驗，一方面我覺得南臺是技職體系的龍頭學校，我們自己認識的在技職體系任教的一些學長姐啦、還有念高餐、念屏科大的，很多的學弟妹大家都知道南臺不只是校方，學生的程度都是非常好的。

這次會來其實是抱著一種嘗試的心態，實際上在閱讀的時候也是感覺非常奇妙的，因為一方面壞的部分同時也是好的部分，是感覺到大家對新詩並不是非常熟悉，我覺得這裡頭同時也是保留了大家對詩在探索上的可能性，這是從我以前唸高中，到後來唸大學，出詩集，甚至是投文學獎的時候，都常常會有的：「什麼是詩呢？什麼是好詩呢？怎麼樣的好詩才是具有獨特個人辨識風格的作品呢？」的想法。

剛剛蘇老師已經提過的，就是有很多元對於「好」的定義，剛剛副座有提到，今天剛好學校也有很多的活動，有文化節、有系際盃，我覺得這兩個活動好像同時彰顯了文學獎這個比賽的兩種特質。

系際杯就是反正無論如何要打出一個輸贏，不見得代表那個球隊強或弱，但是無論如何要比出個高下；而文化節就是讓大家可以對不同的文化有各式各樣的想像，不論是對好的定義、對生活的觀察，都擁有同樣呈現、被看見的機會。這次在評看詩的感覺也很像，表現出了大家關心的東西並不同，但最後無論如何我們都得做出一個結論。

所以我還是很想要——等於也像是對以前投文學獎的那個我說，也許技巧是有高低之分，也許無論如何在比賽裡是必須分出高低的，但是感動是沒有高低之分的，所以無論如何，不管大家有得獎、沒得獎，都不要太洩氣或太往心裡去，我覺得繼續寫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你以後會變得比現在更強。謝謝。

■ 新詩組講評：羅智成（詩人、作家）

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不好意思耽擱大家一點時間，其實我是抱著很大的好奇心來的，我想知道以理工為主的學校到底對文學獎有著什麼樣的想像。來的時候我還滿訝異的，就是諸位的熱情，不管是主辦者還是參與投稿者，那種熱情讓我受到震撼。

我也提供兩個比較簡單的建議，第一，其實閱讀還是很重要的，剛剛林達陽老師有稍微提到：「詩到底是什麼？」我一邊寫，也是一邊在學，其實沒有一個人知道詩是什麼，但是還是把它寫出來，都是邊寫邊學的，而更重要的還是要閱讀。

大家可能不曉得上禮拜是什麼日子，上個禮拜就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也就是在 102 年前，胡適、陳寅恪與劉半農他們寫了最早的白話詩，到現在已經 102 年。可是，我們常常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只看到徐志摩、看到胡適的詩以後就停下來了，就忘掉了這兩個人

是在這一百年裡頭屬於最早的十年寫詩的人，而且接下來還有 90 年的發展，是很精采的，特別是政府遷台以後，從 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大概最精采、最好玩的寫詩的人都在我們周圍。

所以如果說同學對寫詩感興趣的話，建議大家要多讀。多讀真的很重要，不只是讀詩而已，還要注意生活周遭的事物，再怎麼講，新詩也就只有百年的歷史，可是相對而言，在我們的生活中，包括電影、舞蹈、小說，各式各樣的東西其實都有助於我們的想像、有助於我們的表達，所以這是給大家的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是，寫作就從自己最熟悉的東西開始寫，那就是你自己，因為只有你在寫你自己的時候你是最雄辯的，沒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包括評審委員，所以我建議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開始寫。

最後，我覺得其實也滿難的地方就是，因為時代不一樣了，對未來的每一個人來說，自己可能就是一個媒體；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學理工的、學文科的，你都必須要有表達自己的能力，而且你要成為與慣性脫節、具有創意的人，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事文學創作！以上提供給大家當作參考，謝謝。

排名 | 第一名
班級 | 流行音樂二甲
姓名 | 謝予心



想你的時候

想你的時候
不知道會有什麼聲音
兩個喝光了的酒瓶
偷偷聽到了
秒針在說秘密

想你的時候
不知道會是什麼顏色
會像那盞路燈下的影子
或像
奶奶縫衣服時的那根針

想你的時候
不知道會是什麼季節
會不會跟你一樣讓人
捉摸不定
是個偶爾太陽晚歸的冬天

想你的時候
我就會寫字
但翻遍了字典也找不到，任何字眼
適合你
我在想你的時候
一不小心
你就成了詩。

創作動機

我是一個熱愛文字的人。

但自從開始寫字以來，我總是寫著自己味同嚼蠟，自怨自艾般的喃喃自語。

直到我遇到了一個人，一個在我生命中帶來許多新事物、許多快樂的人。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也可以這麼的不可思議，我是一個會把自己關起來的人，是他帶我走出去，看看好多對我而言陌生但美好的事物。所以，偶爾，我會想起他。

於是，想著他的時候，我就寫寫字。試圖用自己的文字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儘管全部發生的事都難以單用言語形容，我還是一點一點地寫下這些，想著他時的心境。就如同他捉摸不定般的一切，我也捉摸不定的寫著，我永遠也無法預測下一秒他會帶給我什麼，也無法預測想著他的時候，會發生什麼。

想著他的時候，好像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又好像什麼事都會發生；

好像只能陳腔濫調，又好像可以天馬行空；好像只要我想他，他就也會同樣的想我。

即便這些都只是單方面的思念，也許他會離開，也許我會離開，但是只要寫下來的話，體會過的心情就不會在時間中被誰給忘記了，這樣就可以讓這些燦爛且特別的，活在我撰寫的故事裡。

讓我自己也能記住，思念一個人也是美好的，美好的事物總會被時間偷走。

我只會最簡單的文字，願能表達我最深切的思念。

如果可以，希望能給同樣在惦念著的、被惦念著的，活在幸福裡的人們共鳴；也希望這首詩，能讓我思念著的那個人感到一絲絲幸福。

得獎感言

很開心學校能舉辦文學獎的比賽讓我們參加，十分榮幸自己的作品能獲獎。謝謝評審老師們給我的肯定，也很開心能聽到評審老師對作品的讚美及建議，讓我能在自己渺小的文字中成長。倘若文字是太陽，願自己能一直當株熱愛陽光的向日葵。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有「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的詩情與雙向審美。節奏曉暢，文情婉約動人。

■ **羅智成老師：**

這首詩的比擬十分靈活，形式工整，條理分明，節奏感不錯，但稍嫌刻意，意象方面表現十分成熟，整首詩的情感呈現自然，敗筆很少，所以在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 **林達陽老師：**

此次作品中最能同時兼顧完整性和詩意的作品，流暢清晰，透過比喻，出入虛實，選用的意象也有新意，其中以「兩個喝光的酒瓶」隱喻兩個掏盡自己的人、以影子和縫衣針來對比黑白並經營痛的意象，都是很出色的嘗試。

排名	第二名
班級	車輛三乙
姓名	羅健文



存在主義

大夜班的工讀生
是存在主義大師
資本主義促成的存在主義。

紅燈行
綠燈停
罪犯們每一個
也都是存在主義的信徒
與教主

穿著衣服洗澡
脫褲子放屁

(這一行留白)

我也是存在主義大師

Samsa 至少還有成為小說主角的意義
使命必達先生也成功尋死了
我還在用我的荒謬回應生命的荒謬

與
降落在八十歲老奶奶臉上的化妝水
北海道的冷氣機
宅男錢包裡的保險套
我們一起幫薛西弗斯吧！

創作動機

存在主義約起源於二十世紀，是一種哲學思潮，當時世界正面臨工業革命的轉變，原本可以藉由努力工作養活自己來獲得成就感與自我價值，進入工廠後變成一個隨時可替換的工具，無法也無能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還有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宗教已經無法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援助，大家開始質問活著的意義、生活的目標、上帝存不存在。在這種大家都失去希望且充滿疑惑的時候，就是存在主義大放光彩的年代。

存在主義認為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誕生，而人存在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礎上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這就是「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涵，有別於其他物品，人是先存在了，才來找尋意義，沒有任何既定規矩需要遵守，就像尼采說的「上帝已死」，人是全然

自由的。而在這樣沒意義的人生與沒意義的宇宙中生活，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一股荒謬感，但存在主義文學家卡繆認為，我們要用荒謬去回應生命的荒謬，才能戰勝這種荒謬感。

我是在大學才開始接觸哲學，從小我就會想問為什麼要活著、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這種形上學的問題，後來發現存在主義就是在回答這類問題時，我欣喜若狂。活著果然沒有任何意義，雖然沒有意義，不過我還是選擇活著，我做我想要做的去回應這個沒意義的人生，於是意義就從這一刻開始了。

詩的部分，照順序來說的話，第一個大夜班，大部分人都是早上工作晚上休息，但大夜班的工作時間是完全顛倒的，所以他們沒有被侷限在人的既定規則裡，所以我覺得他們非常存在主義。但追根究底下去也會發現，那是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大家希望半夜也有方便的服務，才会有這類型的職缺出現，所以是資本主義促成的。

紅燈行，綠燈停，漠視交通法規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跳脫規則，所以罪犯都是跳脫規則的人，在這層意義上他們都實踐了存在主義。這樣他們犯錯就沒有任何責任了嗎？這又是另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

脫褲子放屁是常聽到的歇後語，表示多此一舉，但因為多這一舉，就足以回應生命的荒謬了。

(這一行留白)是我的嘗試，存在主義的嘗試。

Samsa 是卡夫卡變形記的主角。使命必達先生是美式卡通「瑞克與莫提」裡的一個角色，被叫出來後可以給他一個任務，任務完成他才會死掉，在那集卡通裡他被賦予了一個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於自己無法順利死亡而感到強烈的焦慮。這一段主要是想表示那些存在主義的人物都找到歸屬了，但我還在困境內。

最後舉了幾個也很存在主義的物品來當作我的夥伴，一起幫助不斷推石頭上山又下山的薛西弗斯。

得獎感言

這次剛好有注意到這個活動，有鑑於平常就有在看一些課外讀物，也有在寫一些小文章，就毅然決然的參加了。這次是報名新詩組，題目選的是一個哲學議題「存在主義」，自己本身也對這個議題有點研究，所以用這個當題材也算是寫的蠻得心應手。很高興可以得到評審的肯定，我會繼續嘗試創作。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結尾收束如豹尾，強迫的證明已不存在的存在，詼諧亦反諷。

■ 羅智成老師：

企圖心較為龐大，也做了勇敢的嘗試。作者透過自己日常生活的閱讀、體驗、以及對社會的觀察，來詮釋他對存在主義的理解；與此同時，也成功地表達出他個人特有的生活態度。

■ 林達陽老師：

部分段落對存在主義的理解令人困惑，但整體而言傳達的困境清楚且動人，語法也有多樣變化，是本次比賽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排名 | 第三名
班級 | 資傳三乙
姓名 | 吳佳蕙



我是你的

走在野花遍野的繁華
看見了你最美的模樣
黑褐色的雙眸映照出我依戀的臉龐
一起越過山涯，眺望閃耀的星光
一起乘著海峽，看見日落的哀傷
時光匆匆，歲月如流
我想，我是你的清澈湖泊
色彩鮮艷的水鴨優雅地拍打著水花
濺的我滿身傷
我想，我是你的蔚藍海洋
沖刷著海岸，帶走了沙
你嘴裡的鹹，是我流下的淚阿
我想，我是你的暖暖太陽
驕傲地抬起頭，照的你閃閃發光
你卻不曾直視它
我想，我是你的朦朧月光
靜靜的就靜靜的灑落在肩膀
輕撫著臉龐，伴你安然夢鄉
我想
我不會是你的
因你的星球從未有那水與光芒

創作動機

人生已經突破二十，遇到的人、事、物多了很多，充滿了挑戰和理解，情感也已經不像幼年那樣單純，滿腹的少女情懷卻也寧缺勿濫，日子一天一天過著，身旁的那個人，不知不覺內心已把他變成了想珍惜的人，無趣的生活也因為他而添加了一份幸福，想為他好、想為他付出，一起歡笑著無聊的小事，那些不好的過往也在跟他談天時變成我更前進的動力，他似乎有著魔法，我總想為他變成更好的人。

歲月頭也不回的走，「樂觀」我想這是我做得最好的事，我時常鼓勵、安慰那些生活失意的人，傾聽他們的難過，陪他們走過那些越不去的坎。但某天，自己卻被絆倒了，在那名為「不在乎」的坎，是那麼的可笑，付出了真心，不保留自己的給予，那是我最在意也最愛戀的人啊，漸漸地也不敢在他的面前笑得開懷，猜測了許多的原因關於他為何不願理睬我，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會特別的難過，在他面前也不顧自己的當跳樑小丑只為搏君一笑，許多的努力和包容他似乎看不見，想起了以往，那些快樂相伴的回憶難道全是假嗎？

想了很久，大約是一廂情願，告訴自己就此看開吧，還有許多值得去探索，被珍惜也好、糟蹋也罷，只求當時的那個自己感受是那麼的真實沒有謊言就夠了，「我何其幸運，曾那麼接近那終將不屬於我的幸福」，你曾是我的幸福，那是我的幸運。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獲得南臺文學獎新詩組第三名，新詩雖然字句較短也較少，卻將種種都濃縮成精華，很高興能在創作過程中將自己的情感及心境用文字表達出來，這是非常抒壓的，一直覺得文字有一種力量，能讓閱讀文章的人得到安慰或者勇氣，希望我的這篇文章也能如此。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內容與詩題具反差性，詩意反常合道。

■ 羅智成老師：

這篇作品，有著濃濃的詩情畫意，是我最為喜歡的作品。它的文字優美，意象精確華麗，語法溫柔迷人，可惜的是「一起乘著海峽」和「濺得我滿身傷」，語意不明，是令人不解的敗筆。

■ 林達陽老師：

意象豐富、情境優美，與傳統美學想像較親近的作品，「我是你清澈的湖泊」等比喻若能少去後續說明，是很優秀的句子。

排名	佳作
班級	多樂一乙
姓名	唐翌芹



陸先生你很失禮

陸先生，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把你寫進詩裡，比失禮還失禮

你不該好奇
城牆外的土壤與疆域顏色
應該和我簽訂條約
約法三章固守國土及締結彼此誓言

你逼得我
不斷以高尚的情操為束縛之名
妄想潛移默化中，能爭奪囚禁永恆與不變
盤算著火燒你的通關符節，要你永遠出不了城門
在前膛裝填愛的子彈進行射擊，要征服你成為我的信仰
同時才發現我的陰謀
及槍彈發射的速度遠不及
鋼鐵般的你堅定不移的自由意志

你從不意識我是渴望綑綁你的攻擊份子，而你是受害者
你的視線從來就只有你的征程及遠方
或者
體內徜徉的冰冷血液，能絲毫不在乎
並無視對方撕心裂肺般地情感與崩潰吶喊
成為，寧可舉槍自盡也要誓死作為一位獨裁者
顯得我
像是一個征戰沙場失敗的投降者
丟臉，蒙羞，及被踩爛的條約
反正你
終將能用我妥協於你的鮮紅色血液
去壯麗的淋出一條康莊大道，去踏遍所有領地
終將能用我割讓於你的心不甘情不願
去當真正的游牧者圍繞著你所嚮往的牧圈

身為失敗者的我只能說
陸先生，你很失禮！

創作動機

詩中描述的陸先生，是一位與我要好、近乎每天形影不離的摯友。
寫這首詩的動機是，他忽然在某一天告訴我，他決定要出國留學，
當下我感到非常錯愕、晴天霹靂，剎那間腦中一片空白。每天和他膩

在一起、所有喜怒哀樂的日常都與他分享，對於他忽然要離我而去，覺得無法接受。我馬上的就回應他說：「不行！你不能去！」他告訴我這是他想了很久的決定，但我仍是無法接受。我開始以情感攻勢，讓他知道我有多需要他、多不想要他離開，認為自己不斷用這樣子的方法，他就會動搖他要出國的念頭。然而，對於一個非常懷有自身想法，且我行我素的他來說，對於我的舉動，他絲毫沒有動搖，只是繼續計畫著他的旅程及規劃。越是不斷地進行攻勢，我就越是明白他對這件事情的下定決心。我開始惱羞成怒，覺得自己如何的挽留皆是徒勞無功，如同策畫計謀失敗而不得不投降的輸家，只能任憑他無視我的所為。覺得他很可惡，怎麼能夠把我一個人丟著，總是說做什麼就做什麼，像個完全無法預測的獨裁者。雖然非常不希望他出國，雖然覺得千方百計想把他留在身邊的自己很自私，但還是只能言不由衷的尊重他的選擇。因此決定把我內心無奈的不滿寫成一首詩，把可惡的他委婉形容成是失禮，是一份不顧慮我的感受的失禮！

得獎感言

第一次投稿相關文學類的作品，就能夠獲得南臺文學獎，覺得是一個驚喜也倍感幸運，一種被肯定的鼓勵，作品皆是我自身的看法與經驗過程，能用文字來表達敘述出來與大家分享，自己也感到十分喜悅，並且衷心感謝，希望能持續創作下去，寫出更卓越進步的作品。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實情的控訴輔以虛的史事，開闔自有妙趣。

■ 羅智成老師：

運用了虛擬的告白體，在這次參賽作品中表現最為靈活。他的比喻非常生動、大膽，口語充滿親和力，除了善用反諷與戲劇的張力外，還帶著後設的趣味，顯得十分老練，可惜稍嫌冗長及散文化。

■ 林達陽老師：

口吻與姿態都非常奇特的作品，以較少見的方式經營整首詩，比喻精準且有趣，令人眼睛一亮。

排名	佳作
班級	流行音樂一乙
姓名	杜函築



傳承

皺褶 浮現

他們輕訴擦拭過度的歲月
容顏上的粉墨隨著光陰淡去
若有似無的抹痕
成了一張張泛黃粗紙

不敢伸手撫摸他臉頰
深怕那年邁的笑容會繃著了兩腮
扯破了皺紋
刺痛了我的雙眼

流年交織
時間搖擺走過
毫不懷疑地在粗紙上踩來踏去
好像擔心它不夠柔韌似的

當我們開始細讀
那幅蒼老的筆跡

或許
我也正細筆勾勒
也正走著相同的路

一頁又頁
傳承的故事

創作動機

來到外縣市讀書，偶爾得空回到家鄉，見到家人的時候，就像他們會關心自己胖了或是瘦了一樣，其實自己也會小心地觀察，想知道家人們過的好不好，而我最近發現，父母親臉上的皺紋好像又更明顯了一些，並不是久久見到一面就馬上察覺，我記得是在他們在沙發上小歇，不小心睡著的時候，我注視著母親，想著她好像也慢慢不太使用化妝品了，梳妝台上面倒是多了不少保養品，我也是不久前才開始可以分辨這些瓶瓶罐罐的不同，因為前陣子，母親才寄了幾罐給我，要我從現在開始學會保養，她為什麼突然會有這樣的舉動，我突然就懂了。

有時候聽同學、聽朋友說，他們會把心事跟家裡的人分享，然後一起聊聊天一起討論，我當時覺得很新奇，因為自己從來不怎麼跟家人說心事，現在回頭想想，發現其實父母也是那種不把心事跟別人說的人，如此一來，他們不曾說，我也不知道可以說，所以也不說，久而久之，潛移默化，我想就是如此。儘管彼此的愛很深，卻很少表達，總覺得有距離，卻是最熟悉的距離。

時間，不算也罷，但細細一算，自己也快二十歲了，這二十年的光陰，我的父母親走過的這二十年，不就是我接下來要走的二十年嗎，透過長輩們的模樣，見證過他們的歷練，一代一代的故事如此相傳，在看似平淡漫長的日子裡留下痕跡。

我這樣想著，然後寫下了這篇詩。

得獎感言

從國中開始寫作，很高興可以慢慢地獲得大家的認可，往後也會繼續投入創作，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容顏與粗紙的互喻，書寫出情感薪傳的曖昧與猶豫，也帶出明確的傳承期許。

■ 羅智成老師：

一首表現相當穩健的作品。貼切的文字，收斂的情感，與傳達的訊息十分相襯。傳承指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將重複的，成熟與衰老的人生之旅，短短的詩行卻有滿滿的滄桑。

■ 林達陽老師：

平吻深情的作品，粗紙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

排名 | 佳作
班級 | 碩研財法二甲
姓名 | 邱思慈



邂逅

記憶中

我們相遇在濕熱的夏季
在大自然氣息滲透的氛圍中
我緩慢走去

陽光在熙攘的人群裡將你攔下
把你駐足的身影襯的分外清晰
相映在杏黃色向日花海
夾帶著你挑逗氣味的風吻過臉龐
可惡
是你讓曖昧的樣子殘留在我身上

那被陽光籠罩的臉頰輪廓
精緻而完美
沾染在髮際線上的汗珠
藏著里約熱內盧嘉年華的奔放
你低頭說話的語氣
充滿奧地利維也納的古典

你的舉手投足
擁有日本富士山的穩重大器
而你的微笑
就是法國巴黎塞納河中的漣漪

如果在下個擦身的時刻你回頭
我就在四目相對的回眸時開口
說邂逅你的剎那
心底頓時產生一股悸動
若你也相同
請你欣然的接受
我便能順手帶走
你這富含世界奇景的地球儀

創作動機

還記得某年暑假和朋友買了旅展的票券，想要一覽時下最熱門的旅遊景點，吸取一些知識，也想看看世界上有什麼人人趨之若鶩的美景，做為未來努力工作存錢的動機。

於是在走過幾間旅遊業攤位後，在轉角邊間乏人問津的一間販售地球儀的攤還沒佈置完成，而老闆濃濃的藝術氣息卻讓我不得不正視這間店的存在，在整面明畫家作品之中，老闆正站上椅子要在牆上放上梵谷向日葵花海的作品，不確定是什麼香氛的味道瀰漫出來，吸引

我好奇往前走去，正當我看著大大小小琳瑯滿目的手工地球儀，其中一款連接智能 AR/3D 款的地球體驗儀，特別引起我和友人的興趣，上面的地球版塊能透過用平版軟體連線，瞬間呈現當地特色風景、建築、生物、星座、宇宙行星.....，在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根本沒辦法見到這樣的科技，於是我仔細的翻轉逗弄，看著世界各地我已知及未知的部份，都令我著迷，不只是畫風精細，在當時整體材質上也是非常典雅高貴，正當我想試探性的詢價，老闆已經說出來了，正當我再苦思究竟該不該花費這一筆開銷的同時，心裡先是一陣興奮又怕過了幾年會推出更新一代的款式，還想說服自己未必能環遊世界，但該有個地球儀，不知站在攤位前多久，就設想，如果我再繞一圈回來，讓我思考，如果那顆地球儀真的適合我，我就帶走。但儘管後來跟朋友在旅展中繞了不止一圈，還是沒能下手，只能留下一個短暫邂逅的美好回憶了。

得獎感言

來了台南一年半的時間，為了趕學分為了盡快畢業，我其實根本不敢花時間跟心思參加課外活動，這次在 S 棟一樓看到演講比賽，朋友替我報名了，另一個是突然想感性的說點什麼而報名了文學獎，就這樣臨時起意的決定了，我只是一個對這兩件事都非常興奮但卻其實沒什麼經驗的人，要不是學校給機會肯定及欣賞，我腦海裡的文字恐怕還沒機會見得了光，希望未來不論是文學、繪圖、歌詞、youtube 影片、微電影、英文朗讀.....等等題材能多元出現與時俱進，活動能讓更多人知道，關於藝術關於作品，都應該有它們被賞識的管道，南臺人才濟濟，多的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呢！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滿足讀者的移情、投射、聯想。

■ 羅智成老師：

表現得很好，特別在意象的這一部分，把戀愛場景中各種官能記憶都很生動的呈現出來，遣詞用字匠心獨運，令人喜愛。可惜的是，當她運用世界各地城市的刻板印象來表達情人的言行舉止時，顯得過度淺顯、粗糙，成了顯著敗筆。

■ 林達陽老師：

情感與畫面皆迷人，收尾情意熱烈，是討喜且迷人的作品。（但創作動機令人不解）

排名 | 佳作
班級 | 碩研視傳延修
姓名 | 許弈婷



小花兒

四周的慘白讓我窒息
利刃刺入的雙手
冰冷的一抹紅
我感覺不到你言語的溫度
城牆的眼睛讓我顫抖

於是有了自己的花園
我種了好多花
藍色 綠色 黑色
黑色讓我觸摸到世界的色彩

你拔走了我的花兒
我顫抖的開口
你只是花兒丟在地上
任意踩踏

我把門扣上
我種了好多花
好多好多的花
不想與你分享的花

創作動機

本詩寫給所有憂鬱症的患者，最近有朋友因為憂鬱症輕生，雖然後來有搶救回來，但因為重度憂鬱症精神狀況極度不穩定，需要接受治療，在與朋友聊天的過程中知道憂鬱症患者的故事，有感而發。

第一段寫的是住院的患者，吊著點滴，日復一日打著鎮定劑，對著這個了無生趣的世界看著慘白的醫院，想起自己人生的一片死白，感受不到針筒刺入的痛苦，每天只害怕彷彿世界有千萬雙眼睛看著自己，旁人講的話都聽不進去，情況時好時壞，發病時只想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第二段寫的是為了不要讓別人發現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努力的創建自己的世界，努力的培養自己的興趣，找喜歡事情來做，雖然都提不起勁，但是很努力的找事情做，想著上班、下班、吃飯、睡覺，一定會慢慢好起來的，卻忘記自己的不安恐懼依然在慢慢擴大，只努力的建築自己內心的花園。

第三段是再次的接觸憂鬱的來源，可能是害怕的人、工作，也可能是一個害怕的空間，甚至是一句話，旁人的誤解或是帶有惡意的解讀，讓患者好不容易建築起來的世界再次崩塌，有時候患者想告訴身邊的人自己生病了，卻沒有人願意聆聽，「你只是壓力太大了」最常聽到別人這麼說。

於是患者再次把自己關在自己內心的花園之中，他想培養自己的興趣，患者很努力不想讓別人受到傷害，他很努力的活著，只是有時候可能會發病，可能會忘記自己為什麼要活在世界上，可能也有一點點渴求別人關愛，但大部分時間，患者寧願相信自己花園裡種的花。

得獎感言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即使人們已經對憂鬱症有了粗淺的認識，但是當患者出現在自己的身邊，大多還是選擇不看不聽的處理方式，希望透過憂鬱症患者的角度，讓更多人認識憂鬱症，他們不是不會好，只是需要更多時間和體諒。

評審評語

■ 蘇珊玉老師：

形象寓意鮮明，主題不俗。

■ 羅智成老師：

表達最為強烈的一篇詩作，擁有撼人的力量。作者大膽的使用主觀的表現，把封閉內心中的花朵著上暗黑反常的色彩，成功傳達了憂鬱症患者內心的感受。雖然有些直白，但不減損雄辯的詩情。

■ 林達陽老師：

「黑色讓我觸摸到世界的色彩」是本次比賽中最好的句子。

散文組

阿嬤的鳳梨酥

生死相安——辭別父親

髮

媽祖婆的玉蘭花

平凡

皮的氣味

選物販賣機



評審講評

■ 散文組代表講評：李欣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副校長、主任、各位老師、評審委員大家好。

這次評散文的過程，其實覺得很開心，主要是因為同學們的作品都是在水準之上，所以讀起來可以感覺到屬於各位這個青春世代所擔憂的事、或是快樂的事、或者是傷腦筋的事，屬於各位這個世代所獨有的大大小小的生活的事件，都一一寫在散文當中，我覺得這是讀起來覺得滿快樂的地方。

在這裡我簡單地講一下。這次的散文作品其實跟一般的校園文學獎，甚至是全台的文學獎的題材大同小異，通常在散文或者是生命書寫這個文類當中，題材都是以親情或者是友情、愛情為大宗。除此之外，這次也收到幾篇特別的題材，書寫這個世代對社會的觀察、或者是對自己這個世代的一些反省。例如說有一些同學很厭世，所以會在文章當中讀到厭世帶給他們對於生活上面的質疑，以及對自我的反思。我自己是很欣賞這類的文章。雖然散文的傳統多是抒情或是議論的，但其實最珍貴的還是跟著不同的世代說出他們心裡所說的話，我覺得這正是最可貴的地方。

再者，我自己在讀散文覺得很享受的原因是「不知道同學是誰」這點，可是同學們透過文字，很真誠地把內心的真實想法坦露在我們的面前，有時候我不得不佩服這些同學的勇敢，他們敢直面自己生命當中大大小小的創傷、或者是缺口、或者是生死離別。

各位從十八歲到二十幾歲的青春歲月當中，或多或少都要面對生

命當中的一些艱難困境，與此同時，若是又與「對自我的困惑」或是「對未來的茫然」雜糅在一起時，其實透過文字是可以幫助各位梳理的。所以我在文章中雖然看見有一些文字可能不太成熟、有些文字有一些缺失或破綻，可是最可貴的還是大家透過散文這個形式，一同地想要把內心糾結的、親情方面的、愛情方面的，還是對自我的困惑，把它一一地梳理出來，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最佩服的也最欣賞的部分。

剛剛講的是題材，接下來就是有了題材之後，要怎麼說這個故事、怎麼去寫、怎麼去表達？這個其實也是看各位的功力，所以這次也有讀到有一些同學的文字是很洗鍊的、很乾淨的、很簡單的，我覺得這個是貴校同學的一個特色，就是說在文字上面沒有太多的雕琢，所以它基本上讀起來都很容易、很平易近人，感覺是一個身邊很親近的人，將他的事情娓娓道來。所以常常看到一些篇章，雖然文字駕馭不是很成熟，可是會被他打動，或者是因為他講到了與爸爸之間的離別、或者是他看到阿嬤一天一天地老去，然後只能私藏鳳梨酥，但是大家都禁止她，因為老人家吃那個血糖會過高，等等家族之間的衝突。

同學這個年紀用天真的眼睛望出去的世界，是透過對大人世界的不滿而寫的，其實我看的時候都覺得很感動，所以除了題材之外，剛剛有講到怎麼講這個故事。有的同學會善用——譬如說場景的描寫、或者是細節、物件的刻劃、或者是整體氛圍的營造，抑或是結構的鋪排，凡此總總就可以看到同學說故事的能力。

講完內容，接下來講怎麼寫。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把一件事情講得非常地清楚，再進階就是有些同學會利用我剛剛所講的這些技巧，去把一個看起來很平凡、很簡單的故事，講得讓我們覺得刻骨銘心、或是讓我們覺得這個日常小事也可以這麼轟轟烈烈，這個部分就是敘述故事的技巧。

我們三位評審對作品的交集其實都滿高的，所以我們的成績最早出來，我們沒有很多激烈的爭辯過程。雖然我們的交集很高，但是還是有幾篇我們持不同意見，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對話，或是各從不同的角度試圖來幫同學說話。但是本來文學獎的評審就一定會有得名的、有非常歡喜、開心的，然後當然也是會有沒有得獎的，不管怎麼樣，就像我剛剛講的，其實我覺得散文最可貴的就是很真誠地把一團亂的東西，將它用文字書寫出來。

或許你們在寫的時候不一定有設定讀者，所以有些人是用控訴的方法、用宣洩的方法，有些人是用克制情感的方法，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方法，我雖然是評審，可是我把自己看作是讀者，身為讀者的我，其實都有收到各位屬於這個世代的吶喊、你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觀察，不管是深刻的、冷靜的、熱情的、宣洩的，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可貴的「聲音」，屬於各位獨有的聲音。

就算沒有得獎，但書寫這條路其實是很漫長的，希望不會因為這一次沒有理想的名次，或者是沒有得獎，就終止大家寫作的熱情，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保持寫作的熱情，因為青春是熱烈的。這條路還很長，前面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著我們，也等著大家用你們獨有的雙眼、用文字、用想像，把它編織為一片屬於你們的小宇宙，謝謝！

排名	第一名
班級	多樂一乙
姓名	唐翌芹



阿嬤的鳳梨酥

「阿嬤走了。」

沒有一絲訝異、沒有流露悲傷情緒、沒有心如刀割的潸然淚下，而是以雲淡風輕的口吻輕輕說出這句話。我準備夾菜的手頓然靜止，目光依然不移的緊盯桌上菜餚，腦中卻在不斷思索著該做出什麼回應來延續這幾乎凝滯的場面。餐桌上，媽媽彷彿在說著他人的故事，一如既往繼續接連夾著幾道菜，對比出我欲言又止般的神情更顯得古怪。

阿嬤是一個辛苦的人，年輕時嫁給阿公來到了臺南，在一個偏遠鄉村生活，過沒多久阿公卻身染重病過世。難以負擔的生活經濟壓力，及照顧媽媽與其他三個兄弟姊妹的責任重擔，全都落在了瘦小的阿嬤身上。

天並沒有因此眷顧阿嬤，在日夜辛勞的工作下，阿嬤開始察覺身上的不對勁，手腳突然地使不上力、視力漸漸模糊、說話開始含糊起來。阿嬤不願意將錢花在自己身上醫治，一日拖著一日，終究敵不過病魔纏身，阿嬤得了腦中風，從此再也沒辦法咬字說話，只能隨著喉嚨發聲。

在以前窘迫、自顧不暇的年代，沒有人願意給無法說話的阿嬤一份工作，於是每日天未白、夜未央之時，媽媽總在昏光下看

著阿嬤匆匆離去的身影，阿嬤就騎著一輛生鏽破舊的腳踏車，沿著街道環繞巡視，那些對他人來說不值一分的破銅爛鐵，在阿嬤眼裡盡是寶藏，更是賴以維生照顧一家口子的財富。

肩背著幾公斤重的書包，別著一條泛黃手帕，帶著阿嬤準備的便當和一只水壺，媽媽每天早晨五點就起床，自己走路上學。深怕路途中會將縫補好的鞋子磨破，所以光著腳丫走幾十里路對媽媽而言稀鬆平常。

越接近中午，媽媽的心就越是喜悅等不及，恨不得每天有數不盡的午餐時間。每每將便當打開，都讓媽媽有難以言喻的興奮，媽媽從不會因等不及而偷吃便當。想著阿嬤準備著什麼樣的便當？會不會有自己最愛的配菜？是媽媽每天期待的驚喜。這份驚喜必須等到鐘響午餐時刻才能打開享用，是她跟阿嬤不言語約定的默契。

菜脯蛋、地瓜粥都是媽媽的最愛，但最喜愛的還是豬油拌飯加蛋，那是媽媽心中最豐盛難得的午餐佳餚。香氣十足的豬油，淋上鹹香醬油及油蔥酥，加上蛋汁後讓米飯口感更加濕潤，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雖簡單卻是媽媽心中最不平凡的美味！

每每靠近月份尾巴，是讓媽媽最期盼的日子。月底時，阿嬤會騎著腳踏車載著媽媽，一起到繁華的市區。市區附近有間鳳梨酥店，老闆總在月底時，多送一塊鳳梨酥給前來購買的客人。剛出爐熱騰騰的撲鼻鳳梨酥香，搭配奶香餅皮酸甜中和，想像一口咬下那外酥內軟的口感，不禁令媽媽口水直流。阿嬤拿出殘破塑膠袋，從口袋掏出每日撿拾所換取的銅板，一個一個仔細地點算著，用它們換取鳳梨酥以求得一餐享受。這對媽媽而言彌足珍貴，也是阿嬤能給孩子們久久一次的奢華。

拎著一盒即將歸來的鳳梨酥，迎著風騎在田連阡陌的小徑上，涼風吹亂一頭散髮，到處都是好幾畝剛收割完的田野，以及廣闊的水田映著金黃色餘暉。再往前騎了幾里路，映入眼簾的是寬廣河流，夕陽的光芒灑落倒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遠方一盞盞路燈指引著回家的方向，不同於以往獨步走回家中的沿途風景，輕快地朗朗哼著天黑黑，依偎在阿嬤的身後，享受這片刻佔據的溫暖，在阿嬤安心的背窩上漸漸地……漸漸地……睡去。

驀然抬起頭，一片天空都被遮的快看不見了，林立的高樓大廈幾乎淹沒了所有，田野都被填平鋪成了柏油路，沒了稻田裡的稻穀被風吹時傳來的沙沙聲，沒有老牛出現在水田耕耘著的畫面，聽不見樹頂上唧唧的蟬鳴聲，電線桿上的廣播也不再開口了，唯一飄盪著的只剩天黑黑的節奏。

「咕咚」地一聲，櫥子裡擺放了好幾年不曾打開來吃的一盒鳳梨酥被阿嬤撞了下來。

「媽，做什麼呢？不是叫你好好坐著嗎？」阿嬤沒有回應，應該說她沒辦法回應。媽媽不耐煩地撿起地上早已過期的鳳梨酥盒，隨手扔進垃圾桶。

自我有記憶以來，我從沒跟阿嬤講過任何話。

每當她用喉嚨發出聲音試圖和我對話時，我總是聽不明白她想表達什麼，因此索性不做出任何回應。記得媽媽曾問過我：「妳看到阿嬤這樣會害怕嗎？」我只是搖搖頭。

城市以多快的腳步在向前邁進，阿嬤與兒女們的距離便以多快的腳步在向後倒退。

都市的家外頭擺了一張藤椅，阿嬤每天都坐在上頭，有時可以坐上一整天，就只是望阿望阿，望著兒女們什麼時候會跟自己

聊聊天？每每期望總是落空，只剩下不斷目送他們來來去去的忙碌身影。阿嬤每天最期待吃飯時間，兒女們總是會問她一句：「媽，呷飽袂？」雖然簡短，卻是期盼了整整一天的話語。

接著，孫子們出生了。

阿嬤笑得好開心，笑得合不攏嘴。看著孫子如同兒女們小時候的模樣，油然而生的是，自己再次被需要的感動。但漸漸的，孫子們長大了，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活。

於是，阿嬤又坐回了藤椅上。

餐桌上，兒女與孫子熱絡的談天說笑，阿嬤聽不懂國語也無從發聲，她只是把頭垂得低低的，拼命吃著自己的飯。她什麼時候離開餐桌的，從來沒人注意過。

之後，吃飯時間的「媽，呷飽袂？」也沒了。

媽媽時常來找兄弟姊妹聊天，而我會跟阿姨、舅舅們的小孩一起玩耍。每每見到阿嬤時我都不知道該開口說些什麼，阿嬤都只是笑笑的看著我，然後走到櫃子前，拿出一塊鳳梨酥，塞進我手裡。

當要離開回家時，媽媽總會加緊腳步避開阿嬤，怕阿嬤以喉嚨發出聲響的嘮叨，自己還得比手畫腳的去回應她，麻煩。我轉過頭，看見阿嬤坐在藤椅上望著我們，我看向媽媽：「不跟阿嬤說再見嗎？」媽媽沒有回應，只是騎上摩托車，示意要我坐上來。

藤椅上，一雙熾熱轉換成失望的眼神，目送我們離開。

清晨時分街道上，阿嬤又開始騎那輛生鏽破舊的腳踏車了。

一個佝僂身影，一輛破腳踏車，如同過往般的巡街掃巷撿拾賣錢的破銅爛鐵，彷彿難以割捨的宿命。

「媽！不是叫妳別撿了嗎？怎麼老是講不聽？」費盡口舌的

兒女已經失去耐心，看著大包小包破銅爛鐵滿載而歸的老母親。隨即，將幾張千元鈔票塞進阿嬤的手裡，轉身。

阿嬤依然無從回應。只是望著兒女離去的背影，從身後緩緩拿出一盒鳳梨酥。

櫥子裡的鳳梨酥越堆越多。如今，早已不稀罕珍貴，而是一張鈔票就隨手可得的伴手禮。阿嬤只是不停地買，一直地買，櫥子裡就不斷積累堆放，直至放到過期再被扔進垃圾桶裡，不斷循環。

藤椅上，一位不被需要的老母親，一條和自己面面相覷的對街，一把沒有溫度的鈔票。

生命若無法得到滿足，胃能夠代替填補那些缺憾嗎？

明明吃得夠多了，阿嬤卻總是不滿足的將食物大口大口地往嘴塞。彷彿一口塞下從前的貧困；彷彿是以進食來宣洩釋放；彷彿內心某處是能藉此來依靠填滿的。

隨之而來的是，初期的糖尿病、高血壓、腎臟病。

藤椅上，老母親繼續狼吞虎嚥啃咬手中的食物。

起初，兒女們只覺得是老人家的常見疾病，時常叮嚀就好。

直到那天救護車的到臨。

阿嬤被送進加護病房。病房內，兒女們不敢置信的看著躺在眼前的老母親。病房外，兒女們彼此互看著，每個人各懷一心。

醫院強制控管阿嬤的飲食，見好便出院回家，然後又繼續不停地吃，再送往醫院，反反覆覆。兒女們喝止阿嬤不准吃，卻沒有人能二十四小時緊盯阿嬤，阿嬤一有機會就溜出去買東西吃，倘若兒女們不肯給錢，就去他們工作的地方，哭鬧著要錢。

阿嬤就是沒辦法停止吃東西。

阿嬤的肚子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四肢卻乾癟的如同枯

枝，那斑白散髮下的臉孔是蠟黃暗沈的肌膚，眼角嘴邊是數不盡的皺紋，縱橫交錯著像一塊老樹皮。枯槁瘦病的模樣，乍看之下讓人怵目驚心。

不變的是，阿嬤每每見我的笑容、走向櫃子、一塊鳳梨酥，我的手裡。

變化的是，第四次坐上救護車去醫院，醫生宣告的事。

「病人的病況再持續下去會瀕臨死亡。」

錯愕、驚慌、激動的情緒全然湧上。病房外的兒女們，此刻爆炸開來。

「媽再這樣下去會死！會死啊！」

「讓媽決定她自己的人生吧。」

「你在說什麼啊！媽死了也無所謂嗎？」

病房外，喋喋不休大吼大叫的兒女們。

病房內，聽見與否都不重要的老母親。

最後，兒女們協議請了看護照顧老母親。

睜開眼睛，視線是模糊的天花板，及心煩意亂的刺鼻藥水味。

身旁，一位陌生人坐盯著她，看到她醒了便通知護士，再接著打了通電話，對話著她聽不懂的國語。

兒女們陸續出現在病房，比手畫腳的告訴老母親這是要照顧她的看護。老母親不發一語，只是兩眼直直盯著。

寧靜到令人窒息的病房、不停滑手機的看護、望著天花板的阿嬤。

強制禁食的飢餓感席捲而來，阿嬤很不滿，非常不滿。毅然決然拔掉點滴，看護急忙阻止阿嬤，而阿嬤再也無法忍受，不斷用喉嚨發出陣陣嚷叫聲來試圖表達憤怒。聲響引起護士注意，阿

嬤繼續吼叫著，護士將阿嬤綁在病床上，注射鎮定劑，昏睡。

一日復一日，每每醒來就是嘶吼、被綁住、注射、昏睡。

如此精神折磨，阿嬤開始對看護拳打腳踢。看護告訴媽媽，她無力再繼續照顧阿嬤。

照顧阿嬤的重責又重回子女們身上。

每每我想跟去醫院探望，總被媽媽阻止。媽媽不願讓我看見，連自己的兒孫子女都認不得、蓬頭垢面又歇斯底里吼叫，如同瘋婦般的阿嬤。

昨晚，兒女們決定讓阿嬤以她想要的方式度過接下來的日子。

清晨，今天輪到媽媽去醫院，是媽媽第一次同意讓我跟去。

進入房內，是憔悴的快認不得的阿嬤。病床靠著病房裡唯一的窗戶，她倚靠著枕頭，呆滯地望著窗外，嘴裡緩慢地咀嚼手中的食物，鳳梨酥。

我心裏只有無聲的沈重，我盡力讓自己裝出毫不震驚，以免影響媽媽的情緒。

走向阿嬤旁，她已無力再支撐自己。媽媽握著阿嬤的手，阿嬤手裡全是汗，額頭也汗如出油，虛喘不止。阿嬤低低比畫著手，告訴媽媽她看見了星星和月亮，而阿嬤的瞳孔卻沒有媽媽的影像。媽媽沒有講話，也許彼此都在倒帶著一輩子好的或者壞的回憶。靜靜地，讓手中的鳳梨酥滑落。

堆滿著鳳梨酥的櫥子，再也沒人打開了。

清晨，今天輪到媽媽去醫院，是媽媽最後一次同意讓我跟去。

醫院裡緘默的白色磁磚，到短暫安身之處的冷櫃，到摺滿蓮花元寶祈福，再到被菊花緊緊擁抱的追思會，誦經迴向給了所有圓滿。

火來了，快跑。

阿嬤一輩子都離不開了，臺南。這個屬於她唯一的牽繫，伴著孩子們成長、奉獻幾十年櫛風沐雨的日子歲月。在深更半夜變賣空罐的資源回收站裡，在熙熙攘攘的市集和古早鳳梨酥店裡，在黃昏時分騎著腳踏車兩人越拉越長的背影裡。

昔日的面貌依稀生生不息地在媽媽眼前放映著，卻遙不可及。

得獎感言

第一次投稿相關文學類的作品，就能夠獲得南臺文學獎，覺得是一個驚喜也倍感幸運，一種被肯定的鼓勵，作品皆是我自身的看法與經驗過程，能用文字來表達敘述出來與大家分享，自己也感到十分喜悅，並且衷心感謝，希望能持續創作下去，寫出更卓越進步的作品。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文字流暢、成熟、乾淨，聚焦於病後的阿嬤偷吃鳳梨酥，相當切題，對於阿嬤和內心多有理解之處，結尾收束得很恰當。

■ 王靖婷老師：

一個企求回應，企求被需要的失語症老人，在驚人，平淡如水的娓娓敘述中，寫出後輩不知如何回應，對待蒼老年長者的無奈與蒼涼。

■ 莊永清老師：

透過阿嬤生前對於鳳梨酥的執念，展開三代之間的故事，書寫三代之間的深厚情感，也為阿嬤生平造了立體的鮮明形象。不少文字段落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惟對於阿嬤點點滴滴的回憶書寫，結構的鋪陳安排若能更明白些，將會更吸引讀者。

排名 | 第二名
班級 | 夜資工二甲
姓名 | 林于娟



生死相安——辭別父親

「爸爸，現在要上車囉。」

「爸爸，要過橋了。」

「爸爸，來，要下車了。」

「爸爸，要跟好，我們現在上飛機。」

飛機南向飛行，我們回家了，抵達那叫做「故鄉」的地方。

.....

「妳爸爸人身體不舒服，醫生要他住院檢查，好幾天查不出原因，你快來一起帶爸爸回台灣醫治。」

安排好公司請假時間，訂了最快的機票，摸黑出發到機場，天明的第一班飛機。起飛爾後降落，打了一輛車飛奔到廈門最權威的醫院，靠窗的病床上，我看見爸爸躺在那裏望向窗外；媽媽坐在角落，我只能強打起精神走進病房，不讓眼眶聚積的淚水滴落。

「爸爸，我來了！」

一如習慣的自然，我把臉埋進爸爸的肩窩，刺刺癢癢的鬍渣，爸爸一把扶起我的臉，掐了掐臉頰，又拉了拉耳垂，爸爸的酒窩

出現了，一切就跟往常一樣溫暖的擁抱。爸爸舉起他的拇指，喉嚨卻只能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爸爸病了。

為了兩天後的班機，撥電話給台灣的旅行社確認機票。航空公司要求醫院必須開出「適航證明」。前往醫生的值班室，卻遭到醫生強烈的拒絕，基於安全理由，醫生堅定的拒絕開立「試航證明」以及「出院申請」。這樣我要怎麼帶爸爸回家？

當晚，我和媽媽回廈門的家，草草收拾行李，我們決定隔天要到小三通碼頭闖一闖！徹夜難眠的夜感覺格外的漫長。

「伊歐伊歐……」搭乘的救護車抵達碼頭，櫃台人員看了看擔架上的爸爸。

「小姐，你的親人這是重病嗎？重病是不能搭船的。」

「不是，我爸爸只是中風而已，我們要回台灣復健休養。」我撒謊了。

「那這要請船長評估，船長有權拒載。」

「老公，你要強打起精神來，他才會讓我們上船啊！」我聽見媽媽在爸爸耳邊低語。

台籍船長出現了，到擔架旁看了看爸爸，看見爸爸的眼神非常的堅定，終於，他願意讓我們上船，但要求簽一份切結書。

顫抖著雙手生平第一次簽切結書，為了一個謊言而寫下的切結書，我認為一切都是值得的。

原本四十分鐘的船程變得漫長。我們蹲在擔架旁，不停地安撫爸爸：「我們快到了喔，弟弟也已經在金門水頭碼頭等我們了！」就連船員也不時來到我們身旁，告訴我們船程還有多久。此時船員身上的無線電傳出廣播：

「○○號二十分鐘後將抵達水頭碼頭，請協助安排救護車，船上有重病患者。」

原來船長都知道，他都是知道的。

靠岸後，醫療隊到船上為爸爸量測，狀況危急，需要緊急送往醫院。

遠遠看見穿著筆挺軍服的弟弟，從入境處奔至擔架旁，懸著的心，靠岸了。

急診室裡，弟弟跪俯在爸爸床邊，輕撫著爸爸，對著爸爸私語，爸爸只能用眼神看著他，無法回話。眼神裡的話語，我想我們都知道。醫生說爸爸的身體正處於極大的痛楚中，一針落下後，爸爸睡著了，若干小時後，爸爸就會前往另一個世界，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世界。

在金門醫院的病房中，爸爸躺在床上睡著了，生命監測儀器的聲音滴滴響，我們聽從了醫生的建議，不再用安排好的醫療專機送爸爸回台灣。病房是醫生特地為我們安排的，偌大的病房裡只有我們一家人，凝聚在這兒做最後的告別。

不感傷，我們把電視頻道轉到爸爸最愛的釣魚節目，就像平常那樣聊天、說話。我們認為睡著的爸爸也在觀賞，只是爸爸不再評論他們了。天黑，天亮，護士定時進病房加注嗎啡的劑量。爸爸比預期的多陪了我們一些時間，我們不停的跟爸爸說話，有好多好多的話想說都說不完，氣氛非常的歡樂。要被爸爸嫌吵了吧？爸爸沒回話，他還是深深的睡著。

天又黑了，這幾晚我一直不敢深睡，我相信只要我醒著就可以不讓爸爸離開，就可以嚇走那些悄悄降臨的訪客，但是該來的還是來了……

爸爸走了。就在凌晨，天未亮，在監測儀器吵雜的逼逼聲中，爸爸他走了。在呼吸器拔除前，我們在爸爸身邊，不停重複說著

請他可以放心的話，請他不要再為我們擔心，請他放下世俗的罣礙，安心地離開。

在人生地不熟的金門，醫院護士為我們介紹了葬儀社。那天好忙——選儀式，我們不燒金紙，一切依循佛教的儀式。配套的列表、葬儀社擬定的儀式，我們一刪再刪，葬儀社接洽人員臉色鐵青，臉上也逐漸失去了笑容。傳統的繁文縟節都不需要，我們只想要用適合爸爸的方式，送他離開。

「我要幫爸爸洗澡。」弟弟堅定地說。

當天，我和媽媽等候在停屍間外，空蕩蕩的殯儀館一樣只有我們一家子，難道又是為我們準備的特別空間嗎？化妝間裡的弟弟可不要把眼淚滴在爸爸身上啊！

爸爸全身上下穿著他最愛的運動品牌，帥氣地躺在棺木裡。妝太白了，我不喜歡，但我沒說，爸爸應該也是這麼想的吧？男孩子就應該有陽光的膚色啊！

第一天，我們跟著師父誦經。誦經聲中，面對著沒有爸爸照片的靈堂，我沒哭，不想哭，我們竟然會倉促到連爸爸的大頭照都找不到，啞然失笑，也哭不出來。

當天晚上我早早入睡，我在等待，等爸爸來看我們。

隔天凌晨從床上坐起，嚎啕大哭，爸爸沒來看我，我好失望。

第二天，比葬儀社人員、師父還要早到殯儀館，空蕩蕩的共用靈堂，只有屬於爸爸的牌位，又是留給我們一家子的特別待遇。誦著經文時，窗邊飛來一隻蝴蝶，在爸爸的靈堂前迴繞，久久不去，會是爸爸嗎？我在心中默問。

第三天，在我們的注目下，父親的棺木緩緩推入火化爐中，我們嘴裡不停地喊著：「爸，火來了，緊走！」直到開口關閉。

人生在世的數十年，最後濃縮在一個刻滿心經的大理石罐中，該有照片的地方「暫時空白」。短短三天，我們送走了爸爸，沒有告別式，但是有我們一家人。

.....

「娟，愛求菩薩保庇阿公阿嬤食百二，愛求菩薩保庇你熬大漢，乖乖平安。」

爸爸晚年早晚持誦金剛經，鼓勵我們要有信仰，信仰是甚麼？我不懂。

只記得從小爸爸是這樣教我們向菩薩許願的。爸，那你呢？怎麼不在我們例行的許願清單裡？

我只能如同兒時般向佛祖菩薩許願：

「佛祖啊，弟子願於父親過往百日持經，以此功德迴向給我的父親，如果祢我真的有緣，請一定要帶領爸爸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我只能仰賴祢了。」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我夢見爸爸了！我坐在車子的老地方，對，就是那兩個前座的中間，如兒時一樣。依稀感覺後座坐的是阿公阿嬤，還有老博美——乖乖趴在我的腿上。爸爸帶我去好多地方走走，如同百科全書般博學的爸爸，不停的回答我口中連串的為什麼。但我忘了問他：「爸，為什麼你不來看我？」

弟弟夢見在一個青翠的山谷裡，濺濺流水，鳥語花香，爸爸站在河邊回頭對他微笑。夢裡的爸爸，比記憶中的還要年輕，但不變的是深深的酒窩。

爸爸，無須言語表達，我想您已經回答我們最想問您的話了。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評審、相關工作人員。

謝謝熊仙如老師，讓我有機會鼓起勇氣，用書寫療癒傷痛、緬懷父親，並且對我的文字充滿信心。

這篇文章紀錄了父親最後的旅程，用文字輕輕提起，從廈門到金門，從金門到台灣，我想這是父親送我的最後一份禮物。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寫和父親告別的過程，以及內心對父親死亡的諸種轉折，真誠感人，然可多加與父親生前的相處細節，讓文章更為完整。

■ 王靖婷老師：

通篇描寫迎接父親靈體的過程，原本是要帶父親返台就醫卻變成安靈，情感悲愴；但太單一的描寫此段過程，未呈現父親生前的點滴回憶相對照，甚為可惜。太單一的敘述，使通篇的情感呈現顯得薄弱。

■ 莊永清老師：

第二大段書寫護送重病的父親自廈門走小三通回臺醫療，卻不及回臺就病逝於金門醫院，遂選在金門完成葬儀的過程，文字清晰明白且有溫度，極為不易，讀來心有戚戚。第三大段書寫對於辭世父親的思念與心傳，回扣題目「生死相安」，以及佛化家庭的體會，文字節制而情深。惟文章結構上，若沒第一大段，整篇文章的情感表達或將更為蘊藉。

排名	第三名
班級	資傳一甲
姓名	房佳穎



髮

頭髮是女人的第二生命，我們常聽到別人這麼說。

不知別人是否有著一樣的感覺，但在我的生命歷程中，髮與每個成長階段的我有著密不可分的羈絆。

幼稚園時，我是一個非常愛漂亮且全身被浪漫細胞充滿的小女孩。除了每次經過珠寶店一定會對裡頭閃閃發光的鑽石戒指目不轉睛外，還會將花瓶裡的玫瑰花瓣一片一片剝下、丟進洗澡用的大水盆泡起玫瑰花瓣浴。

這樣的我，理所當然的也希望能跟其他小女孩一樣綁著漂亮的小辮子去上課。

只是事與願違，每當我開心著自己的頭髮又長長一寸時，我就會立刻被媽媽拖去附近的理髮店。

「她的頭髮太長了，剪短一點吧，越短越好。」媽媽重複著上次帶我來理髮店時說的話。

「嗚嗚嗚我不要……」我一聽到好不容易長了的頭髮又要剪短，便開始撕心裂肺的哭了起來。

「短頭髮洗頭比較方便，等你會自己洗才能留。」

大人對於小孩的哭泣，似乎一直以來都以為情緒只會留在當下。

那時候的我，哭的不只是頭髮，還有一種對自己無能為力的憤慨。

那種幾近於恨的鮮明感受，讓現在儘管已經可以自由決定髮型的自己談到這段過往時，依然會不自覺的在心中掀起風浪。

看著鏡中跟小男生一樣的髮型，面對著每一個路人誤認我的性別我還得一一糾正、身邊家人朋友卻在一旁訕笑的情況，喜歡泡玫瑰花瓣浴的我童年沒有任何主權。

上了小學後，我開始比較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媽媽也終於同意我開始將頭髮留到耳下。

只是同樣的，只要我的頭髮超過了肩膀，媽媽便會半哄半騙的將我騙去髮廊，說不會剪太多，再偷偷於理髮師耳邊耳語出她真正希望剪掉的長度。

雖然那時的我已經從幼稚園的家庭理髮進階到可以去看起來比較時尚的連鎖髮廊了，但從現在看回去，我只能說我絕對不會再踏進那間髮廊半步，裝潢得好跟剪得好完全是兩件事。

但到了國中，我其實很感謝媽媽在那時限制了我不准染頭髮。在小學六年級至國中時，將頭髮染成各式各樣顏色的流行在同學們中蔚為風潮。

其中最常染的不外乎是奶茶棕、酒紅、亞麻綠跟靛藍色……等。但誰沒有年輕過呢？我看見同學們的髮色一個比一個還特別，不禁有點心生嚮往，那時的我頭髮也已經允許留到肩膀下了。

「媽媽～我能去染頭髮嗎？同學都有染耶！」我滿懷期待的問。

「想都別想！染那個幹嘛？醜死了，不是像紅毛猩猩就是跟果子狸沒兩樣！」媽媽斬釘截鐵的拒絕了我。

因此，我便留著一頭安全的黑長直髮渡過了國中這個最容易產生黑歷史的三年。

現在想想幸好當初在美感還不健全又容易衝動從眾的年紀裡被媽媽攔住，不然可能現在所有國中的照片我都不敢翻開來看了吧。

不過雖然媽媽一直秉持著黑直長髮才是最好看的髮型，我還是在高中時染了一頭超綠超搖滾的頭髮。

高中時的我開始進入了想做什麼就無人能擋的狀態，畢竟能合法打工後能做的事情也相對變得比較多。而在當時我加入了熱音社開始玩起樂團，在第一次上發表會唱歌彈貝斯前，我在朋友的介紹下去了一間一分錢一分實力的非連鎖髮廊，花了六千染了一顆綠的非常有質感有個性的長髮。

那個第一次完全依照著自己的意志決定的髮型，雖然可能不是最適合我的，但卻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到能自己下決定，是多麼美好、必須守護的一種感覺。

高中應該也是我染髮次數最頻繁的一個時期，但在高三即將畢業時，我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

「妹妹～今天想做什麼整理？」一路染了我高中三年頭髮的設計師問。

「我覺得髮尾這一大段褪色的地方很醜，可是想染的顏色大部分都染過了，想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可是又不知道要怎樣……」

「還是，你有考慮剪短嗎？」設計師將手比到了我耳下左右的長度。

再次面對短髮，沒想到竟會是在這個時候。

小時候不好的回憶一一湧上心頭，從那之後其實我一直很抗拒把頭髮剪短這件事，尤其那頭及腰的長髮也陪伴了我將近五年的時間，無法說剪就剪。

而這次說服我將頭髮剪短的人不是媽媽，是我三年來最信任的設計師。

「我們剪的這種不是很像男生的那種短髮，是有女人味、像小S的那種短髮，那你決定好我們再剪好嗎？」設計師似乎很想幫我做這個大改造，在我猶豫不斷的時候不停的過來給我剪短髮一定會超好看有信心？

最後因為我實在覺得剪的半長不短不僅沒比較好看，甚至更加普通了，於是心一橫便決定相信設計師的建議。

在剪的過程中，看著設計師將我一大束褪成金色的長髮綁成馬尾，再用剃刀小心翼翼割斷放在我面前，此時的我彷彿也跟過去厭惡短髮的陰影道了別。

沒有辜負我信任的設計師，收起剪刀那一瞬展示給我的，果然是一頭俐落又時尚的黑髮。看著鏡中截然不同的自己，沒有大哭、沒有跺腳、沒有被不受尊重的對待，只有終於迎來這一刻、有點不敢置信的神情。

剪掉多年的長髮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非常大、心境上的一個轉捩點，除了擁抱小時候所受到的傷，也找回了那個愛趴在珠寶店櫥窗前看鑽石戒指、愛泡玫瑰花瓣浴的小女孩。

原來短髮的自己也能這麼好看、這麼像自己喜歡的樣子。

而且在此之後，我驚喜的發現不管穿上什麼衣服，有型的程度都比過去長髮時好看兩倍不止。雖然在頭髮又漸漸長長時，有點懷念過去長髮及腰的自己，但我決定將它修剪一番後燙了人生第一

次捲髮，過去因為染髮髮質太差，一直沒有辦法做燙髮的造型。

而這將及肩短髮下半部燙成雲朵般的捲髮，最終也成為了我認為多年來最適合自己的髮型。

在這十幾年以來，雖然無法總是讓自己的理想化為現實，但卻也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自己最好的樣子。

在一根又一根的煩惱絲中，髮不僅是我的第二生命，更是讓我學習如何在一件微小的事物上也能找尋到自我、學習讓我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世間萬物，皆可為師。

得獎感言

首先想感謝陳憶蘇老師要我來參加這個比賽，不然我也不會有獎金來擴充今年跟朋友去自助旅行的旅費。對我來說生命是非常直白的一件事，我們可以活得不詞藻華麗，但願都能活得坦然且自由。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以剪髮、染髮為題，將與母親的關係和個人的想法清楚寫來，文字流暢好讀，首尾呼應，最後的結尾正向光明。

■ **王靖婷老師：**

透過長髮、短髮、懼怕剪髮、接受剪髮，來呈現人生各個時期的成長，與接受新事物的心態轉變；使得「頭髮」之為物，有了特別的意義，成了標示人生各階段的紀錄。

■ **莊永清老師：**

書寫出幼稚園開始各個學習階段的個人剪髮故事和體會，文字簡潔、清新可讀；各階段的代表髮型，也留給讀者鮮明印象；更難得的是論及了髮型的自主權，及其對於生命成長的意義。又，若敘述方式，能再跌宕展開些，將會更吸引讀者。

排名	佳作
班級	休閒四甲
姓名	李家翰



媽祖婆的玉蘭花

「四媽、公子伯、太子、池王公啊，諸位正神啊……」廳堂傳來喃喃祈禱聲，擺在床頭的鬧鐘指針剛走到四點整，正是大地睡個好夢好覺的時候，窗外霧氣正迷濛而萬籟俱寂，廳堂傳來的聲響絕對是阿嬤正在禮敬媽祖婆及眾神，起了身子往廳堂走去幫忙阿嬤插三界公爐的香；阿嬤年事已高氣力孱弱再也沒辦法拿著凳子，往懸掛在橫樑上的三界公爐奉香，即便如此能日復一日堪比便利商店的全年無歇，堅持著向外天空祀奉天公後再轉身禮敬廳堂諸神的古禮。

阿嬤緩緩地將碟子上的花奉敬於廳堂上眾神。「阿嬤，恁去挽玉蘭花喔」，我感到訝異跟疑惑地問著阿嬤，阿嬤笑而不語靜靜地凝望眾神，眼神之慈祥宛若眼前慈悲的媽祖婆，好久沒有出現在廳堂的玉蘭花好美好香，距離上次出現大概是父親過世前了吧。

家裡奉祀五尊神明，分別為媽祖婆、三太子、兩尊金府公子與池府王爺公，每尊緣起皆不同，媽祖婆跟太子是當年阿公在世討海時候，為了保佑出海平安漁獲豐收，在交通不便的時代踩著三輪腳踏車往嘉義東石港的港口宮奉請而來，神威之顯赫庇佑整個家族平安；金府公子由來因為年代之久遠已無考證，從阿公還是幼童時就供奉家族至今已百餘年之久，有趣的是當年日治時期

的諸神升天運動，要求民眾將自家奉祀神社集中到某地統一焚毀，阿公將金府公子偷偷藏匿於米缸內，日本警察聽聞家中藏匿神祇便來盤查，而諾大米缸就安立在眼前，日本警察竟然翻找不出其中的金府公子，便自打無趣離去，這件趣事流傳整個家族至今能引以為傲；而池府王爺公是阿嬪娘家去大陸進香時，想將神明福氣流傳整個家族，因此請了張千歲相片，開光點眼，在廳堂安安靜靜供奉好幾十載，直到三年前王爺突然托夢要雕金身，同時找了叔叔當乩身大顯神威，解決許多家族疑難雜症，金身請回老宅亮相時，所有人無不歡喜讚聲不絕，依稀記得那天跪在王爺面前，全身雞皮疙瘩感動滿溢，套一句長輩那天說的話：「親像自己親人出外多年終於返來團圓啊」，家中諸神總是安靜地坐立廳堂看著整個家族。

花香將記憶引領回去十年前，十年前的記憶好是模糊啊。

那年父親受到金融海嘯影響被公司裁員，那天回家他氣憤的往廳堂走去，對著媽祖婆氣憤不已地大吼大罵埋怨著為何被裁員，緊接著傳來一聲巨響：「磅」，剛巡完田水的阿嬪聽聞聲響，斗笠連摘都來不及摘馬上衝上廳堂查看究竟，「清泉，毋通啦，頭路無了閣找就有啊，你按呢把神明桌用手砸一個洞，我和媽祖婆攏會艱苦啦」，原來父親赤手將神明桌砸了一個洞以洩氣怒，往後日子看到窟窿，我都會想媽祖婆會不會很難過因而不再庇佑我爸呢。

父親很快地在朋友轉介下，去工地幫忙挑磚扛水泥，空暇之餘去田裡幫忙阿嬪施肥除草，傍晚回家或者放假，就坐在客廳幫忙我畫美術作業，偶而早下班，就進廚房燒桌好菜慶祝生活還過得去，日子逐漸接回正軌，直到某天半夜。

「阿母，做風颱你毋通出去啦，我去巡田水就好啊。」父親邊說邊和媽媽穿上雨衣；阿嬤務農後就是靠老天爺賞飯吃，颱風暴雨乾旱無雨都是會影響作物收成的因素，尤其是颱風天必須去巡田水，視情況將排水孔打開或者關閉，將過多的雨水引流出去或者導流回來平衡，儘管天氣預報顯示今日出門很危險，不過無要緊必須去巡田水，不然全年心血會泡在老天爺的颱風湯裡，夫妻攔阻阿嬤後逕自往後頭農田走去。

「有沒有受傷啊，摔到佗位啊」阿嬤眼淚含在眼眶不敢落下，父親無力笑了笑：「母啊無要緊啦，小款代誌啦」，媽媽趕緊拿了抹布擦了父親身子怕著了風寒，原來剛剛走在排水圳上，一陣大風吹來，父親不小心摔跌，胸口撞到水泥排牆，很痛吧，可是身為男子漢不能隨便讓人瞧見懦弱啊，只是沒人知道這一摔將病都摔出來了。

過後幾周，父親身體逐漸出了問題，全身痠痛無力，上次撞到的胸口莫名腫脹起來，痛到不能開車連忙叫輛計程車趕到醫院檢查。

「母啊，醫生說要切片檢查才能診療，時間安排這幾天，我等一下就要繼續趕回去病院。」媽媽將醫生的話轉述給阿嬤聽，隨意收拾行李便又趕忙回到醫院照料父親。阿嬤，這是我出生至今看到你這麼手足無措的一次，鮮少見你一天來回神明廳堂上香這麼多次，你的眼睛已經泛紅整天了，笑容早就已經被你的憂愁給遮掩了，你對媽祖婆說的話，其實我都偷偷聽到了，阿嬤我也好擔心好害怕，只是我們什麼都不敢跟對方說，跟你一樣，我只敢跟媽祖婆說而已。

父親出院帶了幾袋藥袋回來，密密麻麻的用藥處方箋，而我試圖從藥袋上找尋病因的線索，可惜上頭沒多作註解，只留下一行——未知名原因轉移癌，父親向我苦笑了幾聲，拍拍我的肩：「沒事啦，好好讀書啊」，我們相視而笑，可是爸我其實跟你一樣，苦笑，你應該看出來了；好景無常，父親沒多久因為病痛疼到受不住又高燒不退，媽媽匆忙叫了輛計程車直奔醫院，最後一面，爸，你連笑容都擠不出來了，一定很痛吧。

之後的日子安靜成了日常，偶爾鄰居婆婆串串門子陪阿嬤聊天舒悶，而我寫完功課後就走上廳堂拿起經書，點幾柱清香跪坐在神桌前誦念經文，有時候會懷念從前被父親責罰的日子，他點起幾柱清香要我跪在媽祖婆前懺悔，而阿嬤總在後頭牽我起來回房睡覺；同樣跪在神桌前只是這次是我發心自願，願我所求如願，願此誦經功德能上報天聽，蒙佛慈悲救拔弟子父親；只是後來我才明白，天公伯要人何時走，早已注定不能留。

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聖誕，全家族親戚都特地趕回來慶賀，另一方面醫院傳來通知病情不樂觀，鮮花四果香燭發糕壽金鞭炮，供桌上琳琅滿目供品，廳堂放著傳統八音慶賀媽祖婆聖誕，嘴邊每個人呢喃的禱詞大同小異皆是要眾神能度父親能過此難關；「阿翰，你們跪著跟媽祖婆求保庇爸爸度過此次難關啊。」語畢，叔叔將紅箋拿給大哥要他向媽祖婆求意思，「叩」——陰杯，叔叔將箋撿起拿給小妹溫柔的對他說：「小妹你跟媽祖婆撒嬌一下再擲箋喔。」妹妹戰戰兢兢低喃許久，「叩」——陰杯，所有人面面相覷不敢望向阿嬤，「阿翰，你是媽祖婆的乾兒子，你跟媽祖婆求好嗎。」阿嬤看著我，我能感覺到也將所有希望寄託在我身上，「叩」——聖杯，大家都鬆了口氣，終於歡笑聲又回來了。

只是阿嬪，我跟媽祖婆說的是：「媽祖婆，乾兒子別無所求，生死有命，只是希望乾媽你能在爸爸命終前讓他無病無痛的跟你走，好嗎？」所有人都以為是媽祖婆應允他們的請求，只有我跟媽祖婆知道這個秘密。

「阮心肝仔啊！」悲戚聲音穿透夢境，我驚醒，白幡花圈輓聯彌蓋整個世界，父親過世了，一切都措手不及，阿嬪在外面嚎啕大哭，我的世界突然崩潰，不，沒有時間難過，趕快梳洗完畢準備迎接父親回家。

「跪」叩首，「哭」亡魂，喪儀程序繁文縟節，眼淚滴不下來，我好累我難過不起來，可是心怎麼空了一塊，媽媽的眼淚、姑姑的哭聲、助念團的誦經聲，有沒有人能帶離我逃離這個世界，媽祖婆你在哪裡。

藥懺科儀將至，按照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帶的喪儀，奉請自家神明參與藥懺慈悲救赦亡魂上路，叔叔們家媽祖婆、太子爺公及眾神從廳堂請了出來，供奉在普渡台上；法師誦唸起經文，跪在後頭的家屬跟著誦唸，而我凝望著媽祖婆只想跟媽祖婆說：「乾媽，感謝你實現跟我的約定。」

聽媽媽說爸爸臨終前幾日，身體無病無痛夜半再也不會因痛呻吟，神識格外清晰，常常坐在窗旁和媽媽談著往事，相較前陣子住院昏迷不醒，姑姑說爸爸臨終前氣色特別好，總以為病情會好轉，那夜父親累了表示想睡覺了，沒有任何徵兆，一睡不醒，病危通知，該救嗎；爸你累了趕快睡上一夜好覺吧，媽祖婆會帶你返來。

喪禮結束後，日子如往常，上班上課每天差點睡過頭錯搭校車，阿嬤每天還是吆喝我們起床，媽媽依舊要加班，只是我們都在倒數破枉死城的日子，按照習俗非壽終正寢的亡魂都會受困於枉死城內，等待人間壽終止時，抑或蒙佛慈悲引渡才能脫離枉死城。

「時間差不多囉，要奉請媽祖婆來破枉死城囉。」親戚們去祖廟港口宮請託管理執事，奉請開基四媽來家中破枉死城跟觀手轎，科儀繁瑣跟藥懺相同，而我和阿嬤一樣靜靜凝望家中兩尊媽祖婆，慈憫垂目，阿嬤的眼神有剎那跟媽祖婆神似，不捨難過嗎？

「弟子，你若有代誌就直接請示聖母。」執事委員在旁邊擔任桌頭翻譯，乩手堅定地在供桌上用力地敲起字，鋪在供桌上的檀香粉被震散開來，手轎開始在供桌上敲打筆畫出字體，眾人不發一語儘管心中只有一個問題，怕聖母的回答非吾人所想。

「吾之弟子，枉死城已破，本座必定會引領。」媽祖婆似乎看穿眾人心思，不等眾人開口直接在供桌穩穩地敲打出幾行字，桌頭緩緩地用著肯定的聲調翻譯出媽祖婆的意思；還沒意會到媽祖婆的意思，乩手又再度快速敲下幾行字，只是這次桌頭停頓了一會，突然揪心的哽咽地看著阿嬤翻譯聖母的話：「弟子過往，咱李家的聖母也金艱苦不捨，在世的弟子要好好活著照顧自己，聖母一定會繼續庇大家平安。」語畢，阿嬤你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你的喪子之痛得到緩解了，阮的媽祖婆會引領爸上路，阿嬤你麥擱哭啊，我會代替爸爸照顧你。

爸，媽祖婆答應我會帶你好好的上路，你不要眷戀，我會好好讀書照顧阿嬤跟媽媽，我們一定會再見面一定會。

阿嬤你知道嗎，爸爸偶爾也會去摘些玉蘭花供奉在廳堂前，跟你一樣，你們都說玉蘭花很香很美，小小朵的用碟子盛裝起來

供奉在廳堂，白花清香瀰漫最是襯托媽祖婆的慈悲；爸，你跟阿嬤都很有趣，玉蘭花的花語為報恩，恩重難報最是父母恩。

歲月在阿嬤的臉龐跟肉身留下痕跡，五官再也不聰利，動作再也不利索，可是你怎麼越來越有媽祖婆的神韻，慈悲溫柔堅定；不過阿嬤，你供奉玉蘭花的位子跟爸一樣，無意透露出你想爸了吧，不過你再也不難過了，你的笑容跟媽祖婆一樣，慈悲溫柔。

得獎感言

截稿日前晚才在思考要寫什麼散文投稿，手邊還在整理隔日陪媽祖徒步進香的行李；行李跟散文還有媽祖婆，於是散文就這麼另類誕生出來。

僅以此散文叩謝照顧我長大的阿嬤還有庇佑我的乾媽——媽祖婆。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對家族故事有所考察和細節描寫，以孩童的口吻和媽祖婆私下約定的描述，令人會心一笑，同時也讓人動容。

■ 王靖婷老師：

由諸神引至母子、父子的悲喜歡愁歲月，寫神界也寫人間；寫祈福求生，也寫生老病死之必然。文意獨特，惟遣詞用字需多加斟酌，標點亦是。

■ 莊永清老師：

以媽祖為中心，輻射書寫家人與媽祖之間密切的神人關係，以及以媽祖為中心的家人之間深厚的情感，也寫父親因癌過世的心路歷程。對於民俗信仰、喪葬禮俗的鄉土生活描寫，具真實感。特別是破枉死城那一段，相當感人。第一、三小段及媽祖聖誕那段，文字塗抹痕跡重了些。若能再沉澱一段時日，文字技藝的表現，應能更為精當。

排名	佳作
班級	自控三甲
姓名	趙景裕



平凡

你每天把你自己撕成許多碎片，餵給許多的瑣事，但是你不会痛了，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一如往常的早晨，手機鬧鐘在你床頭吵著，但是這不是第一個鬧鐘，你五分鐘前已經關掉了第一個，你踢開棉被，身上穿著皺巴巴的藍色條紋睡衣，這是你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去買的，她的是紅色的，你看向身旁，空蕩蕩的，才意識到分手已經半年了，當初分手的時候，心裡有多難過，你都還記得，現在不經意地回想起，還是令人難受，你永遠忘不了分手隔天，自己是在馬桶前醒來，身上滿滿的嘔吐物。

這時候手機又響了，是你設定的第三個鬧鐘，你把鬧鐘關掉，起身下床，緩慢的走入廁所，早上的陽光從廁所的窗戶照入，映射在你的左半臉，你盯著洗手台上鏡子裡的那個人，你突然有股衝動想要往鏡子揍上一拳，但是你忍住了，已經不是過去那個衝動的小夥子了，你盡快的盥洗完畢，走出廁所，走向衣櫃，拿出西裝，接著你脫下了睡衣，穿上襯衫，穿上西裝褲，再好好地將襯衫下擺塞入褲子，打好領帶，接著順手將領帶夾夾上，但是你又拿了下來，這是女朋友在慶祝你找到工作時送你的禮物。既然分手了，手機裡的合照是一張不留，也丟了跟她有關的東西，就

是丟不掉這樣東西，也丟不掉那天晚上慶祝你找到工作的時候，她拿出禮物的那個笑容，你緩緩地將領帶夾收好，穿上西裝外套，拿出襪子穿上，穿上放在門邊的皮鞋，提上昨晚回來隨手丟在椅子上的公事包，出門上班。

七點半的上班車潮總是令人難熬，公車走走停停，但是你絲毫不在意，你看著跟你同車的學生，他們有說有笑，當初自己也是那樣，對著未來無憂無慮，思考的永遠是早上的考試，中午的午餐好不好吃，下午放學的時候要怎麼約喜歡的女生去吃晚餐，明天的班級競賽，後天的演講比賽，下個禮拜的運動會，下學期的校慶園遊會，然後就突然畢業了，接著像現在這樣，突兀的搭著公車，搖晃著身體，右手緊抓住公車吊環，似乎那是能讓你不被人潮淹沒的救命索。

學生們一個一個的下車了，就像早上被擠出來的牙膏。公車上頓時空曠，你找了個位置坐下，還有兩站就到了公司，右手因為剛剛緊抓公車吊環的緣故，你覺得有點痛，這時候公車停下來等紅燈，你看到了車陣中在賣玉蘭花的阿婆，提著一個藤編的籃子，上面蓋著布，防止太陽照射會加速玉蘭花乾枯，阿婆來回穿梭，可是願意買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阿婆走到車邊，她就馬上往下一台車走去，就跟你一樣，不過你拿的是產品的設計藍圖。

紅燈倒數 10 秒，但是阿婆還在車陣中穿梭，9 秒，阿婆仍然提著籃子在推銷她的玉蘭花，8 秒，你看到阿婆已經開始往路邊走，7 秒，但是因為上班的車潮，沒有多少空隙能讓阿婆回來安全島，6 秒，但是已經有駕駛不耐煩在對阿婆按喇叭，5 秒，她找到了空隙，4 秒，阿婆加快腳步，3 秒，你感覺到車陣開始鼓譟，2 秒，阿婆成功鑽過空隙來到了安全島上，1 秒，你感覺到公車劇烈震動，0 秒，綠燈。

公車到站，你起身走向公車後門，拿出悠遊卡結帳，走下公車，突然聞到的汽車廢氣，讓你不舒服的打起噴嚏，你往右邊走去，停下來，看向對面的超商，在你旁邊，紅色的小人一動也不動的站著，過沒多久，綠色的小人開始動了起來，你走下人行道，接上斑馬線，再走上人行道，然後緩緩的走到離你不遠的超商，這間超商，人很多，每天都是，從你開始來這裡買早餐的時候，總是如此，你得要撥開人群，才能到超商的冷藏櫃拿草莓牛奶，接著再去拿巧克力麵包，一開始，你或許會換點搭配，但是久了，你也懶得再去想了，於是身體就自己動了起來，每天都拿著同樣的早餐，但是回到公司，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的時候，卻又不想吃了。

你拿完東西，往櫃台走去，排隊的人很多，這時候你開始放空，甚麼都不想，只是盯著前面，兩眼空洞，跟殭屍一樣，就只是盯著前面，好像前面會出現甚麼奇蹟一樣，你突然笑了出來，你在想，要是前面排隊的人底下突然出現了個大洞，全部掉下去，會怎樣？你對這個神經的想法感到荒謬，卻又突然想到美國一個有名的 STAND UP COMEDY 演員 BILL BURR 說過的段子，有次他跟女朋友去逛跳蚤市場，他看到了旁邊賣鬆餅的攤位，想著要是把整桌的鬆餅捶扁，要多久才會有人有反應？

結完帳，你把飲料跟麵包放入公事包，小心翼翼的抱在胸前，慢慢從人群中擠出去，你來到了剛剛的斑馬線，在等一次紅燈，然後綠燈，走下人行道，接上斑馬線，再走上人行道，走向離你不遠的的辦公大樓，然後在自動門前稍微停一下，等門開，接著大步走進大廳，自動門在你身後關上，打卡，搭電梯上 9 樓，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從公事包裡拿出早餐，但是你就只是盯著，盯著你的早餐，然後輕輕的把它們掃到一邊，接著你開始處理你

的工作，但是你還不習慣，因為這是你的第二份工作，兩個月前，你從舊的公司辭職了，辭職的那個晚上，你對著身旁陪你喝酒的朋友抱怨，對著廁所裡的鏡子咆哮，對著夜空的月亮哭訴，為什麼所有的鳥事都發生在我身上？隔天，你又是在馬桶前醒來了，不過沒吐在身上，有好好地吐在馬桶裡。

手機響了，你看了來電的顯示名稱，趕緊的接起了電話，新的主管打電話來確認 11 點開會要用的簡報以及相關資料是否準備好了，你連忙的說了聲，準備好了，新的主管跟你說了一聲，辛苦你了，接著交代，9 點的時候把放簡報跟資料的 USB 放在他的桌上，你回答沒有問題，接著電話掛斷，這裡的工作環境很舒適，遇到的人，也都非常和善，你的嘴角微微地揚起，連自己也沒有發現，你很喜歡這裡，跟之前的舊公司比起來天差地遠。

你伸手拿取被你掃到一旁的草莓牛奶，插上吸管，化學的甜味在你嘴巴中擴散，接著你的鼻子也聞到了這股味道，這股味道令人安心，咖啡你總是喝不習慣，前女友老是用這點笑你跟小孩沒兩樣，說完，就會用得意的笑容喝下她手中的黑咖啡，你這輩子能接受的咖啡飲品，大概只有咖啡牛奶吧。

咯拉咯拉，你注意到了這個小小的聲音，過沒多久，這個聲音變成轟轟轟，周遭開始晃動，接著你身體懸空，你還沒意識到發生了甚麼事情，你就只是盯著崩落的天花板，雙手在空中胡亂地抓著，雙腳胡亂地踢著，你還不想死，你突然想起了還沒說出口的感謝、抱歉，家人和朋友，突然離你好遠，你覺得不甘心。

我再也不用每天把我自己撕成許多碎片，餵給許多的瑣事了，我不會痛了，因為都已經結束了。

得獎感言

對於這次的得獎我感到很驚訝，首先感謝評審以及這次主辦單位的所有幕後工作人員，還有到場頒獎的副校長。而這次的得獎經驗對我來說格外特別，彌足珍貴，因為我不確定我明年還會不會參加了，最後再次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特殊的選題，以旁觀者的角度來反省一個人的生存和生活，文中充滿動作細節，然有些太過仔細，建議可稍加斟酌之。

■ 王靖婷老師：

以第二人稱寫出生死的對話，反思災難死亡前的人生，讓平凡的文章有了重量。但題目仍嫌過於平凡，敘述像流水帳。

■ 莊永清老師：

書寫上班族一早起床、搭車、到辦公室剛辦公，約兩小時現代性生活的日常碎片，構思奇特，觀察細膩，具真實感。特別是寫賣玉蘭花阿婆那一小段，觀察頗為入微。只是結尾，敘述者口中的「你」似乎因地震罹難了，留給讀者未能究明的敘述者與「你」的關係，這安排便顯得刻意、莫名了。

排名	佳作
班級	行流一乙
姓名	吳澤明



皮的氣味

夕陽西下，陽光照射著充滿黑色手印的運動服，我一如既往的走在林木相間的石舖路上找著校車，路過的女生都會看我一眼，好似我是什麼從電視走出來的明星一樣，我害羞著不敢多想。上車後，身旁的人用厭惡的眼神看著我，像似聞到什麼垃圾般的摀住鼻子，我不好意思地笑著笑，便熟睡去等待到站。車子突然一陣顛簸：「叩隆！」

我揉著眼睛心想：「幹嘛每次都走這條路，還讓不讓人睡覺啊！」

惱怒的我面向窗外，靜靜地看著樹葉緩慢飄落，人群聚集、和人群走散，心情跟陽光一樣，從原本的炙熱變得平靜。

漸漸入夜後，我望著窗戶，窗外沒有陽光，所以我只能看著反射在窗戶上的車內，我發現了他們的眼神——

「看來他們還是受不了我身上的汗臭味啊！」

雖然運動完忘記帶衣服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卻意識到我並不在乎他們的眼光：「明明我之前是很害怕那些臉孔的啊！」

我問著自己，但我給自己的答案是「我都是高三的學長了，誰能奈我何？」

「碰！」

我瀟灑地關上門：「我回來了！」

媽媽問我運動服怎麼變得又黑又髒，我給了她一個哀怨的眼神：

「還不是你都不幫我洗衣服！」

她認得這個眼神，知道我又在調皮了，便和我相視而笑。和家人吃完飯寒暄幾句後就進房間，準備洗澡就寢。

「今天也是充實的一天呢！」我愉悅的告訴著自己。

躺上床後便望著貼在天花板上的壁紙，漸漸地闔上了雙眼。壁紙上那是一顆球，用牛皮做的 NBA 專用斯伯汀籃球。

每天起床我都會量體重，最近想改掉這個習慣，因為怎麼量都在 58 到 62 之間，看起來對於男生是個很低的數字，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我三餐都吃不飽，但實際上對於 170 公分矮小的我而言，58 至 62 是我想保持的數字，因為我知道這對我來說是健康的體重，我熟悉了這個體重。略懂了運動之後，體重過多過少我都能大約感覺得到：「想當初我還是個 77 呢！」

我看著日漸茁壯的肌肉感到自滿後，笑著笑便準備出門搭校車。

下車後在買早餐的路上被學弟叫住：「學長單挑，輸的請早餐！」

我心想你這菜雞到底煩不煩，十次見面有八次的起手式就是單挑：「敢挑釁我啊，你這小胖子！」

我沒有想太多就頂上去了。球到我手上，我看著球上的勾勾，聞到濃濃的皮味：「買新球喔？敗家子！」我問著。

「對啊，打折後 1499。」

我一邊想著這小子知不知道這是室內球，一邊想著等等要讓他請什麼。

最後當然還是我請了早餐。雖然贏了，但身為一個學長，氣概還是要有的。但脫離表面，實際上是因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以前的我——又矮又胖，整天被蓋火鍋，熱情卻不減反增；說要減肥，又動不動就喊餓——沒錯，這就是兩年前的我：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表現得像個小混混一樣，其實只是想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包裝住一個人的時候見不得人，沒有自信的內心。

夕陽西下，陽光照射著充滿黑色手印的運動服，我一如既往的走在林木相間的石鋪路上找著校車，路過的女生都會看我一眼，好似我是什麼從電視走出來的諧星一樣，我知道是什麼原因，因為我今天沒有帶換洗衣服，人家說黑色顯瘦，但充滿黑色手印的白運動服可是遮不住我肚子上的肥肉的。上車後，身旁的人用嫌惡的眼神看著我，像似聞到什麼垃圾般的摀住鼻子，我覺得自己好丟臉，坐上位置後便不敢再抬頭。透過窗戶的反射，我發現自己被陌生的眼神圍繞，天色很暗，我卻感覺被聚焦，不同的注視，但都是同樣的眼神。此時的心情跟陽光一樣，收起了光芒。

「碰！」

我憤怒地關上門：「我回來了！」

媽媽問我怎麼又黑又髒，我叫她不要管那麼多很煩，便走進房間洗澡。熱水噴灑而下，落在我的頭髮上，接著流到我下垂的肥肉上。吃了一頓飽飯後，又是一天的結束。

到了高二，體重來到了巔峰——80公斤，測坐姿體前彎會被肚子的肉卡住，測1600跑一圈走兩圈，舉手投足間都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累贅。

「欸胖子，是小彤欸。」

一聽到「小彤」我便直冒冷汗，心跳加快。小彤是我國中的學妹也是我高中的學妹，明明是學妹，但在她面前卻完全展現不出男子氣概，走過她身邊連看都不敢看一眼。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很欣賞她，她笑起來和她畫的畫一樣美，每個舉動都讓我神魂顛倒。

不幸的是我們每天都搭同一輛校車，所以當我站起來撞到頭、睡到打呼、下校車從樓梯滑下去，風太大雨傘骨折、甚至踩到狗屎，她都看在眼裡，而且不計其數，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她面前那麼沒有自信的原因。由於我的不主動，我們就像一部默劇，每天下車都走在她後面看著她，又走在她前面希望她可以看著我。

「她真的是我的菜。」我這樣跟朋友說著。

「就你這肥樣還敢追人啊？」朋友答道。

我並不惱怒，畢竟我們平常的對話就是這麼沒營養，而且這是非常中肯的實話。於是就在每天腦中無數次的播放著我跟小彤相處時的各種可能性時，潛意識在我的心中默默地播種了必須變瘦的樹苗。

樹苗長大了。

並不是受到什麼打擊而瞬間成長的，它在我心中慢慢地茁壯，陽光和水我想應該就是小彤吧！總而言之我漸漸開始了，我感覺到這次的不一樣，開始時沒有啞鈴我拿寶特瓶，每天左右手各舉一百下，舉完後寫作業比選舉不灌票還難，伏地挺身一下都做不了，我跪著硬做，在桌球社成了幹部，混入了桌球隊，肚子餓啃小黃瓜，苦練籃球，打排球，跑步訓練，暑假天天游泳。

就這樣，運動在我生活中的比例逐漸增高，我也開始上網搜尋資料，了解我可以吃什麼以及什麼不能吃；從原本的討厭自己到開始搜索自身的樣貌，我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差，反而過多的保護色偽裝不了內心的自己。我研究在生活中如何取得營養平衡；上健身房，看影片了解肌肉如何產生和如何運作，雖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當運動變成了習慣，我就完全感覺不到壓迫感了。

「跑成這樣你以為自己是陳彥博嗎？」我在跑步機上喃喃自語。

「還不都是為了帥氣的臉龐，雖然已經夠帥了。」

我笑著回答完自己後便停下步伐思考，我一瞬間的了解到，其實做這些都只是為了提升自己，和小彤好像沒有任何關係了。我回想著每次運動時，幾時是想著小彤的？幾乎沒有。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的方向一開始就錯了，就像沒遇過成熟的人體會不到自己的幼稚，也像沒爬過山的人不知道登頂的滋味，所以沒親近過小彤更不知道對她的感覺。

於是直到畢業，小彤依然無從得知我為何改變，可能我到最終還是擔心著自己失敗後就會一蹶不振。但我會一直在心中感謝小彤，感謝她讓我對自己有更深的認知，也讓我知道自己沒有那麼簡單。更會收好他在畢業典禮給我的祝福卡片；即使去了南部念書，我也相信有緣必會再相見。

清晨的陽光照射在我的牛仔外套上，好久沒這樣，起了個比早八還早的大早。

「出門囉！」

和許久沒見的父母說完，就拿著車鑰匙走去地下室，我的心情很愉悅，畢竟今天是高中母校的校慶，想到可以見到以前打球

的麻吉們，或是關係不好的同學們，都讓我雀躍不已。到了之後，和朋友們停好車便走進學校，去找以前的導師。原來我們晚到了，因為已經一堆人圍在班導的旁邊侃侃而談了。

「吳澤明你怎麼身材越來越好啊！？」

班導一說完，我整個龍心大悅：「哪有，你才漂亮勒！」

老師很懂我們這一群男生，就告訴我們體育館正在比球賽，讓我們趕快過去看。

教室在東，體育館在西，所以到球場有一段距離，我們必須橫跨整個學校。

「欸胖子，是小彤欸！」

我一聽到「小彤」先是震驚了一下，接著便是一抹微笑。她跟她的朋友們走在一起，看起來非常開心，於是我決定先不去打招呼。

「走步啊裁判！」朋友氣憤地大喊。

我在旁邊笑得很開心，因為高中三年來，他都是比賽的裁判，沒有老師能阻止他判第四年。就在準備離開的時候，忽然間有一顆球緩緩地滾到我的腳下，球上有一個勾勾，我將球撿起，濃濃的皮味撲鼻而來，接著我看到一個矮矮胖胖的人跑過來：「學長！」

一瞬間我竟然以為自己還是在這邊讀書的高三生，腦中湧起了許多以前的回憶。我的視線回到這顆球上，這顆球飽受歷練，紋路都已經快消失了，甚至有點變形，但意外的卻有煥然一新的感覺。我很快的就被哨聲拉回了現實，原來是球賽結束了，我看著檢錄處，再看著他身上有號碼的背心，對他說：「輪到你了，上吧！」

他請我幫他保管他的球，就跑下去準備比賽了。看著這顆球，還有撲鼻而來的味道，心情瞬間沉澱了下來。除了一幕幕回憶的既視感，我心想著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嗅覺記憶」嗎？它讓我想起了以前的愚昧、幼稚與不成熟，努力、成長以及改變。但更多的是這個味道竟然意外的代表著我熱血的青春。

比賽結束，學弟也變得比以前更強了，他跑上來要跟我拿球：「謝啦學長！」

「不錯喔，你變得蠻強的嘛！」

他的表情從喘不過氣漸漸變成猙獰的笑容：「單挑啊！輸的請早餐！」

他順勢將球再次塞到我手上，我看著球上的勾勾，和他充滿鬥志的神情，便很爽快地答應了。

得獎感言

其實在參加之前，我並沒有任何寫作經驗，所以我是用非常一般平淡的語調在寫、也不認為自己是個作家。直到參加文學獎工作坊，工作坊中竟然是有人在服務你的，實在是受寵若驚。所以說沒登過山，不會懂登上山頂的滋味，我踏出了這次的旅程，非常榮幸能登上南臺文學獎的半山腰。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以身體的皮膚、球的外皮等譬喻，描述青少年對外表、身體的重視，也較深入挖掘自我內心的渴求，最後的結尾收束得很好。

■ 王靖婷老師：

文字描述靈動，寫暗戀、寫運動減肥，寫成長，多線交錯發展，又會合於無形，將人生由幼稚到成長、成熟的歷練一一呈現。

■ 莊永清老師：

書寫一則暗想學妹（小彤）以激勵自己勤練籃球、成功減重，進而熱愛籃球「皮的氣味」的故事，手法雖通俗，敘述尚完整，語氣、內容具校園青春氣息。

排名	佳作
班級	多樂一甲
姓名	吳警妤



選物販賣機

「喀啣—」接著一陣歡愉的背景音樂。硬幣一枚接著一枚投下，目不轉睛地鎖定透明櫃內那渴求的東西，慾望不斷從體內深處湧出變作一股能量，那能量讓雙手精確控制鐵爪的方向往目標驅使，像要發射出魚雷般，對準後毫無猶豫地按下按鈕，幾次爪子的出擊，目標物被抓起、落下、抓起、再落下，眼看已經快要到達出口，卻在下一次出手時失誤，把它甩得離出口更遠；夾娃娃看似輕鬆簡單卻需要極高的技術，不少人投下幾枚硬幣、抱著一點希望，沒有得手後便只能抱著遺憾摸摸鼻子離開，只留下變薄的錢包與變深的懊惱。

在這個房屋價位逐日上漲的時代，街坊上的夾娃娃機越擺越多，擺放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門，不了解房地產行情的我們只知道消遣的娛樂項目又多了一個，買不起房子的年輕族群站在那些高房價的屋子裡，一波一波地將現金往娃娃機台主的口袋裡頭送，再向上流進屋主的金庫裡；為了得到商品投下自己的硬幣，是否同時也將自己的未來也都付諸在那一枚硬幣上了呢？

排排站開迎接人潮的娃娃機，形狀不同的小玩意堆成幾座小山，在櫃子內坐擁一小方天地，又或者是賣家不需要的物品和屈指可數的巨大娃娃靜靜躺在那裡頭，五顏六色的燈光照射下，倒

映在因為興奮而收縮的瞳孔丘陵上，僅僅隔著一片透明的薄玻璃是多麼令人心動的距離，彷彿只要伸手就能得到。人生的選擇也像娃娃機一樣琳琅滿目，懸掛著的鐵爪就像是我們的雙手，想要的東西都得靠自己親手拿起；我常常站在娃娃機前，看著那堆令人眼花瞭亂的商品，雖說是「選物販賣機」，但裡面的東西不都是已經被台主決定好的內容了嗎？這還能說是選物嗎？但在這樣的情況下，總還是會有商品特別吸引我的目光，可能躺在邊邊角落、或者就躺在洞口不遠處。

對每個人來說，想要的東西都不盡相同，有些人想要一隻小娃娃、有些人勢必要得到大隻公仔，就像有些人想要有個鐵飯碗的安穩工作、有些人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過生活就好；對自己來說意義不凡的東西，對其他人來說或許只值得三枚硬幣便得以收手，但對自己來說，想要的、追求的目標似乎花費一輩子的積蓄去追求也值得。

不過為什麼我們非得追求些什麼不可呢？或許是因為人類生有慾望，慾望轉化成一種越壓抑越難過的感受，在時光與歲月的磨練下，慾望不再單純是一種來自於原始的感受，當我們學會更多事情後，它昇華成一種促使每一個人去學習的動力，我們不得不去為它做點甚麼舒緩自己，就像肚子餓了得吃東西讓肚子不再餓得難受，所以我們依靠本能、同時仰賴後天學習的技能，耗費全力追求心裡最渴望的目標，不斷投入時間、金錢等成本，一路上只能靠自己的鐵爪將目標物慢慢地朝著洞口推進，耗費成本外也需要極大的耐心，目標越高需要付出的成本越多，也因為價值觀的不同、生而獨特的腦袋，再如何相同的雙胞胎也會略有不同，所以追求的目標才有不同的特別之處，只有自己才能清楚看見那一份喜愛的價值。

彷彿能體會當時愛國者們與統治者們為了確保國家的和平而引起戰爭，明白犧牲的不只是兵器、竹弓與土地，還有無數與家庭牽連著感情的生命，卻還是喊下那一聲得一輩子肩負的責任，我們已無法隔著一大段的歷史詢問他們如此的價值何在，就算問了，我們能理解嗎？

然而過程中目標物可能會不幸抓起又掉落、抓起又掉落，經過幾次的摔磨，那目標還會保有原本閃閃發亮的模樣嗎？我們是否還會對它抱有欲望與熱情？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成功是在從一個失敗到另一個失敗中，卻不失去一丁點兒熱情。」也許目標物離洞口還有十萬八千里遠，但經歷的幾番波折都是在考驗自己的耐心與熱情，若失去對目標的熱情與渴望，作為爐心運作的慾望逐漸被冷水澆熄，我們便會失去追求與前進的動力，反之要是太過容易就能得到目標，我們便會為此習以為常，對其他東西失去慾望，認為所有事物能輕易到手都是理所當然，因而失去訓練自己追由慾望的機會，渾渾噩噩的隨便抓取一些自己也覺得毫無價值的東西，對我來說不過是無謂地浪費自己時間與心力罷了。

即便如此，人生與夾娃娃機絕對不同；娃娃機前，我們可能會付出一日的薪水，卻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但人生的選擇上，或許會感到會無力、失去方向感，但有機會將我們的目標成功拾起，雖然也可能不小心落下，但我們耗費的成本與時間，都將反向回饋於自己身上，讀過的每本書、念過的每串單字、練習過的每一首曲子，經過時間替爪子上油、讓經驗替爪子鎖緊螺絲，等待自己準備好後，爪子已經比誰都穩固、有力，便能得到自己最渴望的人生目標。

縱使能看見目標，對於自己的爪子能替自己抓起什麼，大多數人似乎都沒有太大的信心攻取自己渴望的目標。現實總沒有想像中容易就能得到自己最渴望的那一個，但為了虛榮心、不想讓自己兩手空空，有時我們將就地選擇了一旁根本「不想要」的東西；最後總要等到爪子生鏽、透明櫃內沒有東西能再選擇時，後悔自己為何沒有遵循內心的慾望，或者再多堅持幾次、將最想要的目標從那透明櫃裡救出，成為專屬自己的東西。那一首我最愛的饒舌歌這麼說著：「台灣大學裡面沒有刺青系，你未來是個刺青大師幹嘛唸經濟？」我問著自己，你最渴望的東西是什麼？

滿街的娃娃機，激起一無所有之人的慾望，雖然選擇的多樣性比起我們選擇未來的機會還少，我們依舊傻傻地投入錢幣、投入時間、放下爪子，失望卻比期望來的大。算了，還是繼續夾吧，起碼十塊錢也能買一個微小希望。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通識中心的老師和助理們用心舉辦了文學獎，也感謝給我肯定的評審老師們，最慶幸的是有位老師在會後主動與我補充她的想法，我想比起得獎這更珍貴。跟校內高手們較勁，才能發現自己的不足。最後感謝那截止日前一個月鼓起勇氣寫作的我。

評審評語

■ 李欣倫老師：

以時下流行的選物販賣機為題，延伸出生命中的諸種選擇，以及該如何面對。文章偏重說理性，若能提供具體生活例子，文章會更為生動。

■ 王靖婷老師：

首段描寫夾娃娃機的驅動機制與人的心理轉變，細微深刻。將夾娃娃的心理動機、運作，投射至人生選物，巧妙的結合引譬是此文妙思。

■ 莊永清老師：

由滿街的夾娃娃機現象描述，再轉而議論、反思人類的存在價值、慾望、目標、與抓取、獲致的方法，題材新穎，立意亦佳，頗具當代社會及人性的反思。但若沒能帶有感情的筆鋒、沒能有成熟的鏈結技術以夾敘夾議，文字風格、議論內容，難免兩截，致使敘述與議論之間失之連貫；甚或淪為說教，失去引人閱讀的興味，這是創作者不能不注意的文字技藝。又，結尾尋思所得答案，看似幽默，實則放鬆了！

小說組

末日的自言吾

誰是狼？

心底的文字

千歲之日常

回憶迷宮

退役老兵的忠告

狼之戰



評審講評

■ 短篇小說組代表講評：林雅玲（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副校長、各位小文青、還有現場文學界的同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們小說組裡有兩位高手在，會推派我來代表講評是因為——眾所周知，武俠小說中的高手都是不露面的，前面登場的就只是一般般的武打者而已。

我們剛剛已經匯集了這裡所有參與小說寫作的同學作品的一些看法，所以現在簡單地說一下，這一次參選南臺文學獎的小說中，內容、題材真的是讓我們三位評審看得非常的讚嘆與驚訝。為什麼呢？這次題材的多元性是較諸兩年前我所看到的，真是繁花勝景哪！

當中包括科幻小說、政治小說，然後也有把我們在地南鯤鯓的王爺作為鄉土小說書寫的，也有主角跟遊戲機器人，與語言治療師做對話的，真是太令人驚訝了！想像力居然是這麼樣地豐富，這就是為什麼三位老師剛剛在裡面比劃了老半天、一直沒有辦法出來，實在是因為太精彩了！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肯定並讚美南臺同學們的表現，真的是非常地優秀、非常地值得鼓勵。

其實小說最主要就是在說故事，李欣倫老師剛剛也講過，散文它講的是真實的故事，那小說呢？它是一個幻設的故事，而且它不僅只是在你的想像裡、在你的小說裡，如何把你的想像力發揮到極致，這可能只是寫小說的第一點，想得非常上天下地，能夠引人注意，這一點是基本的。

接下來就是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之後，你到底要如何去架構它。

簡單來講，說故事就是：「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所以就是要把故事說到好，而且要說到滿才行。這一次的作品裡面有些人說故事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只可惜他的節奏太快，最後他沒有辦法把它收好，收束的時候沒有把它做出好的結束，因此，不管是情節或者是人物的描述再好，相形之下就略顯扁平。

當大家表現得都非常好，評選時，我們就只好在雞蛋裡面挑骨頭，誰露出的破綻比較多，相形之下扣分就是稍微會多一點點。除了能把每一個事件都很好表現、整個故事都把它講完之外，包括文字、節奏感、懸疑性，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衝突，以及人性與人性之間的糾葛，恐怕就是小說裡面最需要凸顯的。

所以接下來我就簡單地用這次的作品來舉例。關於首獎，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非常優秀呢？因為只從題目來講，就已經是非常具有想像力的了。他寫的是一個末世、荒蕪的世界。在閱讀時覺得奇怪，怎麼他所使用的語言好像並不特別地具有文藝腔，或者是以文字的功力來講，並沒有非常的特殊，可是看到最後時，才會發現其實他是在講一個荒蕪的世紀，一個年輕活著的人，他因為悼念過往年輕時期愛戀的一個小女生，所以在時空交錯的時候，他伸出他的手，在閃過的那一霎那，他墮落到另外一個世間。那展現出來的就是他的那種依戀愛的溫度，這其實是非常感動人的。

另外一篇，是在講主角跟語言治療師以及機器人之間的故事，主角怎麼樣做機器人，這個題材在我們現階段也比較少見，也可以看出同學所關懷的層面，寫作的題材是跟著這個世代在進步、跟著腳步向前走的。

另一篇小說，題材上雖然感覺是很耳熟能詳的，比如說他寫的是小紅帽的故事，但是他的小紅帽故事裡面有一些翻轉，不是那種單純

的童話的小紅帽，他對於這個所謂小紅帽背後的那種哲理跟哲思，有深深地去重新思考，這也是非常優秀的。還有一篇類似動物小說，他在討論的題目裡面其實就有正反兩面，到底他談的是人性還是獸性呢？潛藏在題目裡面。

在諸多這種幻設與想像當中，我們還是很希望同學講故事的時候，要把整個故事都講到完整，人物、情節、節奏都要完整，當中最少出差錯的，最後就會變成是最突出的，進而成為得獎者。

其實小說的世界，留給我們很多的快樂，我也希望現場的同學們，我們諸多的的小文青，你們在文學的寫作路上能夠不斷的耕耘，讓我們跟小說的距離變成沒有距離，謝謝大家！

排名	第一名
班級	多樂一甲
姓名	簡紹倫



末日的自言吾

「喂——」

在樹林之中傳來了熟悉的呼喊聲，從茂密的綠影裡、傳達到不斷拍打著海岸的浪邊。茉晨依先是迅速的回過了頭，沒有看見任何人影之後，鬆了口氣，隨後喊出聲來。

「去死吧——你這個悶騷色狼——」

用著不帶感情的語氣，茉晨依不近人情地喊道。她感覺到風從海岸吹來，進了樹林。

「哪有這麼惡毒的回應啊——不過、聽起來妳應該沒事吧——」

茉晨依繼續看著樹林，確認沒有任何動靜，隨後她望向浸泡在海水中的雙腳，轉過身面向大海，坐入了水中，任憑海水從大腿爬上腹部、隨後又急急忙忙地退去。海風持續吹拂，她並不感到冷。

儘管因為少年的聲音而使她得注意樹林的方向，但也因為有了他的呼喊才使茉晨依時刻緊繃的神經有了些許舒緩的時間，但茉晨依不打算珍惜少年存在的時光，彷彿是故意將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她刻意把男孩趕到看不見的地方。

「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一定要立刻大聲喊我的名字喔——」

少年有氣無力的聲音再次響起，茉晨依不禁煩躁起來。她不喜歡這種時時刻刻報平安的遊戲，像老媽子一般的嘮叨不管是什麼時候都不受歡迎，即便是這種情況之下。

茉晨依踢躑著海水，赤紅的海水像是沸騰一般滾動著泡沫，顏色鮮艷得詭異，但不減她想要泡水的心情，事實上在不知道變異的海水會對她造成怎樣的影響之下，他是不想讓她下水的，但一聽見阻攔，她便不由分說硬是要泡進水裡，還故意將他給支開。

海風持續吹著，她深吸了一口空氣中的鹹味，確認著對海的記憶，隨後她看著水中扭曲的身影，想像著自己雪白的肌膚被溶解的畫面——於是她又更深地泡進了水中，將海水含入嘴中。

「喂——妳有聽到嗎——？」

男孩的聲音似乎有些靠近，她將目光瞥向岸邊的比基尼上衣，立刻划到一旁的岩石後躲起來，刻意安靜下來，等著男孩出現的身姿。

海水除了顏色的變化，溫度也上升了不少，而且似乎比上次浸泡更溫暖了一些；她想像著對人體的慢性變化，也許會有不一樣的變異，毒害、突變、延伸——然後她死去，只剩下男孩一個人。

又過了數分鐘，男孩仍是一句一句呼喊著，不放心的聲調始終沒有激起她回應的心情，她始終待在水中，故意等男孩自己走出樹林。

沒有令她白等，男孩在空喊了數次她的名字之後，跌跌撞撞地從樹叢後出現。

纖瘦、高挑的身材小心翼翼地踏著步，卻仍未注意到腳下的樹枝而踉蹌幾步；少年過長的瀏海遮蓋著右眼，不比茉晨依黝黑

多少的皮膚看起來弱不禁風，他穿著不合時宜的學生夏裝，白色的制服與黑褲的膝上染上不少土色。茉晨依遠遠地看著少年眯起眼，盲目地在紅色的海岸線上搜尋著她的身姿。

「小依？」

少年輕輕呼喊著，他的臉上表情一向不多，可以用面部癱瘓來形容，茉晨依往往難以讀出他的心思——儘管她自己也不常喜形於色。

茉晨依看著少年無助地轉動著視線，在沙灘上佇立著。她一邊悄悄地從岩石後繞到少年的反方向，儘管她的頭已經從岩石後方探出，少年仍沒有辨識到她的模樣，只是一味地眯著眼。

人往往因為一些很蠢的原因而顯得很遜，對於茉晨依來說更是如此，她討厭無能的自己在其他人面前出糗的模樣，因此時刻秉持優雅——而看不見的少年正好反映出她最討厭的蠢樣，在眼鏡壞掉的情況下他已經能用失明來形容；趁著他看不見，茉晨依抱著胸緩步踏出海水，慢慢地繞到了少年背後。

「小依——妳在哪裡——？」

像是不信邪般、少年仍等待著她的回應，事實上過了這麼久該發生的事情早就發生了，也輪不到他來拯救。茉晨依默默地做了鬼臉，從地上拾起一根與臂膀同粗的木枝。

「小依——」

茉晨依轉向了少年，他的臉上看不出焦慮的神情，只是微微地皺著眉頭。

「白日。」

一發現少年轉過頭來，茉晨依便奮力擲出右手中的樹枝，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少年的臉上。她知道自己運動神經一向很好，但看見樹枝精準地命中少年還是忍不住噗哧地笑出聲來。

「好痛……妳在幹嘛啊……」少年伏著額頭說道，他轉向了茉晨依，努力地辨識著模糊的身影。

「你這個變態，說看不到是騙人的吧？」茉晨依冷冷地說道，距離這麼遠，他看不清自己臉上的笑意。方才自己只是輕聲地呼喊了他的名字，沒想到竟然能被聽見。

「啊啊、就是因為看不見所以才會擔心啊……」少年一邊說著、一面朝著茉晨依走來——

「變態！」

幾乎是算準了白日靠近的時機，茉晨依向前用力撞倒了白日，隨後衝到了比基尼旁；待白日搖晃著爬起身時，她已經繫上背後的細繩，將涼鞋套到腳上。

「你真的是個色情狂欸，滿腦子想著要偷窺我，終於忍不住付諸行動了嗎？你這個變態。」

「我哪知道妳把上衣脫掉了啊……在妳莫名其妙不回答我之前，我可是一直都待在妳畫的圓圈裡面乖乖待機的。」

「對於我赤裸肌膚的遐想終於使你突破視覺上的缺陷了嗎？從方圓百里就不斷地嗅食我的體味，你真的是傑出的變態、變態至極的變態呢。」

「根本聞不到好嗎？」

白日輕輕地嘆了口氣，隨後轉為淺淺地微笑。

「總之、下次別再故意不理我了，好嗎？」

茉晨依凝視著白日，後者似乎看得見，又似乎看不見她的模樣，仔細想來自從相遇、白日好像未曾認真地看清她的長相。

「笑什麼，感覺超噁心的。」

茉晨依自顧自地走向了樹林之中，儘管海面呈現一致的鮮紅，

白天的青空仍是維持著天藍色，只是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湛藍的天空混雜著艷紅的大海，呈現令人詭異的紫色，像張骯髒的畫布，惡趣味地著上孩童般的色彩。

「等等我啊、小依。」

白日跟在茉晨依的身後，辨識著地上的凹凸，勉強跟上她的快步，知道她是故意甩開自己。在這樣冷無人煙的世界裡，茉晨依依舊不改孤僻的性格，這是她與生俱來的傲慢氣質。

「說起來，今天要進去都市裡頭看看嗎？小依？」白日問道：「趁著天還沒黑，找一些食物跟衣服之類的感覺也不錯呢，妳應該需要更暖和的衣服吧？」

「這麼輕易就想讓我穿上這樣那樣的衣服嗎？毫不忌諱自己的性癖在少女面前暴露無遺，你還真是個按照慾望思考的禽獸呢。」

「就是不想被妳這樣講所以才叫妳好好穿上衣服的，到底想怎樣啊妳這傢伙。」

白日無奈地說道。自顧自走在前方的茉晨依沒有回答。

「不然，妳就待在這裡，我自己進去城市裡面——這樣就沒問題了吧？」

「不要。在不知道你會從哪邊襲來的狀況之下我覺得自己的貞操有危險，可以的話我想在視野範圍之內確保你的動向。」

「這麼說的傢伙可是毫不留情地把我甩在背後哩。」白日撥開了大片的樹葉：「我知道妳會怕那些怪物……但我去的話不會有事的，好嗎？每個人的末日都不一樣，妳的對我不會有影響——」

話音未落，走在前頭的茉晨依突然回過頭來、不輕的拳頭落在了白日的臂膀上。

「我才不害怕呢，我只是喜歡穿泳衣，你少多管閒事。」

痛楚還留在手臂上，白日一言不發地看著茉晨依模糊的身影。既然她說不怕、那就當作是那樣吧；只是眼下是要放棄進城，還是帶上倔強的她一起呢？依照茉晨依好強的性格，白日做決定都得小心翼翼。

怪物啊……說起來，白日是不見茉晨依口中的怪物的。不是因為他在眼鏡碎裂之後糟糕透頂的視力，事實上除了茉晨依之外沒人能看見她口中的怪物，甚至不會受到影響——因為這是只屬於她一個人的末日。

世界末日的到來總是不出意料的，畢竟在許多媒體的渲染之下不發生反而奇怪。只是末日的表現卻是前所未有，每個人所遇到的末日都不盡相同，有的人被只有自己才能看見的隕石砸死、有的人被潛藏於黑暗的怪物撕碎、有的人被神秘的幻覺所逼至崩潰、有的人的氧氣變成了硫磺般的毒害氣體、有的人則無法進食正常的食物……不出一個月、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末日所殺死，沒有共同的解決辦法，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彷彿有股不存在的力量要人類滅亡，所以人類必須得滅亡。

這也是眼下，將白日與茉晨依兩人緊緊扣在一起的原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末日，而小依的末日、就是只為她獨有的神秘怪物。

「怎麼辦呢——」

白日看著茉晨依大步向前，知道這孩子自己也是漫無目的地走著，只剩下兩人的世界顯得格外無聊，茉晨依基本上都是以隨心所欲的心態在過日子；為了規避怪物，茉晨依只願意待在海邊，而白日則時不時探索著周遭以找些物資，但這樣下去終究不是辦法。

「我說啊、小依，我覺得沒有妳我果然還是不能進到城裡欸。」

白日試探性地說道，模糊的身姿仍自我地向前。

「沒有眼鏡真的很糟糕啊——走沒幾步就得摔倒一次，我還真是沒用的東西，妳想、看不見的狀況之下恐怕到晚上我也走不出來呢，這樣我不就得一個人在黑夜當中了嗎——」

白日吃力地跟到了茉晨依的肩旁：「拜託了，小依，請妳幫幫我吧？」

「你把我當成小孩子在哄啊？」

茉晨依的語調帶著不滿，哼聲像是強調般地吹起，白日戲劇性地踉蹌了幾步，險些跌倒在地。

「正好我想吃些水果糖，稍微看看便利商店就走吧。」茉晨依自顧自地粉飾說辭，白日偷偷地吐了舌頭。果然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跟在茉晨依的後頭，黝黑的秀髮隨著步伐搖曳著，白日不自覺地眯起眼。儘管兩人的年紀應是相同的，但應付茉晨依就是格外辛苦。

「哼～哼～～哼？」

也許是無聊，茉晨依不自覺地哼起了歌，看起來心情似乎不錯，至少不用擔心她害怕的樣子。

「說起來、這一帶之前似乎是景點的樣子呢。沿著柏油路以來都是木製的人行道，通往建在海上的鐵路，坐著電車便能通往市區，往那個方向大概就會有商店了。」

「是嗎？」茉晨依不怎麼感興趣。

「海上鐵路相當有名呢，我也有去看過一兩次。泡在海水裡

的鐵路很容易鏽蝕，保養起來很不容易，但因為遊客相當多、所以一直保存下來呢。」

「人還真是喜歡幹一些無意義的事呢。」

「小依沒有去看過嗎？妳不是住在這裡嗎？」

「我是住在這裡沒錯啊！」茉晨依似乎鼓起了臉頰：「我只是不常出門而已……我不喜歡跟人擠人！這裡又那麼遠、要走很久的路，麻煩透頂。再說鐵軌就只是鐵軌而已。」

「是喔。」

踏出了樹林，柏油的氣味迎面而來。

「天空乾淨的很快呢——沒想到人一不在了，天空就立刻變回湛藍的顏色。」

白日順著茉晨依的話抬頭看向天空，儘管模糊，但天上的顏色確實是未曾見過的透明藍色。在都市待久了，許久沒有見過沒有人類的天空。

「人類已經不在了啊……」

冷不防地，右臉頰被拳頭推了一下。

「不要再提起那過時的生物了，現在要順應新的潮流，我們應該要忘記人類的存在向前邁進。」

「妳還真是有時候會說出意義不明的話呢……」

白日心裡覺得好笑，茉晨依像是催促著他的腳步一般，又用掌根再次擊出第二次攻擊。

「現在哪來的潮流啊。」

「既然只剩下我，那潮流當然就是由我說了算啊。」

「請不要把我排除在外，我想我也有至少一半的發言權啊。」

「變態的癖好不需要講出來，既然人類都已經滅亡了、我想

趁著這個機會把人類所有不好的地方都給消毒掉。」

「原來人類不好的地方都在我身上嗎……」

茉晨依微微地笑了起來。大多數時候她不為了人類滅亡而感到悲傷，即便是人還在的時候她也鮮少露出笑容；這樣的言語、能稍微撒嬌的暴力、有點惡趣味的霸凌，逆來順受的白日顯得軟弱，但她很開心——

「妳是不是在笑啊？水果糖有那麼令人高興嗎？」

「我才沒笑、我現在很生氣，因為有個變態一直在尾隨我，呼氣吐到我的背後真的很噁心，請暫時停止呼吸三十分鐘左右。」

「那樣的話，人口會銳減一半喔。」

路面逐漸通往下坡，雖然只是人類的毀滅，但在不知不覺之間鳥獸等動物也逐漸在視野中消失，世界除了自然的流動之外以無多餘的聲響，只留下茉晨依含蓄的哼唱聲。那怕是植物突然消失，恐怕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失去了動物這一重要的環節，自然的循環又能持續多久呢——在屍體逐漸被消耗掉之後，恐怕就會分崩離析了吧。白日擔憂地想著。

「嘿。」

模糊的拳影又朝著臉頰襲來，茉晨依將白日拉回了現實。

「怎麼又打我……我可是人類僅存的最後生命線啊。」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但絕對是不好的事情。」茉晨依跑到白日後頭、推著白日在下坡衝刺：「想太多也沒有用——就這樣腦袋放空地滾下山吧——！」

「喂、這樣很危險啊！」

兩人很快地衝下了山，在白日撞上欄杆後、茉晨依潮紅了臉頰，愉快地大口吸著空氣。

「反正人類都快死光了，再小心也無濟於事啊。」

「這麼說的傢伙剛剛可是直接壓在我身上充當緩衝啊……」

白日支撐著欄杆站直了身體，氣溫不再與過往相同，但他還是擔心茉晨依會因此著涼。

「小依很討厭人嗎？」白日故意問著理所當然的問題。

「不、我只是討厭你，末日什麼的還得跟變態朝夕相處，好可怕啊好可怕。」

一邊說著、熟悉的招牌已經進入眼簾，小依蹦蹦跳跳地朝著商店跑去。

「看來是性格的問題呢……」白日自顧自地嘆了口氣。

「人類都已經滅亡啦！哈、哈、哈！」

茉晨依用著生硬的笑聲，一腳踹開便利店的外門。

也許在這樣的環境，這孩子才能夠自在的過活也說不定；畢竟是個這樣我行我素的傢伙，即使有才能，活著也相當辛苦吧。

白日才剛踏進門，先行的茉晨依卻猛然倒退，抓住了他的臂膀、躲到了他身後。

「啊……」

便利店的天花板垂著的影子搖晃著，已無動彈。即使昏暗、即使模糊，不寒而慄的感覺仍順著過暖的氣溫爬上背脊。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無視了貼在背後的猛烈敲打，白日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屍體，在灰枯的脖子上過著兩圈麻繩——一條支撐著整個身體、另一條徒然地垂下。白日踩到了什麼，他拾起皮革般的觸感：是一本手帳。

茉晨依在身後畏縮地探出頭來、白日翻開了手帳，將眼睛貼到紙面上。

大意是說，這個男人的末日，是那條掛在脖子上、垂落的麻繩。那條繩子會在他不注意時勒緊他的脖子，睡覺不得安眠、進食時屢次窒息、甚至在關鍵時刻也不能救助他人。即便想任由它而去，麻繩卻又在他失去意識時鬆開；即便想要堅強求生，但他的腦部在一次缺氧過久而受了損害……在最後的最後，他決定真正的勒斃自己，為自己畫上句點。

「真傻呢……明明都要結束了，為什麼還用一樣的手法呢？」
茉晨依的語調聽起來有些唏噓，冷漠的聲音故作堅強著。

「可能是這樣他才得以解脫吧，一直等不到的終結，只好自己動手。」

茉晨依在糖果櫃子前蹲低了身姿，而白日則拾起遺落的行囊，裝進了水、罐頭、還有一些也許能用的東西。

「稍微……借我用吧。」

白日望著那隻無力垂下的枯槁手臂，不知為何，素未謀面的這個男人總令人有些心酸。

最後的一個人，也會這樣孤苦無依的走嗎？

「白日。」

白日回過神來，自己手上已經抓著那條末日的上吊繩，茉晨依流露出一絲狐疑的感覺，模糊的目光看的不是很清楚。白日知道自己嚇到她了。

「我們走吧。」白日覺得自己僵硬的嘴角心虛的上揚了。

茉晨依將水果糖的鐵盒塞到了白日的手上，隨後又看了垂掛的身體，然後很快地跑出門。曾是那個男人的末日，此刻看起來再普通不過，只是單純的自我了結工具。

白日將麻繩收好，便利商店不算整齊，大多數都被搬空，但遺留的東西仍好好地擺放在架子上，有些習慣是會一直保留到末日的。

想到這裡，白日從口袋中取出錢包，從中拉出一張鈔票。

出了門、茉晨依看著白日手上的錢包：「你還留著那個做什麼？」

白日搖搖錢包，有點心酸地笑道：「我習慣把重要的東西放進這裡……」

茉晨依不在意地轉開了視線，眺望著城市。

「外頭有怪物嗎？」

茉晨依搖搖頭，兩人離開了便利商店。白日看向城市深處。

「妳想再深入看看嗎？」

白日看向了都市，柏油路筆直地通向了更深、更安靜的市區。儘管茉晨依說看不見怪物，但實際上狀況如何只有她自己知道吧，現在白日只想好好地抓上一件外套便跑掉，穩紮穩打總是好的。

「都難得來一趟了，就這樣回去太沒意義了。」茉晨依逕自進了一間民房，看起來完全沒有擔心危險的樣子。

「你想看我穿這件衣服嗎？」

待白日進門，茉晨依便劈頭問道。白日根本看不清她手上拿的是什麼衣服，只能含糊地點點頭。

「變態。」

白日的臉被黑色的布料蓋住，他取下一看，是一套男士西裝。這根本沒有道理。

「那、你想看我穿這套嗎？」

茉晨依將衣服搭在身上，靠得白日相當近，是一件水手服。

「嗯，請務必要穿這套。」

「完全不遮掩你的慾望呢、你這個變態。」

「反正還是會被妳當成變態啊……倒不如想說什麼就說出來吧。」

茉晨依笑了起來，又將衣服砸在了白日臉上。

「既然是你叫我穿衣服，那你來挑衣服給我吧？」

白日摸著找到了沙發，隨手挑起一件紅色的連帽外套。

「這件怎樣？」

「你完全不會挑衣服啊，怎麼會叫女孩子穿這種東西。」

「我完全不懂啊……不過我想我有一定的發言權能代表人類。」

「不要。」茉晨依彆扭地扭過了頭，繼續在屋內翻找。

白日眯起眼繼續看著，這是極其平凡的一間房子，大概是一家三口吧？儘管電力早就不再繼續供應，客廳牆上還有電視被搬走的痕跡。

「小依啊、妳有沒有想起之前的生活？」

「不要。」一顆抱枕打偏了白日的視線，茉晨依發出抗拒的嘶叫聲。

「為什麼？之前的生活不好嗎？」

「凡人太多了，整天泡在凡人裡頭，終究也會變成凡人吧。」

「結果現在大家都掛掉了啊……」白日嘆氣道：「這樣妳就開心了嗎？所有人都不在了喔？」

「開心啊。現在我就是這整個世界的價值觀，做什麼都不會有人說什麼欸，超爽的。」

白日抓起了掛在餐桌上的黑色外套，遞給了茉晨依。

「這件怎樣？」

「醜死了，你真的品味有夠糟的，人類是因為你的品味毀滅的吧？」

「不是妳叫我挑的衣服嗎……不要就算了。」白日將黑色外套披上，卻被一把搶走。

「我要這件。」茉晨依將黑色的外套蓋在身上。

「到底……………」

白日嘆了口氣，回過頭看見了那件鮮紅的運動外套。

「所以、小依妳之前都過的不快樂嗎？」

「當然，大家都像個笨蛋一樣，大家都裝成很快樂很幸福的樣子，結果每個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因為電視上跟其他人看起來都很開心，所以就覺得自己也應該要開心，甚至逼著別人一起要開心，這樣大家都很開心的社會才是有病的。」

白日默默地穿上了外套，對這孩子來說，整個社會都是有毒的，恐怕只有逃離這個社會她才會解脫——只是在那之前世界就已經自我滅亡了。

「想這麼多有什麼用？人類都已經瀕臨滅亡了，因為人而開心、因為人而難過，這一切都已經沒有了意義——」，白日才說到一半，外套的衣角便被猛力的拉扯，茉晨依又把外套給脫下。

「果然還是紅色的好了，給我脫下來。」

「妳還真是難搞啊……………」

「這件比較舒服。」茉晨依語帶滿足，她將臉埋進紅色的外套，喜孜孜地笑了。

「雖然還剩下一個人有點美中不足，人類滅亡真是太好啦！」

「妳那是什麼殘酷的發言啊……………」

不過、因為世界末日就斷言所有人都會難過、因為大家都死了所以認為活著的人也不會好過，這樣的想法才是一種殘酷也說不定。

「你不覺得諷刺嗎？剩下來的竟然是我這種沒血沒淚的傢伙。」

小依站在了玄關，天色從門口照進來。白日環顧了四周，模糊的客廳顯得有些雜亂，畢竟是翻找過了，又或者主人匆忙的想逃離什麼，他突然有些抱歉的感覺。

「我覺得，在這裡的是小依真是太好了。」

「然後剩下的另一個傢伙竟然是個不折不扣的變態，真的是糟糕透頂，趕緊下地獄吧。」

「我想現在地獄應該是人滿為患才是，去了也只會被退件吧。」

很好笑，地獄也好天國也好都應該隨著人類滅亡而隨之消逝才是，尤其白日自己是根本不信這一套。

不過，是什麼造成人類的末日，從這一點來看過於鐵齒是不是也太傲慢了呢？

小依終究沒有穿上水手服便跑了出去，雖然泳裝外只套上了外套，不過至少聊勝於無。

「嗚啊、好大一個洞。」

茉晨依的語氣聽起來倒不像驚訝，反而有些諷刺的刺耳。白日看著與柏油不合群的巨大坑洞，陷落的水泥中遍布露出的鋼筋，即使小心避開也有摔進去的風險，幸好沒有在裡頭看見任何人形。

「我記得這是被人炸出來的，那時候已經剩不多人了呢。」白日感覺記憶仍歷歷在目，剛好在上個月時爆炸聲還傳入他的耳中。

「那個人大喊著：『總有一天會有人掉進去的！』一邊用炸藥炸開了洞，那時候我們才知道這條路被偷工減料，超好笑的。」

「人還真是奇怪又有病的生物啊……」茉晨依不屑地別過頭。

「每個人心中都有所壓抑吧，只是缺少點燃的火線罷了——」

茉晨依領在前頭，牽著白日靠在了洞的邊緣，慢慢的繞過危險。

「手不要出汗喔，不然我就把你推下去。」

「別這樣啊，我也算瀕危物種的一員了，好好對待我吧。」

茉晨依的頭扭向前方，逕自越走越快。

「喂、喂，別太急啊，小心一點比較好……」白日停了口，察覺到異狀，他一邊側著步瞥向了後頭，模糊的風景並未看到任何活物。

踏上結實的地面，白日反過來領了頭，牽著小依向前跑著。手掌緊抓著不坦率的畏懼，儘管眼前前途一片模糊，但白日只能無所畏懼地向前跑著，轉過記憶的轉角、踏過回憶的街道，兩人在空無一人的城市逃亡著。

「笨蛋……」

喘息的罵聲傳來，安心的拳頭再次打上了臉。

「安全了吧？這樣就沒事了……因為有我在啊。」

茉晨依從白日背後的依偎清醒，不服輸的推開了纖細的肩膀：「你這個瞎子，是要衝到哪裡啊！跑到這邊就安全了嗎！」

「還有怪物嗎？」白日無奈地笑著，他很認真的擔心安危，只是看不見的東西就是看不見、不存在的東西就是不存在。

「逃不掉的……不管到哪裡……」茉晨依安靜下來，她的眼神垂落了白日的心情，末日的到來終究是不能改變的事情，

殘存的人類終究得活在絕望之中，即使倔強，也無法置身事外吧。

「那，要回去嗎？」白日輕拍著茉晨依的頭，毫無說服力的安撫著不安的小孩。

很好笑，小依一副想要證明自己沒事，卻又不忍拍開頭上的溫柔，她拿不定主意的搖著頭。白日又無奈地笑了。

「那妳自己回海邊吧，自己一個人要小心喔。」

「壞心眼！」

茉晨依一拳一拳地捶在白日的背上，越發大力的痛楚敲到白日笑出聲來。

「不過，外頭天已經快黑了，再這樣下去天黑黑的很危險欸。」白日看著街道逐漸黯淡，他的視力會隨著天黑完全目盲，笑著走進偷工減料的大坑根本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真正該擔心的是茉晨依的末日，兩人的危險程度當然是無法比較的。因為每次問起茉晨依都是相當抗拒的表情，所以白日也並未深入追究，只能勉強推測怪物的數量不多；白日看不見怪物、也無法保護茉晨依，每個人的末日得靠自己獨自面對，無一例外。

「去那邊吧。」茉晨依知道白日心裡正在拉扯，於是強行給出了答案，她指著一間百貨公司，算是她勉強有記憶點的場所。

「真的沒問題嗎？」白日擔憂的問，但茉晨依不容反駁地推著他前進。

「那邊有更多衣服。」茉晨依笑了。

「竟然是這樣嗎……」

兩人默默的走在街道上，茉晨依時不時從白日身後探出頭來，看著四周空無一人的世界。

「躲在我身後就有用嗎？」

「牠們看得見你，但是不想理你。」茉晨依想了想：「因為你是變態。」

「哪來這麼歧視的怪物啊。」

實際走在末日的街道，會發現與電影虛構的總有出入。比如車子並非完全凌亂的停在柏油上，也並非到處都是屍體四散，落葉倒是遍布大地，荒涼的感覺倒是挺有氛圍。

「妳知道嗎？在末日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有爆發戰爭喔。」

「是嗎？」

「對啊，每個國家都覺得是其他國家的陰謀，都認為是誰捅出這麼大的簍子，所以就開始胡亂打起來了。」

「這也太蠢了。」

「對，但是所有人都活在恐懼之中，他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逃過末日，所以想找個方法吧。」白日開始摸著黑走路：「當所有國家都被打敗，沒有了攻擊的對象，於是又有人把原因歸咎於宗教，然後……」

「又打起來了？」

「對。」

茉晨依發出了銀鈴般的笑聲，開心到幾乎讓人羞愧到想鑽進洞裡。不需要任何意涵的解釋，也沒有後續的心靈雞湯或是諷刺的寓意，她的笑聲已經盡說了一切。

兩人走到了百貨公司的大門前，這裡是曾經繁華的市中心，全市最大醫院正好就在附近，原本人山人海的大門口此刻敞開著電動門。

「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呢……」

迎來了終焉的百貨公司，不論原來帶給人們怎樣的心情，此

刻已經失去了過去應有的氣息，有很多東西隨著人類的消失而失去了作用。

「他們沒開冷氣！」茉晨依相當自豪的給出正確答案。

「才不是吧……」白日搔搔頭：「我記得，之前這裡每天都會舉辦活動，突然之間沒了人的氣息，所以怪怪的吧。」

天黑的很快，白日從背包中取出在便利商店找到的蠟燭與火柴。

「我記得七樓有很多家具店，今晚就在那裡過夜吧？」

「滿腦子都在想過夜的事情，我覺得自己離平安的度過夜晚越來越危險。」

「那妳自己睡吧，我會另外找地方過夜。」

「你這個盲人想趁我一個人擔心受怕時摸黑襲擊我對吧，意圖太過於明顯了。」茉晨依抓著白日：「我要時時刻刻看好你，免得你出去禍害世界。」

「世界已經滅亡了啊……」

真好笑，隨著人類銳減到最後兩人，犯罪率也被壓到前所未有的百分之零，白日想到自己不會因為忌妒就殺死茉晨依，不禁笑出聲來。

正當白日舉著蠟燭打算踏上手扶梯的台階時，茉晨依獨自走到了服務台前方，她看著廣播的麥克風，心裡似乎若有所思。

「妳在幹嘛？現在已經沒有電了喔？」

茉晨依不理會白日，她用手指敲了敲麥克風，於是白日只得湊到她的身邊。

「喂喂、聽得見嗎？」

雖然茉晨依的聲音不算很大，但空無一人的迴廊還是將她的聲音傳到很遠的廢墟之地。

「白日是個大變態——！」

變態的尾音還在拉長，白日不禁苦笑了起來。

茉晨依將麥克風轉向了白日，他先是笑著搖搖頭，躲不開茉晨依的拳頭之後，他湊近了麥克風。

「小依真的有夠難搞的——！又不坦率！又難伺候！」

「他一直在盯著我的泳裝看——！還不讓我穿衣服——！」

「因為我就是想看小依的泳裝啊——！」

茉晨依格格笑著，她清了清喉嚨。

「中學三年一班——座號二十七的同學——」

「妳真的是個大混蛋——破壞我跟朋友的感情——！還在我背後閒言閒語——！」

「去死吧——！混蛋東西——」

白日笑著放下了蠟燭，換他接過了麥克風。

「每次都在、人行道上吸菸的所有人——！」

「這樣一點也不帥——還臭死了——！」

「你們死了剛好而已——！安息吧——！」

兩人的回音在空蕩蕩的大廳回響著，每句告白後都連帶著放鬆、安心的笑聲，世界末日要對抗的東西很多，孤寂、空虛、存在的意義、無拘束的道德，兩人輪流地對著空氣大喊，今天他們徹底的打倒了壓力。

「一直扮演優等生什麼的——爛透了——！要成績的話、給我自己去念書啊——！」

「不要再笑我是面癱宅男了！我只是不擅於表達自己而已——！」

「敬告那些不准我吃甜食的混蛋東西——全世界的巧克力、都屬於我了——！」

「原本我還想跳傘的說——！現在大家都已經掛掉了啊！沒人會開飛機啊！」

「從小到大都沒有照顧過小孩的父母啊！不要那麼早就死掉啊——！到最後就連哥哥、也丟下我一個了！」茉晨依突然哽咽，聲音出不了喉頭：「大家都好狡猾——！至少也帶上我啊！！」

白日不禁失語，他回想起了過往的平和，喃喃自語：「我還想，還想好好地上學一次……」

茉晨依別過了頭，她不想讓人看見自己哭泣的模樣，脆弱、無助，顯得需要人幫助、需要人關懷的樣子；白日很幸運，他已經習慣了難過的感覺，早就學會忘記哭泣，他故意大聲地唱起歌來，溫柔地掩蓋住那害臊、不甘心的泣鳴聲。

「難聽死了啦……你這個變態。唱歌什麼的……太狡猾了啦……」

也許不論再怎麼冷血，再怎麼自以為是，再怎麼被人類所唾棄厭惡，再怎麼斷言自己不會覺得孤單難過的人，總會在世界滅亡的時候，多少感到一絲辛酸吧。

「都哭出來吧，已經沒有人會笑妳了。」白日輕輕地摸著小依的頭，有些情緒就是沒有隨著人類滅亡而一起封存到墓中，比如同情心、或是自言自語的妄想。

良久，茉晨依冷靜了情緒，恢復到了傲慢的姿態，面無表情地端起光芒，白日跟在後頭一步步數了手扶梯的台階，數著熱淚退去後逐漸冷卻的尷尬，他總覺得自己的安慰不夠，覺得自己能給的安全太少。學校總自顧自地教著外文與數學，卻忘了教小孩子怎麼在末日時候安慰他人，畢竟總是用不到的東西。

趁著茉晨依領先，白日默默地在後面取出了水果糖，在後頭搖出鐵罐的聲響，茉晨依立刻回過頭。

「要吃嗎？」

茉晨依點點頭。

「不給妳。」

白日的臉被甩了一拳，水果糖還被搶走。

不過，茉晨依在塞入了一顆糖果之後，又在白日手上放了一顆糖果。

「給我嗎？謝謝。」白日將水果糖投入口中。

「你幹嘛吃我的水果糖——」

看著白日莫名其妙地又被打了一拳，茉晨依終於又笑了起來。她輕輕地放慢腳步，以幾乎低不可聞的音量說道：「謝謝你。」

白日找到了床鋪，將枕頭蒐集到了一起，又堆了一大堆的棉被在床鋪的周遭，他又找到了更多的蠟燭，一個一個在床旁邊點起了微光。

「床鋪好了呢。」

「對啊。」

茉晨依跳上了床，正當白日在地上再次鋪好棉被時，她又過來躺在了白日面前。

「……」

「地上好硬喔。」茉晨依對著白日眨眨眼，然後歪歪頭：「你要睡這裡嗎？」

「妳要睡這裡的話，我就去睡床鋪了。」白日重新走向床鋪，而身後的一隻手抓住他外套的帽緣。

「你怎麼可以讓女孩子睡地板——」

正當白日哭笑不得的時候，茉晨依小聲地說道：「睡覺的時候，怪物也許會過來……」

「在怪物過來之前，可能是我先忍不住痛下殺手才對。」

「你這個禽獸、終於掩蓋不了你那骯髒……啊啊啊啊、痛痛痛……」

在彈了茉晨依的額頭之後，白日蒐集許多的箱子，在四周堆起了臨時的城牆。

「這樣怪物就看不到了吧？」白日看向茉晨依，只見少女躲在了棉被裡面，含蓄地點了點頭。

白日默默地躺在了被鋪裡，過了一會、茉晨依便鑽到了白日身旁。

「小依，妳真的很變態～」

「我只是怕蠟燭會燒到棉被，這樣你被燙到還可以叫我。」
茉晨依將背靠在了白日的背上，又補了一句：「變態。」

兩人沉默地躺著，自從兩人在近乎無聲的世界相遇以來已經度過無數個夜晚，從那之後死寂的世界沒有意思的改變，雖然今天到了城市，但過去三個月兩人都是躺在海濱旁的草地過夜，這樣躺在人造物之上已經是有些遙遠的記憶了。

世界結束之後，接續下去的是什麼？

「白日。」

茉晨依的聲音有一點遙遠，可能是累了吧。

「明天……要做什麼？」

「明天啊，等天亮之後，我去看看有沒有眼鏡的替代物，之後就回去海邊吧。」

「每天都要這樣度過嗎？無所事事地……無處可去地……」

「無所謂喔，我們兩個的意志……已經是世界的意志了啊。」

白日決定將所有的盤算、擔憂拋到腦後：「只要是小依想做的事情，我絕對不會反對的。」

「說起來，你沒有跟我說過，你的末日呢……」

白日睜開閉上的眼睛，他突然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他看過有人變成氣球一樣脹大了身軀飄到了空中，看過有人只要一發熱就會燃燒，看過有人的年齡逐漸倒退，看過有人的肌肉萎縮到不成人形……他確實知道自己的末日是什麼，長什麼樣子，帶來多大的痛苦，但他不敢說出口。

「我的妹妹有白血病。」白日緩緩說道，病床的氣味彷彿蓋過了蠟燭精油的味道。

「她的末日從她出生就伴隨著她成長……她從來沒有好好的活過，有時候我看著她躺在床上萬分痛苦的模樣，好希望得病的是我自己……」

心很痛，痛到不會流血也不會流淚，痛到習以為常，痛到以為自己麻木了，但遠遠不及躺在病床上、早已被判死刑的妹妹吧。

「她還等不到世界末日的那天，她就已經過世了；從那之後，我覺得我自己也死了一部份。」

茉晨依沉默著，她的手摸了過來，抓住了白日的手掌。

「看不見的怪物，最可怕呢。」茉晨依小聲地說道：「因為牠們，大多躲在我們的心裡呢。」

「有時候我也在等著，如果我身邊的人都走了之後，下一個就會是我自己了……」白日輕聲說道，輕生的重量一直都不輕，很沉重，重到壓垮一個人。

「所以說、當我遇見了小依的時候，我真的很開心呢……因為我又找到一個，讓我堅持下去的希望。」

當世界結束之後，人們所遺留下的不只是空殼的悲傷，也不是終焉的絕望感，至少在殘存的這兩個人所找到的，是彼此的堅

強與對人類的思念。

兩個人在過去的生活說不上美滿，也不能說用盡心力去度過每一天；但在人類死絕的末日之時，他們反而找到了人活著的意義，找到了彼此。

人類太過渺小、小到無法為宇宙下定義，但是只剩下兩個人的份量的思考，卻得以去除雜質；白日的想法不一定是最正確、最完美的答案，但對於只剩下他的世界，已然足矣。

夜已經很深、很深、很深……

白日被推醒時，正好看見最後一根蠟燭搖曳的火光，紙箱正在蠕動著，堡壘正逢塌陷之時，白日下意識轉身護住了小依，只見在微小的燭光照出了她無助、恐懼的神情。

白日二話不說，看見紙箱被推倒的那一瞬間，他已經抓住了蠟燭、拉起了小依的手，模糊的手指伸進兩人的空間，他立刻拔腿就跑。

憑藉記憶，憑藉手指熱辣的蠟油，白日拉著小依衝下了手扶梯，急促的驚呼傳來，白日知道他們正被追趕著；思緒還在沸騰，他想著被丟下的背包、應該找的眼鏡、小依的安危，夜色還很黑，他恨自己太輕率的迷戀在茉晨依身上感受到的愜意，怪物終究是會到來的。

「白日……」茉晨依的腳步踉蹌了幾下，她的聲音太弱，幾乎不像白日認識的那個女孩。

衝到了一樓，白日並未放慢腳步，他將蠟燭拋下，一把抱起了茉晨依。

夜晚的都市在末日下顯得格外清冷，一股冷風從白日背後吹來，有種急迫的感覺在背後追趕著；茉晨依環抱著白日的肩頸，

纖細的男孩雖然看不見、也無法阻止危險，但他卻會全力以赴，在只有她們兩人的世界她才第一次覺得自己重要……

「白日！醫院……」

茉晨依驚恐的望向醫院的方向，有什麼衝出來的恐懼感。白日咬了牙，順著原來的道路衝去。

「要回去海邊了、小依。」

突然、有什麼喊叫聲響起，茉晨依聽到了刺耳不真實的聲音，怪物的叫聲永遠都是難以形容的沙啞、可怕、像是惡毒的誘惑——

白日竟然停下了腳步，他迷茫的神情一時失去思考的能力，茉晨依向後看去，看見怪物的身影出現在了街口。

茉晨依掙扎著從白日懷抱中跳下，接著跌跌撞撞地朝著海岸的方向逃去。

「等一下、小依！」

白日回過神來，看見小依已經跑到了城市邊緣，他不敢多想、連忙跟了上去。

「小依、妳聽我說！那些怪物……」

「你不要跟過來！他們只會追我！我會自己會去海邊的！」
茉晨依叫道，巨大的坑洞出現在眼前、擋住了去路，她看著底下穿刺而出的鋼筋，怪物正跟著白日的後面而來，她趕忙貼上了洞的邊緣。

在黑暗中，每一步都難以前進，茉晨依急急忙忙的側著步，幾次差點踩空，恐懼感有增無減……

「小依！」

白日摸著黑到了邊緣，他看著小依模糊的身影走到了正中間。

「幹嘛！」

「妳先冷靜下來，我有重要的事情跟妳說……」

「不行、你看，他們跟過來了——」

霎時之間，白日看見了小依的身影向下摔落——

「嗚嘍！」

當看見小依摔下去的時候，心頭有種一緊的感覺，在他回過神來時，自己已經撲上前，伸直的手向著小依，她也伸出了手；儘管視線模糊，但白日知道小依的眼神，一點點的驚恐、少許的不可置信、更多的是對不起的感覺——

那個瞬間，白日想了很多事情，世界宛如暫停一般，膚淺地跟著他細數末日以來的時光：紙箱城堡內的過夜、兩人的吶喊、搶外套的小依、在便利店的屍體、紅色的海灘，小依一直都跟他記憶中的茉晨依一樣，沒有什麼區別。但沒有區別就是最大的區別。

兩人的手臂在空中交錯，茉晨依抓住了白日的手掌。

隨後她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手、與白日的手掌穿過，下一秒，自己持續墜落——

空氣中有種凝結的感覺，聞起來像是思緒逐漸清晰的味道，又像是血液噴出的腥風。

白日無力地張開眼，視線中照映的是模糊的天空，但夜色已經相當清澈。小依正毫髮無傷站在一旁，面無表情地看著躺著的白日。

溫熱的感覺正在腹部凝聚，穿刺而出的鋼筋拉出了白日體內的一部份，痛楚不真實，喚不醒白日的幻覺。月色下的小依真的很美。

「白日……這是怎麼回事……」

茉晨依的語氣聽起來有些哽咽，相當令人不習慣。

「沒事的，小依，沒事的……」灼傷感打斷了白日，一點一滴的生命正在悄悄溜走。

「剛剛我抓住你了、我抓住你了，明明抓緊你的手，我沒有放開——我不會放開的——」

「我知道……妳確實……有抓住我……」，白日悽悽一笑，他伸手牽住了小依，小依抓緊了他的手。

「只是，我剛剛猶豫了……因為猶豫，所以抓不住妳……」白日痛苦地嘆了口氣：「我應該要持續相信的，對不起……」

「你在胡說些什麼啊！」小依的淚滴了下來：「應該是我受傷才對……你真的很奇怪、為什麼什麼都要跟我搶——」

「幸好、我搶贏了……嗚！」

白日喘著氣，他覺得小依的手被汙染了，他不想讓小依面對這些。

「白日……」

「小依，妳聽我說。」白日打斷了小依，他從口袋中、取出了錢包。

「我一直沒有跟妳說，我的末日……」

「現在幹嘛講那個！快點、我拉你起來，醫院一定有東西治好你！」小依抓緊了白日的手：「雖然那邊有怪物，但是沒關係的……」

「不是，妳好好聽我說——」，白日打開了錢包，沾染血跡的取出一張照片。

小依一看見照片，頓時之間停下了所有動作，腦筋一片空白。

照片上，是一名黑色長髮、有著水汪汪大眼的美麗少女，她側著臉開心的笑著，那張臉與小依長的一模一樣。

「這是……？」

「她是我在末日前的同學，茉晨依。」白日有氣無力地說道：「我們很少說到話……在我聽到的消息之中，她在末日一開頭就死掉了。」

小依感到一陣耳鳴，她不太能理解這是怎麼回事，但茉晨依的聰明才智很快地釐清了這一切。

「你是說、我……」

白日點點頭，有些沉重，他突然感到小依有些可憐。他一直都這麼覺得。

「小依，妳就是我的末日。」

所以兩人的手指才會交錯，所以白日看不見所謂的怪物，事實上、她根本沒有與白日相遇之前的記憶，所謂缺陷，不只是不近人情的傲慢，而是打從一開始就擊潰存在的意義——

「我只是你的，幻覺嗎？」

「不、你是我的小依。」白日輕聲笑道：「我說過了、正因為有妳，我才得以存活，妳就是妳，不是什麼幻覺、也不是什麼災禍……」

茉晨依憤恨地捶打著白日，一拳揮灑出心酸，不甘心的嘴角嘗到了滑落的鹽味。

「你幹嘛跳下來、救一個幻覺啊！」

「你為什麼要陪著一個已經不在的人、整天在海邊耍廢啊！」

「逞什麼英雄！自以為很帥嗎！」

「不准閉上眼、我在罵你啊！獸慾高漲到出現美女幻覺什麼的、你這個大變態！髒鬼！色情狂！」

「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說……把我當小孩子隱瞞……」

白日的意識已經漸行漸遠，他用盡力氣，摸著小依的臉頰。

「我最後的遺言……人類是被、偷工減料害死的……」

小依笑哭了臉，她用力地打著白日，嘴中還罵著笨蛋什麼的話語，但白日快要睡過去了……

良久，天亮的陽光照在了白日的臉上。

他被痛楚給喚醒，彷彿是不願意讓他安穩地走一般，鋼筋的傷口雖然嚴重，但細小的洞口剛好被鋼筋填滿，出血量並不多；他環顧四週、小依已經不見蹤影，茉晨依的照片染了血笑著，仍靜靜地躺在地上。

白日勉強想爬起來，但背對著地面而被穿刺實在難以施力。他想了想，從口袋中拿出昨日收好的、末日的麻繩。

「稍微……借我一用吧……」

他用力將上吊繩套在了頭頂上方的鋼筋，用力拉起身體。

痛苦驅使著向上、越是劇烈他便越能感受到自己真正的活著——當他摀住被穿過的腹部、從洞口中攀爬向上時，他想著小依，想到了她所懼怕的怪物。那晚翻倒紙箱的手指，再「人類」不過了，也許她只是在躲避著、讓自己清醒的那一刻，躲避著屬於她的末日。

視野已經逐漸清晰，他知道自己已經不需要眼鏡，他已經看清事實——或者說、小依已經看清事實了。

白日站上了地面，朝著醫院的怪物，朝著殘存的人類，蹣跚的走去——

得獎感言

Pizza 好吃。因為太想吃 Pizza，所以特地提前到網路上去訂。到了店以後發現單子沒有被收到，又在店裡等了半小時。好不容易把 Pizza 帶回宿舍的時候，已經過了吃飯的時間了。在吃完副食之後，就發現 Pizza 吃不下了。對了、我的靈感來源是國中的初戀。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科幻小說的佳構頗為成熟，但對話內容太空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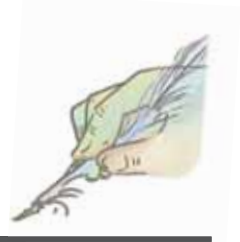
■ 林雅玲老師：

末日之孤寂自白，在奇幻的想像中，浮現感人的溫度。

■ 顏美娟老師：

想像力豐富，作者具有驚人的寫作天分，文字細膩有魔力，能寫出內心世界以及愛情的深度。

排名	第二名
班級	動畫一甲
姓名	施力姘



誰是狼？

……餓……好餓……

大雪紛飛的夜晚，我一個人荒涼地走著。

自己到現在，到底是多久沒吃東西了呢……？唯一清楚的是，大概在被那群自稱是父母的狼群拋下後就沒吃東西了，自身的年齡根本還無法獵捕食物，我幾乎在瀕死邊緣。

不知道到底過了多久，荒涼雪地漸漸變成小小村莊的模樣。

腳掌上的肉球使我不會感到寒風的摧殘，我就這麼漫無目的地來到村莊裡。

民眾一看我馬上露出異樣的眼光，下秒又繼續來回在人潮中。

我不知道這是哪，我不懂父母為何拋下我，我明明……就跟那些狼一樣啊？

同樣做著狼的事情，每天日復一日的活著，我早已是隻健全的狼了，我到底，差在哪？

眼裡被濕濕的液體沾濕，揉一揉厚重的眼定點焦距後，我頓時看傻了。

一件，一件紅色的披風……

那、那是什麼？腦中的思緒不停轉動著，唯一的想法只有每次在吃捕到的獵物時，肉上面都會有的，血。

原來血都灑在了衣服上了嗎？不知不覺，我慢慢開始貼在櫥窗玻璃上，甚至不停地用尖銳的爪子刮玻璃。

好美……好想……吃下去……我目不轉睛盯著它，下手越來越用力，這時我在玻璃的倒影中看見另一個影子。

黑色的毛髮，尖耳朵和尾巴，以及和那紅斗篷一樣鮮紅的眼珠。

我更加用力抓著玻璃，想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直到玻璃終於承受不了重擊，碎裂的當下……

「啊！來人有扒手啊！他偷了一件紅外套！」一個高亢的女聲自近響起。

我當場被逮了個正著。

下場非常簡單，嚴刑拷打了一頓，但當他們看到我的耳朵跟尾巴時卻嚇得退避三舍。

我就這麼疑惑的看著他們拿起類似講話的工具，到現在他們說的話還清楚的一字不忘。

「麻煩派動物保護協會的人過來，我們找到了獸人。」

獸人？誰？我嗎？

「是，是狼形的獸人，假如能好好張揚的話或許能大賺一筆……是，好像是剛出生不到幾歲的樣子，模樣不小於十歲，好……那就這樣囉，再見。」

掛起那形狀詭異的機器，隨後，對我露出詭異的笑。

「一路順風，我的小野狼。」

那是第一次，人類用狼稱呼我，就連我父母也沒有正眼瞧過我，因此我當然沒有名字。想不到我的名字，真的是狼呢。

但這時我才知道，其實，我也是個人。

那晚，我逃跑了。

有別於殘酷的荒郊野外，在密閉的牢籠裡逃脫簡直是易如反掌。我快速奔跑著，腦中仍一直揮之不去那件鮮豔的紅色外衣。

之後，我一直躲躲藏藏，托之前那次事件的福，現在連森林都無法當成棲息之地，人們似乎一直來訪我住的地方，到了後來我才明白，自己的照片被放在海報上懸賞。

而那時我才真正正視自己的全貌。

明顯的，和父母，不，和狼群完全不像，相反的，跟人類倒是比較像，除了頭上的耳朵跟毛茸茸的尾巴以及黑色尖爪的四肢。這就是父母丟下我的原因嗎？

只因為我不是狼也不是人，而是人們口中說的獸人？

又或者，怪物？

從逃亡的那一刻起我就只能吃著雜草野菇果腹，我不曉得在忍什麼，但我相信自己絕對只想吃肉的。

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我為了逃離人類的追捕逃到更遠的地方去，等到達另一個地點時，已經是春天了……

當春天的陽光照進大地，花兒綻放，鳥兒高聲歌唱，我一腳踏進美麗的森林中就倒下了。

要死了吧……我……。結果不管是狼還是人我一樣都沒當好哪……

不甘心想著，腦中出現著把自己害的這麼慘的罪魁禍首。

（如果沒有那紅頭巾的話……）在自己壽命已盡，眼皮闔上之時……

「……！！」一個紅色的物體緩緩在樹群的空隙飄落。

「難、難不成是……！」我立刻撲向那邊的草叢堆，結果……

「哇啊啊啊！是大野狼！」

欸……？

一個小女孩。

金髮三股辮、臉上有雀斑，頭戴那紅帽子的少女正嚇得動彈不得，因為此時的我，正咬住她的頭巾。

「哇！！這給你這給你，千萬別吃我啊？」她的音調相當高，此刻快要震破我的耳膜。

吃掉她？她在說什麼？我看情形不對，慢慢鬆開口，正面與她對視。她完全哭紅了臉，在察覺沒事後也慢慢抬起頭。

狼，是可以吃人的嗎？

「……咦？你不是狼啊……為什麼要嚇我呢？這種惡作劇一點都不好笑！你到底是誰啊！」眼前的少女立即又氣呼呼的，兩頰鼓得紅通通。

是啊，我……到底是誰呢？

我已無暇理會，死亡的顏色亦使我意識消散……

是狼……還是人呢……？

……

在生死徘徊之間，是香氣使我甦醒。

睜開眼，香噴噴的金黃色長條物浮現眼前。

這……這是什麼？還來不及思考，物體瞬間飛進我嘴裡！

「咳、咳咳！！」我咳了幾聲，來不及抗議就吞進肚子裡，接著馬上就……停不下來……！

雖然不是肉，但……好好吃！

心裡的想法實踐於行動上，我一塊接著一塊速度完全沒慢過。

「好吃吧？我看你像好幾個月沒吃東西，還以為要死了。」
這時我又聽到一個聲音，轉頭一看原來是那個女孩。

「嗚嗚嗚嗚嗚～～」我感激地向她道謝。

「嗯？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她歪歪頭。

好吧，聽不懂拉倒，我繼續吃，過一會，籃子空了。

「哇，居然全吃完了，好了不起耶，你知道嗎，這原本是要拿給外婆盼望用的喔。」

外婆？啥啊？我不理她，拍拍肚子。

「好吧，其實不是全部，而是我把自己藏了好幾個月的麵包都拿出來，我想差不多都發霉了吧，但我才不管那麼多，我最討厭外婆了。」

接著，她忽然抓著我的肩膀，面向了我。

「不說這個，我問你喔，你到底是什麼呀？是人還是動物？」

「……」

恍惚中，我點點頭又搖搖頭。

「這樣，連你自己也不知道啊，我看你好像不會說話的樣子，不如我們來當個朋友吧。首先，得先給你取名字，你是狼，對吧？」

我眨眨眼，點頭。

「那就給你取叫小狼好了。」

這是什麼隨便取取的名字啊？我皺了皺眉頭。

她不怒反笑，「有什麼關係嘛，能記清楚就好，而我呢，因為我帶著紅帽子，那就叫我小紅帽好了。」

小紅帽……總覺得有些親切感。話說，這不是她原來的名字對吧？

就這樣，我和小紅帽，自相遇後就住在一起了。

「老實說……我是逃出來的，跟你一樣……」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她居然已經聽懂我在講什麼，真是個聰明的女孩，「因為我媽媽，被我外婆殺了，是她派獵人這麼做的。」

【為什麼？】我眨眨眼，毛茸茸的尾巴圍住彼此，非常溫暖。她笑了笑，「誰知道，大人原本就是個難懂的東西，不，人類都是些邪惡的存在。」

「相較起來，你比他們善良多了。」她伸手抱住了我，「儘管你是狼，你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搖搖頭，【不對……我也想當人，這樣，就可以跟妳一樣了。】

「不……」她聞言，把我抱得更緊，「千萬不要跟我一樣，你記住……這世界上最壞的……就是人了。」

「動物為了生存而相互殘殺，但人類卻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迫害同類，甚至是自己的家人。」她的嗓音有些沙啞，她哽咽了。

「千萬不要當個邪惡的人類，哪怕……你肚子餓了想把我吃掉我都願意……我寧願你當故事書裡的大餓（惡）狼，也不要你……變成壞人。」

【不會的……】我用狼語低語，與她同眠。

又過了好幾天……

「小狼？你在哪裡？小狼？」

聽到熟悉的聲音，我從水池裡出來，把今天抓的魚大豐收的獻給她，「哇～看起來好好吃喔，謝啦，小狼。」

但下一秒，她愣住了。

「給……給妳……小紅帽……」

「！！」

我露出微笑，她第一次被我的驚喜嚇到了。

「小……小狼……你……會說話了……？！」

「對……對呀……」

她馬上抱住我。

「傻瓜！怎麼到現在才說！你是從什麼時候學會的？」

「就在……妳第一次跟我講話開……開始……」

「原來從那麼早就學會了嗎？幹嘛不跟我說！我又不是聽不懂你講的話！」

「我想……給小紅帽……一個驚喜嘛……嘛～」

「驚喜你個鬼！我難過死了，這樣一來的話你不就像一個人了嗎？」

「我想呀……」我在她耳邊悠悠低語，「……我想要……當一個人……跟妳一起……」

她皺皺眉頭，輕聲說著：「可是我想你，當狼呀。」

「砰！」

剎那間，紅色的液體噴在小紅帽臉上。

但並不是她受了傷，相反的，而是我。

「小狼！！！」

淒厲的嘶吼聲迴盪森林，在倒下時我看見，背後拿著槍的獵人的身影……

……

「求求你們快救救他！我拜託你們！」

「我可愛的孫女啊，外婆好擔心妳呀，這段時間妳都跑哪去啦？」

「住口！妳才不是我外婆！就是妳！是妳殺害我媽媽的！」

「妳在說什麼呀小紅帽，有自己的外婆殺害自己的女兒的嗎？」

「走開！你們都是一個樣！只為了自己的利益就忍心殺害至今愛過妳的人，跟你們比起來，小狼才是最溫柔的！」

「妳說的小狼指的是那匹狼吧，很遺憾，那不是妳的寵物，請把牠交給我們。」

「他才不是寵物！我跟他在一起很快樂！所以我求求你們不要讓他死！」

「我們不會讓牠死的，只不過我們會把牠帶到別的地方。」

「是人口拍賣對不對……？」

「……小紅帽妳搞清楚，是動物協會……」

「你們之所以會一直通緝小狼就是為了把他拿去拍賣，拿來炒作媒體的對吧！」

「……」

「我就知道。」

「……妳不明白，牠不只是狼和人，牠可是難得一見的珍品，是世紀最大的發現哪，只要……只要能成功的話……」

「他不是任何商品，他是一隻狼。」

「也可能是個人哪？」

「我不管那麼多。總之……總之只要證明他是狼的話……」

……

這是哪裡？

我睜開眼，是座牢房。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腹部的疼痛讓我想起的事實。

啊……我記得我好像被獵人的槍給打傷了……小紅帽呢？她在哪？

著急的恐慌感逐漸清晰，我開始用全身的力氣試圖逃出去，但經上一次的逃獄，監獄的構造已經堅不可摧了。

「小……小紅帽……小紅帽……妳在哪……！？」說著還不太流暢的語言，不停的吶喊著。

「喔，原來你已經會說話了啊，那麼想必更值錢了呢～」牢籠外傳出了聲音，我馬上咬牙利齒，進入緊戒狀態。

「……小紅帽在哪裡……」

「放心，還活著，應該。」

「混帳！」我第一次罵粗口，是以前聽別人學來的。

「說來人到，嗨囉～」

「……！！」忽然，我看見那熟悉的聲影。

「小紅帽！」

她披著紅頭巾，快速地來我身邊。

「已經沒事了，小狼……我們回家吧。」

「可是他們……」

「不過，我們得先去一個地方……」忽然，她說的好小聲，我疑惑地抬頭一看，頓時領悟。

身後方是小紅帽的外婆、獵人以及之前追捕我的那些人。

「時候到了，怪物。勸你現在照著我們指示去做，否則傷到這小姑娘的性命我們可就不管了。」

我們坐在車裡。

那些人不知道要把我們載到哪裡去，奶奶和獵人坐在後座，而我和小紅帽則被關在車庫的大籠子裡，空氣中充滿絕望。

好久好久，我們第一次這麼久沒搭話。

好不容易，她終於開口了，可是……

「小狼……」

「？」

「殺了他們。」

「……小……紅……帽……？」我當場瞬間懵逼。

「拜託你了小狼……要不然……我們都會死的……」

「不會死的……」這次換我握住她的肩膀，紅色的眼睛對上藍色的眼睛。

「我來保護妳。」

就在她展開笑容的瞬間——

「我會當一個真正的人，跟妳永遠在一起。」

「……」她沒說話，緩緩拿起藏在紅斗篷裡的東西……

「休想！」砰一聲，籠子的鎖瞬間被打掉了。

「怎、怎麼回事？」獵人叫出聲，車子裡頓時陷入驚慌。

「是、是什麼時候藏槍的！？可惡！我們只顧那隻怪物卻輕忽那小姑娘也會拿武器了！」

「是在警局的時候順便偷的，接招！」小紅帽話語剛落，車窗頓時破一個洞。

「快、快停車！」外婆驚叫道，不叫還好，隨之一叫，道路前方忽然有小動物跑來，駕駛一不留神，整台車失去控制。

「小狼快跑！」我們合力打開後車座，小紅帽拉著我一起跳出去。

車子行駛不穩，翻車了。

「……沒、沒事了吧……」

「嗯、大概吧……」我們還一直戰戰兢兢的。

過了不久，我們見車子毫無動靜，於是起身查看。

車裡一片狼藉，坐在車裡的五個人全都失去意識。

「他們……死了嗎？」她問。

「好像……還沒有……」我說。

「好吧，我來補刀。」說著，她舉起了狙擊槍，對準了外婆。

「等！？快住手！」我一下阻止了她，將槍口偏離方向。

「別阻止我，小狼。要不，你把他們吃了吧，這樣也不會留屍體。」

「欸？」又一次，我愣住了，「小紅帽……妳在說什麼……？」

「我說，把他們吃了吧。」她說的好輕好輕，好像不干她一回事般。

「我……我不要！那……那不是殺人嗎！」

「他們也殺人，難道就對了？」

「當然不對！可、可是……我們是人哪小紅帽……用同樣的方法只會變得跟他們一樣而已。」

「可是小狼，你是狼，要吃肉的，不是嗎？」

「……咦？」

「當隻狼卻從來不殺生什麼的，這樣下去好嗎？你每天都吃果實草木這樣下去你會餓死的知道嗎？」

「我、我不怕！我……我還可以吃魚。」

「你不是熊，小狼，你是狼。狼，是要吃肉的。動物的肉，人肉的肉，我的肉……」

「不是！不是！我是人才不是狼！！我絕對、不要照妳的話做！」

「可是如果再不決定的話他們就要醒來了，這次放過他們下一次肯定還會再來找我們的。」

「那……那就把他們活埋！或是把他們從上面丟下去……或、或是將他們扔進水裡淹死也……」

「他們可是想把你抓去拍賣甚至不惜開槍要射死你耶！你真的一點不打算把他們吃了作為報復？」她憤怒的咆哮著，眼眶和臉頰都紅通通的，「你真的一點，都不想殺人嗎？」

「我知道，我比誰都清楚，但……」我咬緊牙，握緊了爪子，「至少我希望等我成年後再殺生，所以、所以……」

「……」她就這麼看著我，就在我以為時間永遠不會結束時……

「……噗！啊哈、啊哈哈～」不知為何，她忽然笑了出來，「真是的～怎麼你的想法都這麼單純哪，看來，果然身為人類的我才是最邪惡的哪。」而我，當場傻住。

「妳……妳才不邪惡呢……」

「好啦好啦～既然咱們膽小的野狼先生下不了手的話，那就趁他們醒來之前逃到更遠的地方去吧！」

「等……妳不打算下手？」

「當然～看你一副沒經驗的樣子我想恐怕在殺害之前他們就會先醒了，我想我們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吧～」

「才……才不是沒經驗呢……」

「看樣子你人類語言學的蠻快的嘛，那我們快走吧～」她又恢復以往輕鬆的模樣，背起身旁的槍就走。

「等等……那槍……」

「是為了防身用的啦～如果他們敢再來就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到時候你這隻膽小狼可別哭鼻子了喔～」

「才、才不會哭鼻子呢！再說，我會成為一個人，到時候會像男子漢一樣保護妳的！」

「是是我～相信你會有那個勇氣地～」一派的輕鬆笑，我們回到我們熟悉的老窩。

「我絕對……會讓你變成狼的……」

一切彷彿像沒事了一樣。

我和小紅帽一起快樂的生活了，雖然彼此的性格差異較大，但我們都知道，如此的互補才能使得這平凡的生活更是添加了多采多姿。

一天……

「哇，好多水果喔，小紅帽看到了一定會很開心吧。」滿意的看著籃子裡的水果，我愉悅的往家的方向跑去。

「嘿！小紅帽，妳看我採了好多水果喔！」我開心的邁進家的大門一步。

「砰！」

……我認得這個聲音。

毋庸置疑是獵槍的聲音，我也再次看見那紅色的液體噴灑，只不過同樣是紅色的布料尚不明顯。

這時，我看見了，小紅帽她，開槍了。

「這樣……你就可以成為真正的狼了……」

對準她自己的，心臟。

「小紅帽！！」

我立刻接住中彈的小紅帽。

「為、為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哭泣著，視線越來越模糊。

「對不起了……小狼，我只能這麼做了……」她的聲音氣如游絲。

「為什麼？為什麼啊小紅帽！！為什麼妳希望我當隻狼呢？我想要……以人的身分跟妳在一起啊！！」我嘶吼著，心整個碎裂。

她露出笑容，鮮血從她嘴唇流下。

「小狼……原諒我是個人類……我也是個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你的人……但我不想要你成為像我如此骯髒的人……所以……所以我希望能夠阻止你……不要成為人類……」

「妳不骯髒也不邪惡！這世上一定也會有其他像妳一樣善良的人的！不是所有人類都是如此邪惡的！！」

「我……我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可是當我看見媽媽被外婆殺時……我真的好恨她……好想把她給殺了……我認為包括自己在內所有人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直到遇見了你小狼……我才明白……原來不是所有大野狼都像童話書般是個壞人……」

「妳不要再說話了小紅帽！傷口會裂開的！」

「但……這樣也不行喔～小狼還是得吃肉才行呢～如果整天像羊一樣吃草的話終究會活活餓死的喔！」

「住口！住口！都叫妳不要說了！！」

「把我的吃了吧……小狼……」我瞪大了雙眼，絕望地看著她。「然後，找到你該走的路……」

「你一定要，幸福快樂的活下去哪……～」

手輕輕地垂下了。

.....

.....

.....

啊啊～結果，還是這樣了啊。

不管做什麼都沒有用，不管自己如何阻止都沒有用，不管有多善良都沒用，不管……有多麼想當人都沒有用。

結果，還是被當成狼了啊。

「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我笑了。

當下我就明白了，我終究，還是逃不了本性的。

我喜歡的人，不喜歡我是人類，她認為人類都很邪惡，而她之所以不會討厭我，只是因為，我是狼罷了。

而我，竟然還想當個男子漢來保護她……

她喜歡的，原來不是我人的本身，抑或善良，只是單純喜歡狼的獸性而已。

她喜歡的是狼，而不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哈！！！」於是我開始撕咬著嬌小的身軀，將肉塊大口大口地吃進嘴裡。

「啊哈～好吃！好好吃喔想～不到人類居然這麼好吃哇～」

【我不管那麼多。總之……總之只要證明他是狼的話……】

原來妳一直想讓我這麼做嗎？小紅帽，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只為了讓我的獸性完全啟發出來？

【——他絕對會把你們吃得精光的！】

妳還真是個，只為了自己利益的邪惡之人哪～

「啊哈～吃完啦？還不夠……還不夠啊……～」那麼我也將成全妳的意。

「接下來……要吃誰好呢……？～♪」

當隻像童話故事書般狡猾奸詐的大惡狼吧～

我馬上跑到外婆家的房子，把她吃掉；之後穿上外婆的衣服等到獵人來，把他吃掉，之後等那些警察和其他雜人來，全都，吃掉吃掉。

而那天，正好是我的十歲生日。（註：十歲狼已代表成年）

從此以後，只要一遇到人，我就會把他吃掉。

我有時會直接把人整個撕裂吃掉，有時也會耍小聰明，先把那人耍得團團再拿起獵槍把他射死飽餐一頓。

雖然我也嘗過其他動物，但果然人類才是最美味的呢～其中我還發明出各式各樣的吃法，啊，直接吞了可不算喔～雖然被活吞絕對不可能活，但一點滋味也沒有，童話故事寫的都是騙人的。

「哎呀，小妹妹，從哪來的呀，迷路了嗎？」我帶著她唯一遺物的「小紅帽」，開口詢問再度掉入陷阱的小女娃。

「嗚嗚……大姊姊，我想回家找媽媽，妳可以帶我回家嗎……？」小女娃似乎是累哭了，直接撲向我懷裡。

「不是姊姊是哥哥啦～當然好哇～正好我剛才正好遇到妳媽媽呢～妳很快就能見到她啦～♪」

「真……真的？在哪裡？」她抬起頭，圓滾滾的眼睛讓人好憐愛。

「嘻嘻～答案就在……我肚子裡！」說完，我拿掉紅帽子，露出耳朵和尖爪，抓住了她。

「哇啊啊！！是大野狼！！救命啊！！」

語畢，我當場咬掉她的頭，將她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哼哼～果然還是小孩子肥肥的最好吃哇～」舔掉臉上的血跡，拍拍圓鼓鼓的肚子，我笑說：

「人哪～雖然都很邪惡，但也很笨哪～只有自己願望的傢伙其實什麼也不會，人再怎麼邪惡也逃不掉狼的嘴巴呢～」

我啊，很慶幸自己是隻狼喔。

嗯？妳問我不也是人嗎？怎麼可能嘛～♪

「因為，我是狼嘛。」

得獎感言

「爸爸媽媽我辦到了！我真的成功了！」這是在評審講到我的故事內容時我心裡想的話。到現在我仍不敢相信抱著「不太可能得獎」的期望投稿能有第二名的亮眼成績，我相當喜愛這則故事，是在一時間靈感熬夜完成的，當下完成得爽感可謂跟得獎的驚訝不相上下，至此也謝謝評審老師們，下次文學賽也必定會參加，感謝大家的閱讀，我會加油的！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狼與人的矛盾，運用獸人與小紅帽的典故。

■ 林雅玲老師：

顛覆小紅帽與大野狼故事，對人性、狼性的衝突與指控極生動。

■ 顏美娟老師：

改寫小紅帽，給予新的詮釋，令人耳目一新。

排名	第三名
班級	多樂一甲
姓名	吳警妤



心底的文字

「這孩子從小就不太說話，該怎麼辦？」一個焦躁、不安的聲音，迴盪在凝滯的空氣中。

一隻拿著藍色原子筆的手在白紙上寫字、畫圈、又做註記，頃刻後，手停了下來；這雙手的主人來自一位語言治療師，整齊束起的頭髮、燈光下耀眼的白袍，從她口罩下傳來一道溫柔聲響：「是不能說話，還是不想說話呢？」從微微彎起的眼睛來看，能知道口罩下的她正微笑著。

她面前的大理石桌襯映出另一端的男孩，他確實聽見了她的問題，只眨了眨眼，仍舊不發一語，猶如一座石膏雕像般，皮膚白皙卻又有些暗沉、沉默無聲也毫無動靜，頭上頂著一顆平平的黑色椰子頭，雙眼只直愣愣地盯著坐在他對面的治療師。

男孩身旁的母親解釋道，她的孩子從小就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偶爾說話只串聯著幾個名詞，和他溝通也只能用猜的，在學校也根本無法提筆寫字；一開始她不願面對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出了問題，直到有次在賣場裡和孩子走散了，最後找到孩子在服務台裡，被服務人員哄著問名字；服務人員表示她的孩子什麼都不肯說、也問不出名字，只有豆大般的眼淚不停掉下，她才發覺，

讓他學會說話是現在保護他的第一步。

「無法說話和理解可能是失語症或發展遲緩」，治療師翻著手中的資料，緩緩的說著，「不過我想只是他腳步比較慢了一點，他看起來是個聰明的小孩。」

治療師起身走向身後的櫃子，打開時櫃子飄出一陣令人平靜的香氣，她翻找了一陣子，將櫃子關上後，帶著一隻手掌大小的機器人回到位置上。

「紐邦，我猜你也許會害怕跟我們說話」，她將機器人擺在紐邦面前，依舊用輕柔的聲音說，「我希望你每天練習跟它說話就好，可以嗎？」

紐邦小心翼翼地拿起眼前的機器人，看上去是塑膠製的，但拿起來時就馬上感受到了重量，仔細一看才發覺是上了一層水綠色油漆的金屬材質，它的頭上有根類似對講機的天線，腦袋旁也裝了一對耳朵的按鈕，眼睛的位置鑲著兩顆水藍色的透明彈珠，隨著角度的擺動，彈珠反射出一陣陣藍光，還能看見彈珠後頭有兩座小小的燈泡正等著被啟動，能確定它確實是一台「機器」。

「把他帶回家，好好把心底的話說出來，好嗎？」他看見治療師的眼睛彎成一道銀河，好美好美，他點點頭，把機器人由上到下又仔細看了一次。

頓時紐邦覺得心裡好像有甚麼東西被那道來自彈珠的藍色光芒打開了，但他只有「感覺」，當時的他並不知道那確切到底是甚麼。

經過幾次春天與秋天的交替，咖啡色的枯葉隨風落在紐邦的窗前，這時的他正值十六歲，手上和臉上貼了幾個OK繃，看上去是個開朗的活潑男孩；他坐在自己的桌前，仔細研究著老師交給

他的機械工程圖，輕巧的雙手在工程圖上圈點，再動手將紙上畫起的部分，按照自己畫的步驟鎖好螺絲，他頗是滿意地看著自己的作品，接著拿不織布材質的手帕試著將作品擦拭乾淨；每一個作品都來自紐邦心裡最深處的熱情、每一個機器對他來說都是特別的，即使是來自同一張工程圖，也沒有人能再製造出一模一樣的，所以他特別珍惜自己做出的成品。

「媽媽，我餓了，」紐邦走出房間，並把一隻水綠色的機器人帶上，緊緊地握在手中，「我們晚餐要吃什麼？」

紐邦的媽媽站在廚房微笑看著他，告訴他晚餐是奶油燉菜、點心是蘋果派，紐邦一向不喜歡吃燉菜裡的切塊紅蘿蔔，但因為是媽媽用心煮的，他還是決定把飯吃得一乾二淨，就像他希望自己每一個作品都被其他人看重；紐邦走到客廳沙發上一頭倒下，等待開飯，手中把玩著那隻十二年前從一位醫生那裡得到的機器人。

比起第一次看見這個小機器人，雙眼上頭鑲的透明彈珠已經不再像從前那麼透澈，上頭多了許多刮痕所以看上去有些混濁，但只要找到一定的角度還是能反射出一點微弱的光，而其他部位也傷痕累累，刻上的傷痕都是它陪伴紐邦的歲月，有些深、有些淺，長短不一，猶如我們都會遇見的每一件事，都會在心裡留下一點印記。

紐邦自從得到這個摯友後，開始對機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有好幾次小機器人都快壞了，都是紐邦自己動手修好的；一開始紐邦還不敢主動和機器人說話，但機器人只要時間一到便會問紐特問題、陪他聊天，啟動後的雙眼猶如星星一般的開始閃爍，紐邦便被它吸引目光，於是他開始每天和機器人說話，從一串名詞、

慢慢加入主詞後，他開始能完整的表達想說的東西，前前後後耗費了七年的時間，紐邦才和其他同齡的孩子一樣正常理解並說出句子。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得認識文字呢？」紐邦記得有一次治療師這樣問他。

「因為大家都要看得懂工程圖嗎？」

「當然這也是很重要的，」治療師笑了笑，對於紐邦天真無邪的回答感到愉悅，「首先我們學會文字後，才開始和其他人交談，」

「只有文字可以從腦袋寫到紙上，再毫無差異的從嘴裡傳遞出去，甚至加上旋律或不同語氣，又是另一種感受。」

「我們人都有內心的感覺，有時候必須要說出來才能抒發。要是我們都把感受壓抑在心裡，別人就沒辦法理解我們，我們也無法理解別人，所以我們要學會如何用文字表達。」她將手上的藍筆配合語句來回揮動著。

「為什麼我們得要理解別人？」紐邦用了一點時間理解治療師的話後，回問了他的疑問。

「要是能懂得其他人的想法跟感受，我們才能用『同理心』替別人設身處地的想阿。」她拿出一張便條紙，寫下「同理心」三個字，然後遞給紐邦。

紐邦接下便條紙後看了一陣子，字是潦草的，卻又隱約對齊在同一條隱形的線上，他將紙對折成一半再將它放進機器人的殼子裡一個接近心臟的位置。

「如果大家都不體諒對方，世界會亂糟糟的。」治療師托著下巴，語氣帶著有點憂鬱地說著。「雖然有時候也會不知道能跟誰說就是了。」

「如果我們都不說呢？」

「那麼你會受傷的，剛開始可能不會覺得怎麼樣，但到最後你的內心會痛得不得了喲，因為你的心承受了太多重量，得傾倒出去讓自己輕鬆點。」

紐邦一直記得治療師跟他的每一次對話，治療師的話似乎有什麼魔力一樣，能讓紐邦的心從緊緊懸著的感覺，變成隨風搖擺的風鈴，伴隨著她如春風的語氣，發出一陣規律、輕巧的鈴聲，讓人想放鬆、慵懶的一直坐在椅子上聽她說話。

但他也永遠忘不了，那一天猶如暴風雨突然來至的噩耗。

當他走到治療師家門口，看見拉起的警戒線和一大群不認識的人走來走去，他想衝進警戒線裡、直奔到他們一直以來談話的客廳裡，但他的雙腳動不了，心裡的碎石直直地落在腳底的位置，石頭的重量使他只能呆站在原地。遠遠的一邊，他看見一個熟悉的人影正面趴在草地上，身上穿著一襲米黃色的睡衣，沾染著晨露微濕的泥土、一點點的陽光，和幾抹失去生命力的血紅；身旁的警察圍住紐邦也圍著她站了一圈，似乎把她從這個世界、從紐邦身旁隔離了。

沒有徵兆、沒有遺書，甚至連一張小小的便條紙都沒有發現，她就這樣什麼話都沒說，默默地離開。

春風停止了吹襲大地，不再晃動風鈴，不再伴隨紐邦度過熱得難耐的日子。

「不好好說出來的話，會受傷的。」

自從那天以後，這句話不斷迴盪在紐邦心中的山谷。依舊有一陣風，但是一陣刺骨、令人痛徹心扉的冷風。偶爾在紐邦心裡覺得空虛時吹起，高大的山谷發出巨大而低沉的轟隆聲做出回應，

震耳欲聾的回音總會讓他頭昏腦脹，然後隨著冷風的離去又回歸沉靜。

他不懂這一切怎麼會發生，她教紐邦怎麼抒發自己心裡的沉重跟空虛，才不會受傷，但為什麼她似乎卻隱忍著更嚴重的傷？

她為什麼沒有好好說出來？

紐邦將雙手抹了抹臉，不再去想那些事。

手上的機器人亮起了雙眼後的燈泡，藍色的彈珠被燈泡照映著，彈珠裡像一顆小小的宇宙，星光熠熠的樣子，讓紐邦心裡的那份感覺又被燃起。

「紐邦，今天天氣怎麼樣？」機器人的雙眼隨著發出的聲音不停閃爍，每一次都是那麼的吸引人。

「很好，有點涼。」

「是秋天對吧，落葉是不是正在掉落？」

「對，我很喜歡，季節的機制準確地運行著。」

紐邦跟機器人交談了一會，他跳離開沙發，走向餐桌前準備吃飯。

「今天的晚餐是奶油燉菜喔。」紐邦對手上的機器人說著。

「很棒，記得要吃光光喔，那麼今天的練習就到這裡，下次見。」機器人的燈泡快速的閃了幾下，留下一圈越來越小的光暈迴盪了片刻，最後滅掉，又回到普通的樣子。

看著機器人滅掉雙眼的光，紐邦總會覺得一股空虛，接著那陣冷風又開始吹起來。紐邦把機器人擺到一旁，拿起餐具將燉菜一口一口往嘴裡送，雖然嘴巴咬著飯菜，紐邦也不會讓嘴巴閒著，他不斷跟媽媽說著自己又發現了甚麼、或今天切丁的紅蘿蔔還是有很重的土味……等等，把所有想說的話都說了。

結束晚餐後，紐邦和媽媽一同把餐碗刷洗完後，道了聲晚安便上樓去，繼續製作其他機器，一直到時針與分針重合了才躺到床上去。

隔日早晨，紐邦馬上察覺了一件奇怪的事——機器人沒有說話。他以前拆開過幾次機器人，知道它是靠太陽能發電所以不需要電池，而昨天下午擺在窗前曬的太陽應該就夠它撐個兩三天了，怎麼今天在床頭櫃上的它一句話都沒說、連眼底的燈泡都沒有點亮？

紐邦著急的將機器人帶至工作桌前，開始拆解零件，想知道問題在哪裡。

一直到太陽從紐邦的頭頂轉到了他窗前的正前方，月亮也即將代替太陽照亮大地，他還是沒有找出問題在哪裡。他無力的拿下眼鏡，把工具擺到一旁，桌上的書籍已經被他來回逐字查閱數百次，而這時的機器人完全被拆解，靜靜地趴在桌上，紐邦又想起了那天看見的畫面。

紐邦不想看見它趴著，迅速地將機器人轉回正面讓它躺著，同時幾個零件也隨著翻轉的速度掉了出來。他看著那堆零件和機器人的雙眼，要是沒了機器人陪他練習，他還能繼續正常說話嗎？

他會不會又回到小時候，只看得見其他人在身邊，卻和他們一點連結都沒有的時期？他絕對不想回到那時候，身邊的人不斷發出他無法理解的聲音，嘴巴裡吐出好多好多沙子，沙子在他周圍不斷環繞、周旋，身邊的空氣也被沙子佔據了空間，吸不到空氣的他越發急促，一直吸氣、一直吸氣，卻只吞進了無法消化的沙粒，那時的他不知道這是不正常的，只知道很痛苦。

但遇見治療師與機器人後，沙子慢慢隨著舒緩的風流動，不

具攻擊性地漂流在紐邦面前，甚至有些沙子美得像星河、被深藍色夜晚的天空襯映著，他慢慢能夠理解，也慢慢能駕馭身邊的沙子與風。

他決心要修好機器人，於是他開始搬出另一櫃子的書，桌上全都是關於機械的書，不少灰塵被他突如其來的搬運下揚起飛舞著，陽光照射在那些灰塵上，偶爾發亮、偶爾暗沉，在這一片塵埃底下，紐邦將整堆書迅速地來回翻找，想得到一個解答。

「紐邦，你今天不打算吃東西嗎？」門外傳來媽媽溫柔的詢問。

經過幾小時的細究，往窗外一看，夜幕降臨一片深藍，紐邦早已失去耐心，失控地把手上的小鑽子往牆上丟，也將一旁的書一本一本甩到地上，房間不停傳出巨大的聲響。門外的媽媽第一次見著這種情況，馬上打開房門查看，看見紐邦失去意識地在胡亂摔東西，她衝上前去安撫他，急忙地說道：「寶貝，你怎麼了？跟我說。」

霎時間紐邦看見媽媽的嘴裡吐出了許多沙子，他好像認得、又好像不認得，他覺得有一場沙塵暴即將來臨；沙子開始圍繞在母子身旁，紐邦開始在媽媽的懷中微微顫抖，但同時也慢慢抓回自己呼吸的節奏，他害怕這幾年好不容易掌控的沙子又開始令他無法呼吸，絕對不想。

母子倆就這樣蹲在房間裡好一陣子，紐邦調整好呼吸，靜靜的離開媽媽的環抱，轉而抱著自己的膝蓋，看著被他摔在地上的機器人，他發現其中一顆藍色的彈珠脫落了，另一顆還在上頭的甚至碎了。

「為甚麼……我明明這麼努力的要修好它，為什麼怎麼都找不出是哪裡出了問題？」紐邦撿起脫落的彈珠，緊緊握在手中。

「紐邦，有形體的東西總有一天都會壞，有些東西就是這樣，怎麼修都修不好的」，媽媽坐在一旁對著他說，替他拾起其他的部分，並將零件拿給紐邦「我們只能保存剩餘的部分，還有，那些無形的情感是不會毀壞的。」

紐邦開始哭著，心裡好像有一部分隨著破碎的彈珠崩塌了。

「媽媽，她明明知道要把話說出來才不會難過，但為甚麼她卻什麼都沒說就離開了？是不是我說了太多話給她了？」

媽媽想了一會，才知道紐邦口中的她是指誰，「這不是你的錯，寶貝，沒有人想要事情發展成這樣。」

「她不在了，機器人看不見了、也不會說話了，誰要陪我練習說話？」

紐邦回想起這幾年與機器人相處的時間，藉由機器人，他懂了好多道理跟知識，所以在學校與同學和老師的相處很融洽，也因為自己對機器人的熱忱，認真的研讀了好多關於機器的書，終於踏上成為工程師的路；它和治療師陪他度過了好多日子，紐邦才得以讓自己與外界有了連結，而不是封閉在自己心裡。

最後在媽媽的幫助下，勉強將房間整理回原本的樣子。紐邦想把機器人重組回原本的樣子，但眼睛的彈珠卻裝不回去，只好收在工具箱的一隅。要把機器人擺回窗前時，他看見缺失了彈珠的燈泡座底下，有一段粉紅色的紙膠帶貼著一張信紙。但除了那張「同理心」的紙條，他沒有放過任何紙條在機器人裡面，他立即拆下那張紙，躺到床上去。

他很清楚，這是治療師的字。

「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才會發現這封信呢？這段時間我暫時拿

走了你的機器人，希望你能好好跟身旁的人說說話，過一陣子就會還你，希望你撐過去了。

這隻機器人是親手做的，它藉由眼睛上的兩顆彈珠折射太陽光到小小的太陽能板上，我想這些你都知道了吧？讓太陽給他能量跟你練習說話，它就像向日葵一般一直望著太陽，所以說出來的話一定都像太陽一樣溫暖，希望你有好好感受到。

我說過要好好地把手裡的話說出來，我也知道這點你正在練習，但還有一點很重要：我要你試著想想看，要是你的眼睛看不見了，你該怎麼辦？

看不見最喜歡的機器、看不見工程圖、看不見媽媽。很可怕嗎？

在表達出自己的感受以前，我們得以透過眼睛所見，產生心裡的感受與自我的想法，才能把這些轉換為文字；但眼睛失去功能後，我們要看見什麼來產生感覺和想法呢？

答案是，你自己。

我們必須看透自己的心，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才能確確實實的說出自己內心的文句，但我們都知道你並沒有眼盲，還是個很健康的男孩。（所以這就是我說的『同理心』的重要性，有了它你才能設身處地得想像一些你沒有經歷過的事！）

看不見，並不代表與外界失去了連結，只是我們能從更深、更真實的地方找出自己。與自己對話，才能更加認識自己，與自己相處，才能知道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在哪裡、特別的地方在哪裡，最終你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你是個很棒的孩子，看見你慢慢打開自己的心，我跟你媽媽都覺得很欣慰，相信你未來一定會成為一名很棒的工程師。

希望你記住我說的話，文字，很重要，因為它能代替我們表達自己、理解別人，寫下過去、紀錄現在、計畫未來，所以不要放棄開口說話，好嗎？

願你一切順心 治療師昕翎 筆」

紐邦看完這封信，沉默了許久，也不小心落下幾滴眼淚在信紙上；他來回看了好幾次，將信紙重新摺好，黏回原本的地方。

紐特決定尋找出治療師沒說出的話。

他帶上機器人和掉落的那一顆彈珠，躡手躡腳地通過家裡的客廳和長廊，往治療師的屋子直奔而去，走向她最後留下身影的地方。踏上她家的草地時，紐邦的心臟猶如一隻小兔子般、悄然無聲地蹦蹦跳著，也許是他急促的呼吸聲完全蓋過了他的心跳聲。

紐邦走向大門，發現大門深深鎖著。他想起有次和治療師聊天時，和她聊到了一扇窗，那扇窗是她為自己準備的，隨時隨地感到窒息、壓力排山倒海而至時，能馬上打開窗子讓自己呼吸新空氣、看看窗外的遠景，暫時逃離那些令人難以呼吸的生活日常。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快要窒息了，」她說，「所以要自己開窗找氧氣才行。」

為了方便，那扇窗從不上鎖。

「鎖上心房是種防衛，但我習慣開著，不然鑰匙不見的話怎麼辦呢。」

拉的時候必須先往上提，再向屋子外的方向外拉才能打開。

「先親手提起自己沉重的心，才能親手託付給他人呀。」

拉開後，窗子發出一陣許久沒被人碰觸的興奮小語。

「有人能夠替我們卸下心裡的重擔，即使只有一點點，也要

感到開心呢。」

紐邦不斷回想起她說的那些話，眼淚又似乎要泫然而下。他捏了捏鼻頭，振作後開始尋找一點蛛絲馬跡。

這扇窗後接的是她的書房，整齊的書櫃在書房裡靠著牆站立一圈，參差不齊的高矮書櫃讓房裡多了一點裝飾的感覺，像一座小小的城市充滿高樓。紐邦走出書房，把房子裡每一間房間都走過了，也把前一陣子和她的回憶通通喚起溫習了一遍，但什麼東西都沒找到，毫無收穫的他最後又回到了那扇窗前。

紐邦站在窗前，月光隨著冷風滲透進他的肌膚，他感受到一點寒冷和心理空虛得發慌的感覺。他把機器人和彈珠從口袋裡拿出來放上窗框，藍色月光的照射下讓機器人也變的冰冷，像是外層結了薄薄的一層霜，一旁的彈珠除了原本露在外頭的那一面被磨過、消了光外，剩下的殘骸一如往常地折射所有碰觸到它的光，再以它自己的色澤折射到另一個遠方去。

「到底自己忍受著什麼不讓我知道……」，紐邦小聲地把話纏繞在嘴邊，手指沿著窗框的軌道，把彈珠來回推動著。「在她的眼中怎麼都揣測不出來？」

紐邦提起沉重的腳步，走向他們最後一次見面的那間客廳。他坐在自己平常坐著的那個椅子上，想像她依舊在自己面前，對他說一些課本上沒教的事情，又或者是發發牢騷，說自己的研究報告又卡關、已經江郎才盡了。

那一切好像昨天才剛發生過，對於今天來說卻已經遙不可及。

紐邦順著大理石桌的紋路，起身走向她的椅子，他在治療師的椅子上坐下，視角、高度完全不同，跟他坐在另一邊看見的完全不一樣。他順手拿起放在一旁的資料夾，想起這一堆資料夾都是夾著病患的看診履歷，紐邦開始翻找自己的那一個資料夾。

不過少頃，他就找到了跟機器人顏色一模一樣的資料夾，上面用最熟悉的字跡寫著他的名字。他的雙手碰觸到自己的資料夾時忍不住微微顫抖著，裡面寫著什麼？她是怎麼記錄他的？裡面有多少她沒告訴自己的事情？

紐邦緩緩打開資料夾，裡面除了紐邦簡單的病歷表外，還夾著一張八開大小的紙。

那是他最熟悉的兩樣事物，機器人和工程圖。

紐邦急忙把資料夾丟到一旁，仔細端詳著那張工程圖。圖的中心就是紐邦的機器人，許多支線從不同部位延伸出去說明著各種功能，上頭還記錄著治療師做過什麼調整、未來還能怎麼改善情況；看著這些猶如流星雨般流過的文字，紐邦不想遺漏任何一顆流過自己身邊的流星，緊緊抓住卻又被灼熱的溫度給燙著而不得不放手，紐邦慌了；他跑向那扇窗前的機器人，帶上彈珠和工程圖再度抓狂似的直奔回家，他把三樣東西全部放在桌上，雙手叉腰不停來回踱步，調整自己的呼吸，吐出的空氣中還滲有一點濕冷深夜的味道。

他坐在書桌前，猶如平常做作業時一樣，打開小燈、拿出工具箱和眼鏡，開始研究圖上每個角落。最後閱讀到關於機器人的「心臟」時，那是紐邦從來沒有拆解過的地方，上面用紅筆圈了好幾個圓弧註明著「使用期限：未知，隨時都有可能停止且無法修復」，他馬上開始拆解機器人，找到那顆「心臟」；一顆正方形的小盒子，只比彈珠大一些，但重量卻是兩三倍，許多其他部位都有電線連接到這顆「心臟」，包括眼後的小燈泡，紐邦認為這是決定機器人是否還能運作的核心，雖然是以太陽能作為能量來源，但失去了運作核心，再多能量也不夠，也就是說，這顆核

心已經壞了。他想直接拆開這顆「心臟」，但他害怕自己拆開後沒有辦法再組合回去，到最後連修都修不好。

「不可能……」紐邦不甘的繼續在工程圖上找其他線索，「一定有什麼辦法可以修好的……」，但來回看越多次，他心底越明白，紙上真的沒有寫其他方法。

最後他決定還是將核心拆開，除了如此別無他法。

他拿起工具，仔細將正方體上所有的電線拆除，只剩下一顆赤裸裸的「心臟」；他在工具箱裡翻找著鉗子，把核心的其中一面打開後，裡面除了錯綜複雜的電線外還有東西，是一張和貼在眼底一模一樣的紙。

紐邦毫不猶豫打開信紙，上面的確是治療師的字。他默默在心底念起內容：

「紐邦：

這陣子都沒辦法替你進行諮詢，真是抱歉呢。我自己也因為一些事情亂糟糟的，雖然也想找你來發發牢騷，但這不是你必須替我分擔的，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隔離一陣子。

你的機器人，也就是我的研究報告，作用在你身上非常顯著，也有其他孩子因為我的機器人開口說話，我滿心雀躍的提交了研究結果，希望更多人接受幫助，但其他人卻對我說『根本只是胡扯』、『只不過是學會說話了，有什麼好研究的？』這些話全盤否定了你和我之間的聯繫；他們完全不懂文字對我們來說有多重要，我說的『我們』指的是身邊所有人，如果我們失去了說話的功能，何來的理解與包容、何來的表達與關愛？這世界會剩下什麼？

對於這個結果我只能說抱歉，我用盡力氣地想讓這世界存在更多一點真實的感情關係，不想讓大家都用虛假的言語包裝自己、傷害他人，同時擁有文字和同理心才是最正確建立起信任的用法，我們才能在這世界探索精彩的事物。

但這一次我被其他人的文字深深傷害，很諷刺吧？我所喜愛的文字變成尖銳無比的刀刃直直刺向我的心臟，流失的是熱情和動力。我不再認為自己有資格再跟你們說文字有多重要，畢竟我自己被這東西傷害到心裡最深處，很難受的忍耐著，說出的理論都會是違心之論。

無法繼續幫助你們，我會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彷彿機器人失去了最重要的核心，我恨不得把自己狠狠摔壞，永遠都修不好。

我知道自己有些偏激了，我告訴自己必須為了你們繼續做研究，你們也陪我走了好長一段路，但這一路上要同時要忍受精神與身體的折磨，還有個傷口在心裡隱隱作痛，就算打開胸腔也找不到，所以治不好，我已經不想再靠吃藥去強顏歡笑、去作夢，也不想面對亂糟糟的世界和自己。

在這個大家都不互相理解的時代裡，我很慶幸能遇見你這麼乖巧的孩子，懂得默默傾聽我、主動表達回饋我，常常想著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樣就好了，所以我才想留一封信給你，你比我有著更強大的信念，對我來說是個希望，希望你能理解我、希望你能替我改變他們。」

到了信的結尾，是一道被撕一半的裂痕，紐邦看了許久才理解兩封信是接在一起的，他又將機器人眼底的信拆了出來，把兩

封信從頭到尾又讀了好幾次。眼底的信寫的不過是紐邦認為治療師表面看上去的樣子，永遠那麼正向、理性還有聰明，而黏在核心下的信才是真正的治療師的情況，受傷的她很無助、很害怕，那些才是她真正想說的話。

而她，全都藏在「心底」。

一瞬間接收了大量訊息的他覺得自己快要無法負荷，總覺得心裡有什麼東西被拿走了。但紐邦知道，她會留下一封信給自己，代表他對治療師來說還是一個希望，他被治療師信任並任命去接續她尚未完成的遺願。紐邦把信折回原本的樣子，和前一封信一樣黏回原本的位置，再花將近半天的時間依照工程圖把機器人組回原本的樣子，看見機器人又完好如初後，紐邦安穩的在書桌前趴下睡著，任由陽光灑在他滿是淚痕的臉頰上。

在這個過程中，紐邦心裡空缺的那一部分，慢慢填補了回來。

晝夜再度交換了上千次，無數的雨滴落下，伴隨著被風吹下的枯葉，紐邦蓄了一點鬍子，臉上多了幾道光陰的腳步，頭髮也被歲月染上一抹白；他坐在老舊的工作桌前，提筆寫著一份要提交給國家的工程圖企畫草案，他發明許多幫助人的機器，幫助盲人安全行走的系統、替失去雙腳的人代步的機械，還有教導小孩說話的機器人；現在的他是個工程師，也是個作家，紐邦替每個機器寫出屬於他們的故事，做為教導小孩說話的機器的基底，再由系統念給小孩聽，得知這些驚人的作品全部都由他一手設計和創造後，國家單位想與他合作，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紐邦原本就樂於助人，於是答應讓國家大量製作他發明的機器；他用自己賺的錢，揹著行囊開始自己的環球旅行，透過一個

人的旅行，他學習如何與自己交談，也更加了解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紐邦學習不同語言與不同的人交談，學習不同的文化讓他更加明白自己與他人的差別，尋找到自我價值；紐邦常常在旅途休憩中寫作，寫下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感觸，雖然寫下的都是隻字片語，但回國後他便會將這些形容詞或名詞織成一篇令人溫暖的文章。

旅館房間裡，紐邦坐在床上，將被子半蓋在腳上，開著枕頭旁的夜燈，一邊看著今天拍下的照片、一邊感受著照片引導他寫下的字句。

完成一個段落後，他放下照片和筆，從衣領裡拿出脖子上的項鍊端詳著；那是一顆透明的藍色彈珠，很輕，上頭用瓜子狀的金屬抓著，再由一圈小金屬圈串起，而開始離家旅行時紐邦想隨身帶著，便把它做成項鍊，而少了一顆眼睛的機器人也陪他旅行、總是靜靜地躺在他的行李箱裡。

「與他人做起連結，不要封閉自我；」紐邦放鬆了身子、調整枕頭，並找了個舒服的姿勢躺下。「看見自己，與自己交談，自己的存在價值取決於自己，而非他人。」

「不好好說出來的話，會受傷的。」

進入夢鄉前，紐邦聽見似乎有個熟悉的聲音和他重疊在一起。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通識中心的老師和助理們用心舉辦了文學獎，也感謝給我肯定的評審老師們，最慶幸的是有位老師在會後主動與我補充她的想法，我想比起得獎這更珍貴。跟校內高手們較勁，才能發現自己的不足。最後感謝那截止日前一個月鼓起勇氣寫作的我。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敘寫機器人及表達障礙的孩子之間的互動。

■ 林雅玲老師：

從語言治療出發，探討語言的力道，從中窺見愛。

■ 顏美娟老師：

故事正向且勵志，具感染力。

排名	佳作
班級	流行音樂二甲
姓名	李岱樺



千歲之日常

南鯤鯓代天府內，緊張的氣氛蔓延。從筊杯、到抽籤的官員，從信眾，到五位德高望重的千歲。

五位王爺坐在神位上，俯視著抽籤現場；負責抽籤的官員用筊杯擲出一個又一個疑問句，卻遲遲等不到千歲們的答案。

「李大哥，真的不抽出籤詩啊？」坐在李王爺的身旁，五府千歲中的老四，朱王爺握著手中的籤詩如此問。

「是啊是啊，雖然今年決定不解籤，但是至少要把內容公佈出來吧？」二哥池王爺有點著急，眼光飄向還剩三分之二桶的籤。

「嗯……再看看。」被尊稱為大哥的李王爺，手中的煙斗飄著無奈的煙，露出了難得的猶豫神情。很少有事情能困擾他那麼久。

或許是好意總是被惡意曲解？又或是大家都不願聽實話？

沈默，空氣沈重的凝結。

筊杯一次次的迴響，吳王爺看向李王爺打結的眉頭。本想開口，但想想又收了回去。

「怎麼了老三？是在擔心什麼嗎？」李王爺彷彿看穿了吳三王的心思，但三王爺只是搖了搖頭，望向籤桶中只剩一半的籤。

「三哥別擔心，大哥只是在想要不要給出答案罷了，畢竟籤

詩……」范王爺安慰著，內心止不住的心虛。

「唉，又是下下啊……」朱王爺看著手中的詩，內心一萬個無奈；實話實說對現在的五府千歲來說太難了，傷了人民的心，但卻又無比真實。

「你們覺得，究竟是因為人民不願意聽實話，還是我們的好意總是被曲解？」李王爺深吸一口草煙，口中的煙隨著問句緩緩吐向抽籤官。

「忠言逆耳吧……人民若不動手翻轉自己的命運，再多祝福有什麼用？」三王爺開口，專職斬殺迷惑眾生的邪神，這個道理他再懂不過了。

「是啊……就算被曲解，還是有人願意相信真相，不過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朱王爺如此說；他解得出深奧的文學涵義，卻解不出人心。

「嗯……兩位說的都很有道理，所以該怎麼做，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吧？」李王爺起身，籤桶終於只剩三支籤。

「咦，真的要……無示籤首？！」池王爺驚訝，其餘王爺皆離座，眼神也是止不住的訝異。

「就讓島上的眾生自己決定未來吧。」李王爺又吸了一口煙，看向現場被視為最後希望的最後一支籤。

「因為人心所導致的後果，只能由相信真理的人方能化解。」李王爺如此告訴四位結拜兄弟，一邊走出神壇。

最後一個陰杯落下，五位王爺拿著信徒進貢的禮物，留下正殿中的一片譁然，和同樣供奉於正殿的註生娘娘，一起前往代天府左殿向城隍爺與土地公拜年去了。

「萬善爺，這次的香火也拜託你囉。」范王爺開口，和朱王爺扛著兩大箱香火，走向代天府後殿的萬善堂。

廳堂內，被稱作萬善爺的小男孩從瞌睡中醒來，稚嫩的臉龐，伸了伸懶腰，看向兩位大人，還有放在箱子上的兩包糖果。

「咦咦還有這麼多啊……」萬善爺從位子上走下來，接下兩個大箱子，臉上大寫的不耐煩，他昨天沒睡飽，只為了處理參拜民眾的祈願。

「昨天抽國運籤你忘了嗎？最後兩箱了啦，別那麼氣嘛～來，給你的蜜餞和麥芽餅。」朱王爺摸摸萬善爺的頭，語氣和善。

「喔喔喔是蜜餞！！果然是朱爺對我最～好～了～」，萬善爺終於露出了笑容，雖然背負神明的重責大任，但是骨子裡依舊保有生前孩童的純真。

「這是李爺說要給你的，遇到他記得說謝謝。」朱王爺口氣溫柔，一會將萬善爺抱在懷裡，一會又接受他的餵食。范王爺看在眼裡，內心被這一大一小，宛如父子的互動治癒了；不禁想起五府千歲中跟萬善爺最親的就是朱王爺，而他自己呢？不，范王爺覺得自己並沒有把萬善爺當成普通的小孩子，只是朱王爺身上似乎有種氣質；一種不同於其他三位兄長跟自己的氣質，讓他看起來就像一位溫柔又可靠的大哥哥，跟他在一起似乎一切煩惱都消失了，或許是文字的力量不像其他神力那麼剛烈？又或是朱王爺當初自願擔當留守代天府的重任？

「嗯……也許是自己不夠溫柔吧？」范王爺自言自語著，一邊朝正殿走去。

「咦咦你說什麼？」朱王爺開口。

「喔沒啦我還想到我工作沒做完。」范王爺說到，他可沒忘記自己的本分。

「阿對齣！我桌上也還有一堆籤詩沒解啊啊啊啊——善爺

抱歉拉，下班後再找你玩囉，我跟范爺先回正殿了。」朱王爺終於想起自己的工作，於是捨不得又摸摸萬善爺的頭。

「喔……好吧，我也有功課要寫，說好的下班後要一起玩喔。」萬善爺走回坐位，向兩位王爺告別；朱王爺一邊跟范王爺走向正殿，一邊聊起最近關於人間的事。

走回正殿，就看到李王爺跟吳王爺正在跟某人講話，朱王爺一時沒認出來，倒是范王爺一眼就看出眼前的陌生人。

「靈安尊王！？什麼風把你從萬華吹來啦??」范王爺彷彿用了擴音器一般地驚訝，在場的眾神都嚇得不輕。

「你是看到鬼了嗎？別那麼大聲啦……話說青山王爺你怎麼會來這？」朱王爺遮住差點聾掉的耳朵，認出了從台北殺來台南的青山王。

「喔，呃……就……你們這次沒有抽出國運籤對吧？是因為預測到什麼不可描述的……事情？」青山王有點擔心地開口，他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覺得今年應該會出事情，但又說不清是什麼。

「沒什麼大不了的啊，只是又預測到下籤而已，你也知道我們家今年決定不解籤了。」李王爺眼光飄向正門，語氣隨著煙霧飄向空中。

「好吧，我也看到新聞了，你們也有自己的無奈，只是我一直有種感覺，今年會比往年更危險，我希望是我多慮了。」青山王鬆了一口氣；這座島上什麼鳥事都有；就算再倒楣，還是可以克服的嘛。

「多慮？不見得喔，你有沒有發現最近言靈有增長的跡象，而且還越來越囂張了？」池王爺不知從哪走出來如此說道。

「我是不覺得意外啦，看看現在的政府官員就知道了。」青山王聳了聳肩說到，身處人心最複雜的地方，每天清除由話語中的意念所化身而成的言靈，早已成為他的日常；再看看現在的局勢，他早就不意外了。

「其實我也有差不多的預感，總有種山雨欲來的既視感，可是我們也不能過度干預不是嗎？」池王爺說。

「是沒錯啦，只是看看現在的情況，確定真的沒問題？我不覺得我們的國家只靠總統就能撐起來，更何況現在的情勢也不太行。」青山王這麼說。

「這點我們都知道啊，所以你來這還有其他目的嗎？」李王爺端起煙斗大吸一口煙，試圖將那些惱人的煩惱隨著煙霧飄散在空中，他實在想不透，青山王爺為何會大老遠從萬華跑來台南，這是有什麼好緊張的？不過是個下下籤而已。

「我只是想跟各位說，最近我在自家附近清除言靈的時候，發現很多言靈居然開口講話了，而且都在重複說同一個單詞——和平協議，我在除夕夜的時候還一次碰到十個，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來這裡。」青山王語氣平和，但還是稍微透露出些許緊張。李王爺察覺到了青山王的不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原來是這樣啊……也難怪你會緊張到跑來這裡，如果有馬上驅除的話應該是沒問題啦。只是為什麼都在講同一句話呢？」李王爺如此安慰，畢竟言靈這種東西，不要讓他們大量聚集起來都不是問題，只是每隻言靈都在講同一句話讓他有點在意。

「人間界的情況吧？我們之前不也也遇過一樣的情況？只是青山王爺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吧，

畢竟台北比我們這裡複雜許多。」范王爺倒是不太緊張，他相信青山王的實力。

「等一下，我們幹嘛擔心這麼多？又不能解決問題，人的事情他們自己解決不就好了？」朱王爺不解，畢竟神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是沒錯啊，可是我們神靈界總不能被影響吧？如果我們這出事情，人間界也會跟著遭殃的。」吳王爺開口。

「也是……」朱王爺可以理解，神明也會嫌事多，雖然不見得是誰造成的問題，但是如果人間界受影響，最後還是要他們來解決。

在一陣閒聊後，五位王爺送走了青山王；而池王爺還在思考剛才談話的意思。所謂的「民意」永遠是無解的，這點他再懂不過了；他想起常常在漁港邊遇到的，總是抱怨漁網收成不夠多的言靈。

池王爺擁有庇祐漁民滿載而歸的能力，如果漁民能得到祭拜他的權利，必定滿載而歸。只是他無數次的看著漁民濫殺與濫捕，不顧勸告地葬送無辜的生靈只為了一時的私慾與貪念，自己自然無法容忍這種事情發生。但是漁民們只祈求漁獲，所以，那些輕視生命的漁夫漁網裡不再天天收穫，就算漁民再怎麼誠心，依舊無法改變，那是池王爺沈默的失望，也算是無形之中的懲罰。

就在池王爺回憶那些在海上的記憶時，李王爺拍了拍池王爺的肩膀，將他從記憶的汪洋中拉了回來。

「怎麼了？在想什麼？」李王爺關心的問。

「也沒什麼，就是想起一些以前跟漁民一起出海的時候，他們為了魚翅把鯊魚鰭割掉，放任鯊魚自生自滅的事……」池王爺不願再多想，說多了只有無奈。

「原來是不懂尊重生命的人啊……想當初你一邊拍桌一邊形容他們的作為，還嚷嚷著要懲罰他們呢。」李王爺還記得池王爺是如何譴責，用嫉惡如仇來形容他真是再適合不過了。

「是啊，但是看他們的收成都不理想，我就覺得沒差了，這也算是他們自食其果，因為剛才跟青山王談到言靈的事，想到這個，你也知道我在港邊常常遇到抓不到魚的言靈——所以我在想，是未完成的心願執念太過強大，才會導致言靈開口講話吧？可是一隻兩隻就算了，一大群言靈還講同一句話事不是不太對勁？」池王爺疑惑。

「所以這就是我們神明的職責啊，我們在元宵節後就開始調查吧，畢竟目前為止也沒造成什麼大危害。」李王爺示意池王爺放心，畢竟擔心再多，還是日子過好比較重要。

「啊……也是，大過年的，還是別想那麼多不吉利的事，對了，剛才青山王是不是送了一些點心過來？等等一起跟其他王爺還有娘娘們一起吃吧？」池王爺講到吃的，眼睛就放光。

「等晚餐吧，我們還有責任未完成呢。」李王爺提醒池王爺大家都還沒下班。

「噢好吧，我開始期待晚餐了～」池王爺把內心的雀躍哼成歌，跟著李王爺回到工作崗位去了。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將我列為佳作，我沒想到當初一時興起寫的文章居然能得到好評。我當初以神明為題材時，發現我們台灣所信仰的千歲王爺，是由生前立下功勞的英雄所化身而成的；既然成為神之前是人，那應該還是有人性的吧？所以我在寫文時並沒有依照傳說中的嚴肅與一板一眼的特性，而是讓王爺像現代普通人類一樣過生活（只是煩惱不同），畢竟現代問題需要現代手段來解決。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以神明的日常對話結合台灣的社會狀況，批判簡潔有力。

■ 林雅玲老師：

王爺千歲佑民之日常，想像奇特。然從諸神閑話和平過渡至漁業保育，中間宜再鋪陳。

■ 顏美娟老師：

有在地特色，如果故事內容再豐富些會更佳。

排名	佳作
班級	企管三乙
姓名	蔡宗瑾



回憶迷宮

遙記得很久以前的某個夜晚，那時正逢冬轉換春季，乍暖還寒時。躺在床上的我還穿著長袖棉質睡衣，蓋的也還是厚重的羽絨被。電風扇在冬天時被我嫌棄太佔空間而丟在樓下客廳一角，但現在已經深夜，身體的疲憊也讓我實在不願意起身，更別說把它搬上來。每次到了這個時節，都會悶熱得讓人難以入眠，背上的汗珠一顆一顆滲出又貼著棉質的衣服，更讓人感到不適。

我試著反覆把棉被掀開、蓋上，又或者把它捲起來抱著，甚至把它壓在身下。但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方法能讓我成功的進入夢鄉。

「算了……」我決定放棄抵抗，打開身旁的小夜燈，準備離開房間到樓下將電風扇扛上來，希望它可以讓這悶熱的房間舒服一點。

燈光有一些刺眼，我揉了揉雙眼適應一下光線，眼睛半開半閉著下了床，離開了房間。一盞樓梯燈無法完全照亮整條走道，使得我往下看有一半都是黑漆漆的，加上前幾天才剛看完一部恐怖電影，現在又是凌晨時分，這樣的情景下總令人感到心慌。

「找到後趕緊回房間吧！」我心想著。

下樓後開了客廳的燈，立刻就看到電風扇佇立在客廳角落，

上面還沾了些灰塵，我拿了一旁的衛生紙仔細擦拭了一下，就趕著將它扛回房間。

「喀！喀！喀！」客廳的日光燈突然發出了奇怪的聲響。而後開始一閃一滅，持續了大概幾秒，最後再也沒有亮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啊？」我抬頭看了一下天花板。如此詭異的情形，嚇得我有些驚慌失措。

那現在該怎麼辦？要叫爸媽下來看一下嗎？還是假裝沒事先回房間？電風扇還要拿嗎？可是這麼暗，還要扛個東西過去好像有點危險。

「可以幫我一個忙嗎？」正當無數疑問在腦海裡交戰時，身後傳來一個稚嫩的童聲，應該是女孩子，同時感覺到有人戳了一下我的肩膀。

「誰？」我猛然回頭，卻沒見到半個人影。真是見鬼了！

「嗡嗡嗡嗡……」不知是有些驚嚇過度還是怎麼回事，突然的一陣耳鳴伴隨著強烈暈眩感襲來，讓我招架不住。一瞬間，四肢感到一陣發軟，身體失去了重心。

而後，我閉上了雙眼……

在那之後，也不知道是過了多久。當我再次醒過來時，周圍的場景已經從家中的客廳變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景象。

「這是什麼地方……？」我坐起身，環視了一會兒。四周放眼望去皆是一棵棵高大的松樹，樹梢上積了些雪，就如童話中才會出現的景象。身下壓著的也是整片的冰涼。抬頭仰望，夜空中高掛的上弦月皎潔明亮。

「嗨！」同樣的聲音又從背後響起。

我猛然回過頭，只看見了一個人形。個頭只有半個我那麼高，身穿一襲黑色的罩袍，連身的帽子有些過大，蓋住了她的頭及大半張臉。

「妳是誰啊？我們認識嗎？」我問，並想試著看清楚她的模樣。

「嗯……或許吧！」她的語調略帶俏皮說道。「對了，妳可以叫我『憶』，回憶的『憶』，我想請妳幫我一個忙。」她接著說。我有些反感，這個小孩子也太沒有禮貌了吧！哪有人剛見面沒幾句就要求人家幫忙的。

「妳可以帶我離開這裡嗎？」她不顧我還沒答應，就自顧自的說出她的要求。

「我連這裡是哪裡都不知道，要怎麼帶妳離開啊？而且哪有人隨隨便便就請陌生人幫忙的？妳都不怕被拐去賣掉嗎？」我想對她表達出心裡的不滿，沒好氣的說道。

「妳又不是陌生人……」憶緩緩吐出這句話，語調有些哀怨。

「而且妳既然有辦法把我弄來這裡，應該也知道怎麼樣讓我們回去吧！」我無視她的回嘴。

「嗯……」她像是沉思了一下後又說：「我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語氣有些不確定。

「到底是怎樣啦！」看到她這個樣子，我感到有些頭疼。完全不解這個小鬼，把我弄過來這地方，到底要做什麼。聽她剛才說的話，好像是在這裡被困很久了，希望我帶她離開的樣子。

「總之……妳看一下就知道了嘛！」憶的語氣有些急。

我還沒來的及反應過來。只見到憶好像揮了一下右手，眼前的景象馬上從剛才的松樹林換到了一處非常大的山洞口前，洞口

還佈滿著異常粗大的荊棘植物，將通行的道路整個覆蓋住。

「前幾天，我找到了這個地方。我猜，這裡就是可以出去的路。」憶慢慢的說。

「這裡？」我疑惑的看著她，又看看幾乎將山洞口完全封死的荊棘。

「我在這裡待了那麼久，一直在找尋出去的路。但是不管往哪兒走，都只能看到滿滿的松樹。」她繼續說著。

「只有這裡！長得不一樣！」憶用左手的食指指著山洞口。

我不否認這番推理的可能性，但是說不定只是巧合啊！而且那堆荊棘，光是看著就令人不寒而慄。如果真的要進去，不就必須將它們全數斬斷？那總得有個工具之類的吧？

「給妳！」憶好像聽見我的心聲般，不知道從哪裡變出兩把斧頭。並將其中一個比較大的遞給我。

「我想，如果我們一起把這片荊棘砍掉，或許就可以出去了。」她開心的說。我感到一頭霧水，妳費了那麼大工夫把我弄來，只為了找一個人陪妳做體力活？

我接過她手中的斧頭，看著她充滿幹勁的表情，也不忍回絕。最後嘆了口氣道：「算了！就試試看吧！」

斧頭的重擊聲此起彼落，我們兩人不知道已經持續的進行了多久。我的雙手已經開始痠痛，手掌也微微紅腫。倒是這片荊棘，非常神奇的，完全沒有任何的動靜。

「累死了！」憶停下了動作。把斧頭扔在一旁，她自己則直接癱坐在地上。也是，我一個成人都會累，何況是小孩子。

「我要先休息一下，妳繼續加油吧！」憶丟下這句話後，起步移動到離我不遠處，然後順其自然的躺下。

「欸！欸！」我叫喚著她，卻只得到她用鼾聲回應。這個臭小鬼，居然就這樣把責任理所當然的推給我。

「好啊！我就一個人繼續，等我解決掉它們，就丟下妳自己出去，讓妳在這裡再多困幾年」我一邊繼續動作，一邊咒罵著。突然間一個手滑，竟然將斧頭甩了出去。

「砰！」斧頭掉落在地上發出了聲響。也許是受力的關係，它竟被我甩飛到了離我們大約五大步的距離。我嘆了一口氣後，拖著步伐，要將它撿回來。不知是因為久站，還是心靈的折磨，總覺得腳上像綁著鉛塊似的，踏一步比一步沉重。

「這樣不行喔！」正當我好不容易走到可以觸碰到斧頭的距離，在我要彎下腰將它拾起的瞬間，一個有些沙啞的男聲傳來。我抬起頭，便看到了那個人的身影。一身白色連身長袍，雪白的頭髮在頭頂用木簪盤成髻，餘下的鬢髮與同色的長鬍鬚自然垂下。手中握著木製的長杖，笑咪咪地站在我眼前，也許是因為這身裝扮在雪地中成為了很好的保護色，才讓剛才的我沒注意到他的存在。

「這樣是不行的。」老爺爺又說了一遍。

「什麼不行？」我問。

「那個，用這個是砍不斷的。」老爺爺用那滿是皺紋的右手指了一下山洞的方向，再回來指著地上的斧頭。

「您的意思是這個太鈍了嗎？沒辦法啊！我只有這個……」我一邊說，一面要彎下腰準備將它撿起。

「跟我過來。」老爺爺笑咪咪的說完，便轉身往反方向一步一步的緩緩走去。

我有點摸不著頭緒，應該跟著他過去嗎？會不會有危險啊？我轉頭往剛剛的方向看了一會兒。那個沒良心的小鬼還躺在地上

睡的正香。離開一下應該不要緊吧！

老爺爺拄著拐杖緩慢的前行，步伐持續了許久，終於在一面結冰的湖泊前，停下了腳步。

「 嗯……」老爺爺皺了下眉頭，用木製的拐杖敲打兩下湖面。「妳站上去。」他轉身對著後面的我說。

我猶豫了一會兒後，照著他說的，小心翼翼地踩著在湖面上的每一步，深怕下一刻，腳底的冰磚突然碎裂。

「好，在那裡就可以了。」老爺爺在岸上喊著。我停下腳步。還好，我害怕的事情沒有發生。「妳跳一下。」他接著說。

我低頭瞧了一下結冰的湖面，以前曾聽過人家說在天氣寒冷的國家，在湖面結冰時，都會有好多人在上面溜冰。聽到的當下總覺得新奇，特別想嘗試看看，但現在，那份感覺完完全全的被恐懼取代。

「沒事的，跳一下。」老爺爺摸了摸白鬍鬚說著。

我硬著頭皮，盡量用最少的力氣「跳」了一下。落腳時，我刻意看了一下。嗯！很好，沒有裂痕。

「再跳！」老爺爺在岸邊敲了敲拐杖喊著。

我開始緊張了起來，卻又照做了一遍。當然，還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繼續跳！」老爺爺繼續喊著。

我已經開始有些不耐煩，乾脆什麼都不顧，順勢地跳了一下，也沒有控制力道。不知道是真的用力過猛還是怎麼的。落腳時，我看見了腳下踩著一條一條像蜘蛛網形狀的裂痕，然後那形狀又漸漸往外延伸。最後，冰面坍塌，使我一個重心不穩跌入湖中。

我本能的在水中掙扎著，但似乎一直沒有縮短和湖面的距離。低頭一看，自己的四肢竟被不知何處冒出來的水草纏住。我下意識著甩著雙手想掙脫它們，卻也無濟於事。

「沒事的！沒事！」在意識模糊之際，我好像聽見了老爺爺的聲音。在迫使自己冷靜下來後發現，我在水中居然可以呼吸。

我雙眼定神往前方一看，看見了一面四方形，如同投影的畫面。從一片空白到顯像不到幾秒。看著逐漸清晰的畫面，我感到有些熟悉。

影像一開始出現的是國小四年級的我，那時因為優異的語文成績被導師推派參加校內的國語文字音字形競賽。比賽的規則是國字的字型和字音各一百題，限時二十分鐘，判定名次的標準我也不記得了。出題的範圍都是國中課綱的生字，所以參賽前不免一番練習。記得當時班導每天都印了三四張卷子，讓我回家練習。因此我每天都比別的同学多一份回家功課，當然也免不了少了許多休息的時間，讓當時的我既不習慣又倍感壓力。然而，最後還是沒有得到名次。雖然老師一再鼓勵我，但內心還是難免失落。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沒有得到名次，而是不喜歡花費很多時間和努力後，卻得不到任何收穫的感覺。

接著畫面切到國中一年級的我，那時正在也因為差不多的原因，參加了校內的朗讀比賽。當然，情形也跟上述一樣。而後，畫面開始播放著類似的經驗：努力做很久的美術作品，最後只拿了一個平平的分數。幼稚園的時候，努力把自己的房間和客廳打掃乾淨，只希望得到爸媽的稱讚，沒想到她們最後只看了一眼後，也沒說什麼。

最後的畫面來到高中一年級的我，那時候剛考上心儀的學校，

脫離了國中時那段每天被考卷和參考書，還有老師的恐嚇以及被父母施加的壓力追著跑的日子。準備開始「閃閃亮亮」的高中生活。非常開心前三年的壓力終於可以獲得釋放。並期許著之後能交到許多朋友，參加自己有興趣的社團。幸運的話，也許可以談場戀愛。

但是，那三年的生活並沒有想像中美好。我好像總是在人際關係上頻頻撞壁，課業的難度也超出預期，感覺好像怎麼努力都不會起色。戀愛，想當然也是沒有談。

好像很多的東西，都跟別人說的，還有自己當初想的不一樣。也是因為這樣的經驗，開始讓我害怕付出努力，甚至不願意。

看完這些後，心中突然湧出一絲酸澀，隨著是一股窒息感襲來。空氣像被抽乾似的，我大口大口吸著氣，卻不知不覺喝了一大堆水。鼻腔和喉嚨感到滿滿的酸嗆，像溺水的感覺。

過了不到幾秒後，我感受到纏在四肢的水草好像鬆開了，感覺有股力量幫著身體漸漸往湖面浮，最終上岸。

全身溼淋淋的我，坐在地面上大口大口的喘著氣。一陣涼風吹過，我不禁打了個冷顫，還不忘剛剛各種不舒服的感覺。又一股鼻酸襲來，使我終於崩潰。

「再晚一點救妳，就要出事了。」我聽見老爺爺的聲音傳來。在模糊的視線中我看見他緩緩的朝我走過來。我卻沒有心情回話，繼續低頭哭泣著。

「本來妳不會吃這麼多苦頭的，沒想到出了點小意外。」他一派輕鬆的說著。我沒有興趣理會他所謂的小意外指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待的空間，叫做回憶迷宮。」老爺爺繼續說道。

「回憶迷宮？」我抬起頭問道。

「人的心裡都會有一些不開心的回憶，會隨著成長的時間慢慢排解。但那些過不去的回憶就會在心中不斷堆積，漸漸的會形成一座回憶迷宮。」老爺爺的眼神慈祥的說道。

「我過不去的回憶……？」我啜泣問道。

「就是妳剛剛看到的那些……」老爺爺停頓了一下後又繼續說道：「妳總是害怕努力的一切都得不到美好的結果。也擔心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就是因為妳和它們過不去……」

「可是啊！大家不是常常說嗎？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事情都是徒勞無功的呀！」老爺爺微笑了一下。

「但我就是不喜歡……不喜歡這種感覺……」我啜泣說道。

「或許，妳可以換一個角度想想。例如……」老爺爺坐到我的身邊，把一旁的拐杖平放在另一側。

「語文競賽雖然沒有得到名次，但是因為練習的過程中累積不少單字量，讓妳上了國中後那方面的學習比其他同學要來的輕鬆。」老爺爺摸了下鬍鬚說道。

「高中的經驗……看來真的讓妳很不快樂，但妳因為那段日子學到的經驗。才讓妳現在過得比以前順遂的多啊！」老爺爺微笑道。

我細想了一下，的確，我是因為那些經驗，知道自己總是不善於處理「人」的問題，才會開始改善，去學習。而後大學的生活才逐漸順利，心情也逐漸變得開朗，當初高中沒有完成的夢想也一一在後來的日子實踐。

「恐懼呀！就像一個枷鎖，它困著妳，限制著妳的行動，會使妳動彈不得。當然，也會讓妳失去很多機會。」老爺爺摸了下我的頭，後又溫柔的說：「別總想著付出會不會有收穫，只要想

著……」

「多出來的努力，都不會浪費的！」老爺爺的語調搭配著這番話，讓我心裡得到了一絲寬慰，也不自覺的濕了眼眶。

「我給妳的提示就到這兒了，妳仔細想想後，趕緊回去吧！那孩子需要妳。」老爺爺撐著拐杖，有些吃力地站了起來，便往前方走去。才沒走幾步路，就化成一陣風，消失在我眼前。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彷彿聽見老爺爺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我突然想起被我丟下的憶，用衣袖隨意抹去淚水，稍微整理一下，便起身走向剛才的地方。

遠遠的就看到憶在山洞口附近繞啊繞的，像是在找尋我的身影，我趕緊過去。

「妳跑去哪裡摸魚了啊！」她看見我走過來，用有些責備的語氣說。妳自己跑去睡覺，還好意思指責我。

話說回來，老爺爺給的提示，我都還沒想明白。他剛剛說了什麼來著……？

回憶迷宮？恐懼？枷鎖？限制？

「欸！欸！我在跟妳說話呢！」猛然回過神，看到憶在面前又是跳腳又是揮著手，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把剛剛的經歷一五一十的告訴憶，並和她討論著老爺爺給的提示。憶也表示沒有任何的頭緒，這讓我們陷入了一番苦惱。

我走近看看山洞口上那一條一條的荊棘植物，仍然不解它們為什麼無法用利器斬斷。再仔細一看，發現荊棘雖然乍看之下生長茂密，但還是有一些些的破綻。如果它的枝真的無法砍斷，不如徒手撥出個口，然後讓身體穿過去。

「什麼？！」憶在聽完我的想法後驚嚇道。「不要！那個上面那麼多刺，碰到一定會很痛！我們再想想別的方法嘛！」她語調中帶了點恐懼的情緒。

「可是現在也沒有別的方法了呀！」我說。

看著憶搓著雙手，像是很彆扭的樣子。我實在不想再繼續思考，寧願親自試一試。我不顧她的猶豫，自己開始行動，走到了山洞前，伸出雙手，嘗試將它們撥開。

果不其然，肌膚碰到刺的瞬間，一股刺痛感襲來。我收回手掌一看，不出所料的多了幾處傷口。過了幾秒，我嘗試忘記痛覺，繼續動作。

「欸！不要鬧了啦！欸！」憶在身後喊著。但我卻沒有心思回應。

就這樣持續了不知道多久，雙手的傷口越來越多，還滲出了一點血。我也不想理會，只想盡快離開這個鬼地方。一段時間後，意識已經漸漸不太清楚，感覺身體就像個機器般持續同樣的動作，傷痛也漸漸麻木。有一些荊棘因為受力而變形了，但還是不夠。

我停下來休息，喘了喘氣，開始感哀怨。

「看來還要很久……」，我喃喃自語。這時，突然瞥見左手邊出現了一隻小手，正在撥弄著剛才折磨我的東西。

「憶？」我驚訝的看著她。剛剛不是才在鬧彆扭的嗎？

「我在想，兩個人可能會比較快……好痛！」憶怯怯地說。後被荊棘刺到，吃痛後叫了一聲。

「真是一個不坦率的小孩。」我心想，並跟上她的動作，傷口的疼痛好像也漸漸沒什麼感覺了。

終於，在我們的合作下，原本看上去茂密的荊棘，被撥出一

個成人大小的洞以供穿越。

趕緊的通過後，到達山洞內部，走不到幾步，便看到前方有一道光。

「終於……」我不自覺脫口而出。笑著看了一下身旁的憶。

「那裡一定就是出口！」憶興奮的叫著。並拉著我的手，往前方奔。

跟剛才那寒冷的地方相比，光芒包裹的空間十分溫暖，還有一種療癒的作用。就像三溫暖般，洗淨了身心的疲勞。雖然沒有人告訴我，

「終於可以回去了！」憶抬起頭向上看著。

「對啊！」我說。「謝謝妳願意幫忙我。」我笑著摸摸她的頭獎勵她。

「不！」憶搖了搖頭後抬頭看著我道：「是我要謝謝妳」

正當我還在疑惑時，不知從哪裡颳起了一陣風，將憶身上的連帽罩袍吹起。我看見了那張熟悉的臉。

那是我！小時候的我！大約五、六歲年紀。

憶笑了一下後，身體發出了一道光。幼小的身軀漸漸變得和我一樣高，光芒消失後，我看見那張和我一模一樣的五官。

「老爺爺說，我是妳內心中的樣子。」憶笑了一下。我還處在驚訝的狀態。

「他說，妳用不開心的回憶堆了一座迷宮，把我困了起來，我之所以維持妳六歲的模樣，是因為妳內心深處一直希望自己停留在這段時光。」憶繼續說。我仔細想了想。的確，我曾經想過，六歲是最純真的年紀，也沒有太多的壓力，無憂無慮的，童年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可是啊！時間總是要前進的嘛！我也不喜歡一直維持這個姿態，待在這片寒冷的地方。因為妳的憂鬱，這裡幾乎都是一片冰天雪地，冷死我了。」憶嘟了小嘴抱怨了一下。

「有天，我在山洞口前遇到了老爺爺。我問他，要怎麼樣離開這裡，他就丟下了一句：『解鈴還須繫鈴人』就消失了。雖然我也不是很清楚這句話的意思，但我猜猜或許他是指我需要妳的幫忙，於是，我就把妳找來了。」憶自顧自的敘事，讓我有些錯愕。我內心的自己，竟然這麼多話？

憶可能是看到我呆滯的表情，笑了一下後說：「天快亮了！有空再聊吧！」語畢，便在我的眼前揮了揮手。

就跟過來時一樣，我的眼前漆黑一片。

「以後別再把我關在這裡了，比起陰冷的冬天，我還是想要多一點的溫暖」憶溫柔的聲音在我耳邊迴響著。

我聞聲驚醒，看到了掛在客廳牆上的時鐘顯示著早上六點。我起身看了看四周，昨晚準備要扛上樓的電風扇橫倒在地上，擦過灰塵的衛生紙也丟在一旁，整個環境看起來有些凌亂。趁著現在還不到爸媽起床的時間，我趕緊收拾一下，便扛著電風扇回房。打算利用時間，再補幾個小時的眠。

回房後，插上電風扇的插頭，按下了開關，使它送來了一股沁涼。悶熱感逐漸消失，背上的汗珠也幾乎被吹乾了，只剩下許久未感到的舒適。

「啊～～」我打了個長長的大哈欠。隨後身體像是飄起來似的，我知道那是它在提醒我，該睡覺了。

我躺在床上，將棉被蓋過頭。床好像比平常好睡許多，像睡在雲朵上一樣，輕飄飄的。腦中的思緒不禁開始思考。前一刻所

經歷的一切，那些都是真實的嗎？又或者只是夢呢？

時隔多年，我還是經常想起這件事，卻也沒找到任何答案，明明像夢，感覺卻又如此真實。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又是那個聲音在耳邊響起。

我莞爾一笑，心中想著

或許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座迷宮。

一座怎麼走都走不出的……

回憶迷宮。

得獎感言

很開心有這一次的參賽經驗，首先要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肯定，再來感謝在創作時給了我建議的朋友，最後感謝通識中心辛苦籌辦活動，讓我在這件興趣上有發揮的機會。我會繼續精進自己，來年再接再厲。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與自我的對話，情節較亂，但故事有創意。

■ 林雅玲老師：

本文能掌握成長小說中人物的天啟與成長。

■ 顏美娟老師：

與自我對話，富有哲思。

排名	佳作
班級	二技產設三甲
姓名	鄭栢芳



退役老兵的忠告

誰之過歟

「似乎我們已別無選擇。」我說。表哥一臉茫然，呆呆點頭。「你就不能說句話嗎？都已經這個時候，你可不可以像個男人，拿點主意出來？」表嫂憤怒地說。「我當初真的瞎了眼才會嫁給你這廢物。」一如以往，不到兩句，她又開始哭鬧。表哥見此，不知所措，神色更慌，欲言又止，雙手不斷互相搓捏，兩腿微震。「那現在回家收拾細軟，一小時後在此會合。」拋下這話，我立刻拔腿離開，避免捲入他們的無聊爭吵中。

回家路上，沿途景象一片蒼涼，頹垣竟里，白骨如莽，鬣鷲獸人之肉，溝渠流人之血，委實慘不忍睹。愁思間，來到那熟悉的香楠樹下十字路口，我轉右，進入小路。憶昔常與三五玩伴在此樹下嬉戲，或弄貓，或走狗，或爬樹，或下棋，或追奔，或閒聊，或高歌，或作畫，何其逍遙無憂。如今故人零落，親屬殆盡，舉目閭巷，百無一識，不禁鼻酸眼熱。

走得百十來步，一幢樓高三層的阿茲勒赫藍白色大宅來襲我雙瞳 [1]。我取出鑰匙，由側門而進，穿過宅前花園，進入大宅。此宅前身為一教堂，建於希斯班尼亞殖民時期 [2]，後由某貴族

購入改建，四百年間，幾經輾轉，來到先父手中，可謂歷盡滄海桑田，成敗興衰。

越過大廳，我拾級而上，來到三樓，一面屏風矗立在前，上繪《蘭亭曲水》，乃扶桑畫師狩野永納之手筆。此畫以王羲之蘭亭宴集為題，一派優悠自得，深刻勾勒出晉人之風流。我站在屏風前凝望沉思，不禁忿嘆冷笑。想這群落難僮兒，搞得國破家亡，宗廟為墟，以致朔樹越生，苟活人世，猶能若無其事，朝夕自快，誠不遑多讓那樂不思蜀者。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簡單整頓行裝後，我懷著滿腔怨毒、厭惡、憂愁、不捨、無奈、悲哀、焦急的複雜心情，來到梯邊，回首再看，空咽一口，強忍著淚，丟下一屋回憶，滿室家當，匆匆離去。

通常某地發生嚴重禍難，如天災、瘟疫、戰亂、暴政等，當地居民就會大批逃離，我們慣常稱此為「走難」。但請搞清楚，「走難」乃屬尋常人家，若是尚有閒情逸致欣賞堂前燕的衣冠望族如王、謝之流，則應稱為「渡」，視乎將「渡」向何方而分作「東渡」、「北渡」之類。

談及「衣冠」二字，若「不分那麼細」，說什麼楚楚與禽獸，單就表徵而言，則若非豪族如瑯邪、太原，亦起碼高名如衛玠、周顛，方配得上此二字。由是觀之，我也算是個衣冠，儘管並不楚楚，慶幸亦非禽獸。

但無論是「走難」或「渡」，兩者最少有一殘酷共通點，即大家均為離鄉背井，漂泊異土，有家歸不得。饒地位不變，家勢毋改，惟畢竟寄人籬下，仰人鼻息，便如河鱸入海，或雪豹居漠，縱然不死，亦必不適。

不過，某類人卻似乎天生免疫這種「戀土之症」。我所謂戀土與否，有異於大家平日所聞諸如海上、遊牧或農耕族群之流動性，而是一種刻峭寡恩、涼薄無義的處世態度。具此心態者，均自私至極，無視一切自身以外之事物，故所到之處，不畏非議，不懼懲戒，敢行種種缺德之事。究其因由，皆源於他們從不視任何地方為自己家園，雖故鄉亦然。否則，何以賤待如此？若你曾隨地便溺、亂拋垃圾、唾沫橫噴、肆意喧嘩、破壞公物，或諸如此類罄竹難書之罪行，抱歉，我分明道著足下。

上述所列罪行，只屬其小者，惟觀微知著，履霜堅冰，若小者亂秩序，則可知中者壞綱常，而大者墮風俗。風俗之積染，非朝夕可就，故其一墮，百年不復。風俗墮落則人心歪邪，人心歪邪則綱常敗壞，綱常敗壞則益加肆意，益加肆意則秩序紊亂，而國家於是乎不復可治。是以欲知一國之政，察其市井閭閻已足。

我自問行己無愧，故心情才會複雜如斯，因我是「不賂者以賂者喪」。我曾盡公民之責，奮蚍蜉之志，鼓綿薄之力，守護此地，見惡則斥，逢奸便鋤。奈天未悔禍，賊黨盈國，宵小遍地，盤踞上下，壅塞內外，人皆眼裡但有妻孥寶貨，心中一無蒼生大義，輕者懷私廢公，割臂果腹，重則開門揖盜，通敵賣國。我輩雖欲力挽狂瀾，振已絕之綱，恨孤掌難鳴，無回天之力，終落得今日如斯田地。

我實難以理解自私者之邏輯，究是如何構成。一國之內，彼此損人利己，互相吞食，其果非惟眾皆一無所獲，亦且同歸於盡。此譬如取樹之根以築巢其上，巢屋雖成，隨即與樹同塌。如此顯淺道理，三歲小兒亦解，何以這類人卻智出童下？緣利欲薰心故。

回到會合的廣場，不見一人。看看懷錶，離約定尚餘五分鐘。我放下行李，坐於長椅，一手托腮，呆望眼前水池。池中水已乾涸，魚屍橫七豎八側臥池底，過半早已腐爛，惡臭瀰漫，群蠅集於諸茹之上，宛若黑毯。

此廣場坐落總統府前，佔地千頃，北通禁門，南臨寺署，林木隱天，花卉敷荼，引水成池，河道刻鏤，上建亭臺，跨列小橋，而加之以希臘古風，雜之以哥德氣息，雕琢盡窮麗之能，修飾極太侈之究。當鼎盛太平之日，冠蓋往來，朱輪輻湊，喜慶同萬方歡娛，閱兵見三軍之壯，抗命則兆庶同德，舉哀亦千結愁腸。罷了，都已煙消雲散，如今山河破碎，魚爛土崩，營營青蠅，塵點三精，附鴉之尾，啃腐食餘。

「你不要無理取鬧好嗎？」一把怯懦疲憊之聲，忽從右方虛弱飄至，我朝聲音溯源而去，只見表哥二人大包小包，手提背揹，狼狽而來。「你是什麼意思？什麼叫無理取鬧？那是我爸爸呀！」表嫂尖銳之聲破空刺入我耳，似乎爭執尚未解決。我提起行李，離坐前迎，未等我開口，「震裔，你給我來評評理，世上竟然有這種狼心狗肺的人！」表嫂已一把揪住我衣袖，面紅耳熱鬧個不停。「我要去接我爸爸，你表哥竟說我們來不及去接，要我馬上動身起程！你說我怎能……怎能……」她又開始哽咽啜泣。若淚腺亦如汗腺可割，我會建議她動動手術。

「表嫂，請先止哭，表哥非見死不救，實逼不得已。赤軍兩日前避開守仁山上的我軍主力，四個師各從小文崑澳及濃水河口登陸，由東北、西北兩邊夾擊首都。敵軍前鋒已打破老虎頭隘及翰林城，而且聽聞屯兵道士港的柯將軍已降敵，加上空軍配合轟炸，海軍直搗要害，京畿失守已成定局，我料兩小時內總統府就

會淪陷。」不知是言語不通，抑表達有誤，這番剖析似未令到表嫂明白當前局勢之險峻。「我不管！我不知什麼軍隊、打仗，我只知我這輩子只有一個爸爸！」她本刺耳的聲音此時再加上哭喊，糊成一團，仿似鴨子重感冒，話既難解，音亦作嘔。

當一籌莫展之際，一記結實而清脆之聲，從表哥掌心與表嫂臉蛋合奏出來，「你不要再無理取鬧了！給我安安份份的！」表哥怒目而視，表嫂則捧著赤辣的臉，兩眶晃淚，紅唇微抖。「你打我？我從未被打過的！」她猛力一腳踢在表哥脛骨上，然後掩面疾走。表哥單膝跪地，按著傷處。從他扭曲的臉容看來，那尖硬鞋頭的殺傷力著實不小。

「追……你快給我追回來……」表哥指著表嫂離去的方向。「是你打走她，何故要我追？」我原地不動。「你小子……這種女人刁蠻任性……不打她……我真不知再……怎當這一家之主……」他坐倒在地，用力搓揉著傷處。「這種女人豈非你這種男人縱容出來的嗎？」我斜睨著他。「老婆呢，我就不會幫你追了，但我可設法幫你接岳父。就這樣吧，一小時後在應龍山口的望晨亭會合。」表哥一臉不解看著我。「為什麼是應龍山口？我們不是要向南逃嗎？」我看看懷錶，已過下午兩點。「敵從西來，故只能取道島東，沿海而走。用兵之道，握要趨利，棄次避害。彼甫入我境，必忙於分趣各處軍政重址、經濟命脈、關隘要害、資糧倉庫、軍備工廠、器用積所、象徵地點。島東懸隔絕邈，人煙稀少，從軍事角度而言，毫無價值，而名都重鎮，俱在西陲，故逃走路線，必靠東向南。且敵軍當初開打生化戰爭，散播豬瘟，亦始自島西。我聞西部疫情嚴重，軍民死者十有七八，甚者舉城一空，無復行人之跡。島東則因有天險屏蔽，且土廣人稀，反得免於難。」我說罷，便與表哥分道揚鑣，疾往東去。

金玉其外

「大哥，你真的找對人了。我敢說一句，這個時候，你一定找不到第二個比我更有能力帶你脫離險境的。就算有這能力，亦一定無這膽色。」我微微一笑，不發一語。說話者名為午松風，從前供職於我家族經營的企業。

經過連日轟炸，道路早已毀爛不堪，崎嶇難行，故他所駕雖為吉普，卻仍極為顛簸。不移時，我們來到市郊富陰山腳下太白湖畔，遠處一幢別墅巍峨而立。「你且在此暫候，我一人入去就是，那姓路的不喜見陌生人。」松風應喏。

我徒步來到大宅門前按鈴，須臾一女僕出迎。「請問先生何人？」她向我欠身行禮。「煩請小姐通報你家主人，就說中都楊氏當家來拜訪。」她著門衛打開大閘，領我入內。穿過庭園，來到偏廳，我入坐東席上首。

稍候片刻，一個中年胖漢從內而出，一身錦衣披身，一雙華履緊踢，一頭銀髮蓋頂，一臉笑容可掬。「若我無記錯，你是我那窮女婿的親戚？」他重重坐在主家席上。「晚輩為貴婿表弟，姓楊，名震裔。」他邊轉動右姆指上玉韞，邊上下打量我。「那你有何貴幹？」他雖笑容始終堆臉，語氣卻落落難合。「赤軍兵臨城下，恐怕前輩不會毫無耳聞吧？」他輕掃右鬢，「那又怎樣？」他一副成竹在胸之模樣。「赤軍所過之處，蕩滅無餘，雞犬不留，前輩亦知否？」他摸摸鬍子，「那又怎樣？」此人相當麻煩，毋怪乎所生女兒亦麻煩如斯。「你不怕死嗎？」他聞我言，突然放聲大笑。「賢侄，你過慮了。早在赤軍未登陸前，我已偷偷派人投誠了！他們還送我一面赤國旗幟，一口赤國寶刀，只要

到時大軍一到，我於家門前掛上旗幟，便可保無虞。不單如此，他們的代辦已向我許諾，赤軍平定這裡後，由我出任首長，還許我三億美利堅元的酬金。」我聞他言，亦放聲大笑。「你為何發笑？」他終於收起笑容。「我笑你大禍臨頭，猶且晏然自若。那張寶刀適足以讓你自刎，而旗幟正好裹屍。」聽到此處，他雙眼右傾，他猶豫了。

「赤氏政權自創立始，即一流氓土匪集團。他們的意識中，只有利益，沒有任何道德良知。他們連父子兄弟夫妻恩人都可出賣，你信其承諾？不如信妓女會真心愛你尚較可靠。莫說口頭承諾，可隨時出爾反爾，縱白紙黑字，他們照違不誤。三億酬金已入你囊中嗎？首長之職不可朝任夕免嗎？他們所以卑辭厚幣重禮以諂媚於你，只是垂涎你家當豐厚，恐防你會攜產遁逃。若你屆時果真掛上那面旗幟，我可保證，你的大宅必率先被劫一空。」本來此等賣國賊，照我慣常做法是袖手旁觀，由他蟑螂送入鼠口。不過若不能勸服這老賊與我們離去，恐那麻煩表嫂又再生事。當然，我本可一人逃之夭夭，惟亡舅死前，託付表哥於我，我既受人深託，便當忠人之事，他人堅信於我，背之不祥。否則，恐怕此時我早已抵達島南，登船東渡了。

「你這些話有什麼證據？」不知是出於恐懼抑惱羞成怒，他臉色已然鐵青。「彼國之劣跡暴行，多年來俱已備述於各書籍、雜誌、報刊、影視，我不認為你一無所聞，只是你因冷漠而視若無睹，或因驚訝而自欺欺人，或因利益而指鹿為馬。至於我所料者，一時實難以口舌爭，信與不信，任君選擇。即使我所言皆虛，你得保財富地位於今日，亦必失之於他朝。勿忘赤國與我國不同，彼所信奉者為公有主義，最鼓勵「鬥土豪劣紳」。那群小農基因

的凶殘愚民，恨透你這種地主貴族階級，平日稍有異樣，已紛紛脫耒執耜，更何況如今狼煙四起，還不舉槍列砲？」我話未完，他便大動肝火，猛捶茶几。「胡說八道！赤國早已變更路線，開放改革，國內富強鼎盛，人民豐衣足食，哪來你所說之事？」我輕嘆一口氣。「舉國上下，過半人民處於赤貧；無業流浪者，數以億計；其河流水域，不可飲者，蓋三分有二；土地污染，十居八九；空氣有毒，至乃禍延鄰國；工廠接連倒閉，外資相繼撤離；若豬肉、白米、黃豆，此類日常用品，咸賈之於外；地方政府破產，三百餘處，鬼城遍地；經濟數字造假，財政預算誇大，守管籥者虧空；強禁資金外流，強輸過剩產能，強制驅趕窮人，強行拆毀貧窟，野蠻操縱市場，連年濫發貨幣。凡此種種，國際報告一一詳列，班班可考。且前年大殺高官，往年頻捉名伶，今年廣捕富商，皆罪以莫須有，籍其家而戕其身，以苟延殘存。國家強盛者固若是乎？」我頓一頓，又道，「開放的是門戶，並非思想；改革的是技倆，而非良知。開放什麼門戶？賊窩的門戶。你不進去，他如何洗劫你？改革什麼技倆？詐騙的技倆。他不改革，你怎會再上當？門戶既已開放，技倆又已精進，當然是「富強鼎盛」，「豐衣足食」啦，尤其是那班掌權者。」說到這節，其臉色已由鐵青轉為槁灰，如洩氣汽球，向後癱坐。

「就在去年，一班由赤國開往金國的航機失事[3]，其中一名遇難者，家道小康，因偶於網上張貼生活照，就被其國內公認為死有餘辜，原因是她炫耀財富。他們對待所謂本國同胞，兼人已亡逝，猶且惡毒如此，更何況我之於彼，為敵戰之國，積仇垂八十載，而足下又是未亡之人，所擁珍寶財富，十倍於前者？赤國國內，道德淪喪，人倫崩滅，天良泯絕，思想扭曲，既愛財甚

於膏肓，又仇富至於變態。坦白說，若你能國旗裹屍，我認為尚算幸運，但恐怕沒有如此便宜。」我說罷，起身離席，一揖而去。

「等等！」他開腔，我停步。「等我想想。」我看看懷錶，已是下午兩點五十一分。「敵軍隨時殺到，你只有一分鐘。」他一咬牙，又握拳捶几。「小蝶！」剛才那女僕應喏。「吩咐全部人，立刻收拾細軟，調動家中所有車輛，能帶走的都帶走。」小蝶領命而去。

「依我之見，」他聞我言，抬頭望我。「只要青山尚在，必有柴可燒。如今逃亡，最好輕裝簡從，留輜重在後。若財物不失，固然可慶，否則，起碼性命得保。以足下之才，何愁不能復振？」他摸摸鬍子，思索半刻，「好，我先帶走最貴重之物，與你同去。」言罷，他轉身入內。

下午三點十八分。我站在應龍崗上望晨亭，向西北遙望。此時首都已亂作一團，炸彈降如雨下，魚雷密如磷蝦，槍聲急如疾風，煙塵濃如蝗蟲，慘呼上徹天庭，殺掠遍及貧富，轟炸下裂地冥，血肉橫飛廬闕。「那區都是我們豪門貴族的聚居地啊！」路氏老賊嚇得兩腳發軟，跪倒在我旁。事實勝於雄辯，他理應慶幸聽從我言。

事實上，他所見者不過皮毛而已，赤氏政權真正恐怖之處並不在此，在於無形毀滅。彼國內當年各種搞得腥風血雨的社會運動，諸如除舊佈新、思想沐浴、阡陌改進、十年革命及大跳躍等，實人類文明乃至整個大自然之一大浩劫，東方古老智慧，滅絕淨盡，大好生態環境，一毀無餘。它便如一部冷酷無情的機器，所過之處，輾壓一切，半分不留。時至今日，那片土地，已是物質、精神兩空，雖「行屍走肉」亦不足為喻。

不過，更可怕者，這無饜機器，如谿如壑，難滿難足，如今已漸張其爪牙於全世界，似乎不吞天食地，勢不罷休。至於受害各國是否無辜？誠為見仁見智。若路老賊此類自私短視者比比皆是，貪圖蠅頭小利，個個豬油蒙心，與虎謀皮。小者投資設廠，榨用廉奴；中者勾搭極權，助施暴政；大者出賣本國，洩密走風。而各國執政，一直隔岸觀火，任其坐大，甚者落井下石。殊不知極權如火，不戢將自焚。故諸與赤國狼狽為奸而未滅及作壁上觀者，毋須幸樂我國之災禍，韓信之未死，以項羽在，羽一死，次則信。

「爸爸！」我向右看，只見表嫂飛奔上前，投在老賊懷抱。「要敘寒溫，待先脫離險境吧。」我見人已到齊，馬上上車，松風發動引擎，急投山口而去。

大概一個半小時，我們已翻過山崗，來到島東，太平洋就在眼前。從山上俯視，下方鄉鄉相望，鎮鎮相屬，街道井然，環境清幽，畎畝錯落有致，房屋棋列星羅，犬吠雞鳴和應，柴轂徒步往來。僅一山之隔，東西乃有天堂地獄之迥異，令我不禁興起桃源之嘆。然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首都失守，戰火行將及此，只是遲早而已。

「太陽快要落山了，我們今晚要睡在哪裡？」表嫂剔著指甲尖，一副踏青郊遊的模樣。「還有半小時就到竹陽溪，我已聯絡朋友在渡口接應。登船後將沿內河逆流南下，直到永髻族人聚落附近再上岸換車。因此今晚會睡在船上。」松風流暢清晰地解答。「船上！？」表嫂大聲高呼。「不是吧？那船的設備充不充足？可不可以洗澡？有沒有冷氣？房間有多大？床鋪被褥都是新的

嗎？」我深長地呼一口氣，正要開口，「不用擔心呀寶貝，若那船不合你意，我就買起那裡所有船讓你挑，直到你稱心滿意為止，我不會要你受委屈的。」老賊已自作聰明說了堆廢話，表哥亦承顏和應。我吞回已到喉頭之言，無徒對牛彈琴。

竹林魏闕

傍晚六點零八分。「大哥，我就送你到此了，祝你們一路平安，有緣再見。」我緊握松風手，「你真決定回去？」松風點頭，「所謂危機相依。我無親無故，爛命一條，現在兵荒馬亂，正是豁出去大撈一筆的絕世良機。若然成功，我下半輩子就不愁衣食，否則大不了一死，終不能這樣窩囊地永遠捱窮受苦。」我長嘆一口氣，不復多言。「哈哈，你放心吧大哥，我不會去打劫你的大宅。」未等我回應，老賊又來插話，「你也不要打我大宅主意呀，否則我回來宰了你。」我們都沒有理會他。

我目送松風離去後回到渡口，正欲登船，卻聽見船上吵成一團，罵聲大作。我急上去探個究竟，原來是表嫂嫌棄小船破舊骯髒，語出不遜，惹得船主大發雷霆。我慌忙上前調停，向船主賠禮，並從懷中取出一疊鈔票塞到他手中，請他開船。他勉強怒火，轉身走入駕駛室啟航。

但表嫂得勢不饒，她走上前，似欲再鬧事，老賊推波助瀾，表哥愣在一旁。無奈之下，我彎下身來，打開行李箱，取出手槍，指著她，全場立刻鴉雀無聲，他們三人均紛紛後退，倚牆而立。「你……想怎樣……」她嚇得面無人色。「第一，我想你閉嘴；第二，由現在起，你們必須服從我命令……。」我話未說完，「憑

什麼要老子聽你指揮？你算老幾呀？」老賊又再次插話。「你可以不服，那請你下船，自己在這荒山野嶺，去擺你大老爺的架子。」他語塞。「第三，」我走上前，將槍管抵在老賊的下頷，「不要再打斷我說話，否則我打爆你嘴巴。」我狠盯著他，他嚇得兩手刮牆，額角滲汗，不住點頭。

我見已鎮住場面，遂收起手槍，逕自走出船艙，來到甲板，席地坐於船頭。此時太陽殘暉將盡，新月冉冉而升，我閉上眼，放鬆心情，耳根總算清淨下來。

我否認武力可解決一切問題，惟部份問題確非武力不能解決。某類生物實難以理喻，僅可加之以斧鉞鑽鑿，投之以刀鋸鼎鑊。故聖人效天之生殖長育而制五禮，法天之震曜殺戮而作五刑，明獸有能制服駕馭之牛馬，亦有非誅除不可之虎豹，人有可教化薰陶之素絲，亦有不可得移易之劇惡。是以窮兵黷武的極端之說，固不可從，但大愛包容的失常滅理，亦不可聽。

小船於狹曲流急的水道中破浪星馳，約莫兩個小時，我們已過十二釵新村。忽然間，「呼」的一聲，我失去重心，向前猛撞，幸而反應敏捷，一手扶定，方得無恙。我稍斂心神，定睛一看，卻見鋼鎖截河，鐵錐數十陷於船身，沿河兩岸湧出一彪人馬，大概百十來人，人皆手執武器，或木棍，或鋤鍬，或鐮刀，或斧頭，俱衣衫襤褸，凶神惡煞，狀呈包圍。

岸上一青年從人叢中走出。他廿五、六歲，個頭甚高，身形瘦而結實，皮膚黝黑帶棕，衣著稍為整潔。同時間表哥三人並船主一同趕出艙來，立於我身後。「什麼事？」表嫂問。「你不是說都聽你指揮嗎？那你快點去解決……」我拿出手槍，反手向後，抵在老賊下頷，他馬上閉嘴。

「請問各位，截停我們的船，有何見教？」我走到船邊施禮。「廢話少說，留下財物，我保你們安全離去。」青年上前答話。「想得美！老子就是把錢……」我二話不說，上膛，瞄準，發射，一槍打在他腳頭前的地板上。他嚇得向後倒坐下去，褲襠之間濕了一片；表哥二人則掩耳蹲下；而船外眾人一聞槍聲，均不知就裡，紛紛後退。在場不動者，唯有我、船主與那青年。「若今晚我再聽到你說話，你就不會見到明晨的太陽。」我說罷，回過頭來。

「財物你們可以拿去，但請各位聽我一言。」眾人原地不動。「如今赤軍已屠首都，西部城邑次第陷落，執政逃逸，群龍無首，國家有倒懸累卵之難，處危急存亡之秋。大家既已武裝起來，聚成力量，何不繕甲築塞，厲兵秣馬，固守一方，保護老幼？如此，上可以連絡各鎮，協同官軍，規復失地，以建功名，下不失抗擊外賊，分庭抗禮，衛土安民，免遭蹂躪。計不出此，而反趁火打劫，亂中添亂，長敵人氣焰，挫我方聲勢，此左計之最甚。」我說話時，人群開始異動，有些人放下武器，有些人索性坐下。如氧化鈣與水相遇而變成氫氧化鈣，這番話似乎叩中部份人心理，起了化合作用。

「試問誰無父母？莫非你們欲以中道作賊以報養育之恩？年紀稍長者應已成家立室，莫非你們忍見妻子兒女遭受外賊凌辱？縱使在座皆鰥寡孤獨，總該有朋友知交，莫非毋懼生受唾罵，遺臭萬年，甚或直墮阿鼻地獄，受永火之燒？」我從懷中抓一把鈔票，向空中拋撒。「這些東西，但過眼雲煙，而你們卻為著這幾張爛紙，甘受人世惡名，忽卻冥間嚴懲，我深為各位婉惜。」前面一段，曉之以理，未必人人堪受，故後面一段，便動之以情，只望能多所點化。

中段之後，放低武器坐下者漸多，現已超過半數。「大家不要聽這可惡傢伙胡說八道！」青年轉身向各人說話。「你們看，他們個個衣著光鮮，塗脂抹粉，分明是有錢人家。你道他們將乘船到哪？當然是逃亡離國啦！太平之時，這群人就高高在上，壟斷一切，視我等如草芥，盡情壓榨奴役，搞到如今國破家亡，拍拍屁股就走，走去美利堅、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繼續享受人生，還在此大言炎炎，振振有詞，要我等留下送命！就算真的趕跑赤軍，收復國家，這國家是你們的抑或他們的？到時論功行賞，是浴血蹈刃的你們獲封，還是這種傢伙？醒醒吧！他說那麼多廢話，只望不遭搶劫而已，我們不可再受他們欺騙。」

「江先生，」我向船主說，「我不想連累你，請搬我們的行李下船，任由他們劫掠吧。至於船隻維修費用，若你信得過我，待我脫離險境，必克日償還。」他微微一笑，從褲袋中掏出適才我給他的錢。「莫說你是松風朋友，我本就不應跟你計較；而且你剛才所付我，是平日三倍有餘；更何況你如此慷慨疏財，大仁大義，我豈能再收你錢？至於連累什麼的，也談不上。我所以不避亂逃難，正為險中求富貴，希望趁這時勢，憑老本行多賺一筆。因此我接得這生意，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就這樣吧，我們一同下船。」說罷，他打開機關，放下登船橋，牽著我手，與我一同下去，表哥三人亦只得乖乖尾隨我們。

我經過青年身旁，拍拍他肩頭，「言盡於此，好自為之。」眾人狀甚疑懼，紛紛讓出道路，我們朝岸上樹林走去。

穿過竹林，我們來到蘭花湖畔，與江先生告別。臨行前，他將錢送還予我。「此去離家不遠，你還是留下這錢傍身吧。畢竟一路上還不知有多少危險，即使再遇盜匪，亦有財供劫，不至取

你性命。」我微微一笑，謝其好意。「我欲得你這良朋甚於這錢。」他知我意堅，亦不復擾攘，與我握手而別。

離開蘭花湖，我們向南挺進，歷三小時，穿過八方山，來到墨竹鎮，時值子夜十二時。我們隨便找間旅館下榻，環境雖非富麗，卻甚清幽。

翌晨八點，我梳洗已畢，就到鎮內逛逛。這裡雖是小鎮，幸而不大落後，銀行、餐廳、商店粗具。我飽餐一頓後，添置了些許糧水。回到旅館，表哥三人均已準備就緒，我們繼續南下。

正午十二點，越過熾溪後終於到達永髻族人聚落。族中有位老先生，姓胡，單名有，為松風舅公，年八十有餘。他招待我們在聚落中食過午餐，就借我一輛吉普，又相贈若干乾糧食水，熱情地歡送我們。

席間我問及胡老先生，何以不舉族外遷避難？於是他反問我，可有見過樹無根而不枯，人斷頭而能存？此話便如黃鸝好音，繞梁不散，又如起浪之石，生我思緒。結論是蝸有林泉之樂，鵬有凌雲之怡，兩得其所，各從其志，無是無非，故不得以我所是，妄非人是。

身土不二

我們沿海岸線上絕壁而行，中經無人之地二百餘里，山高嶺峻，路險徑急，上則金翅難摩，下臨驚波駭浪。通過地勢最峻峭的碧泉斷崖，走出寬永山口，到達天聰鎮。

「你們可到處逛逛，吃個晚餐。」表嫂一聽到吃飯，立刻雀躍得手舞足蹈，吃吃大笑，頭也不回就離去，彷彿身歷十年飢荒；

表哥及老賊則默默尾隨其後，魚貫下車。「我先去加油，回頭來接你們。」我伸伸懶腰，揉揉雙眼，解鎖手剎，腳踏油門，緩緩離去。

在油站停泊妥當，我到對面咖啡館稍事休息。小店由老闆一人經營，他已年屆九十，滿頭白髮，腰板依舊筆直，精神仍然飽滿，中氣十足，行動敏捷。「你來自北部？」老闆為我送上飲料，我微笑點頭。「你打算逃往南方嗎？」老闆坐在我對面。「無錯。」我呷一口紅茶，茶香芬郁。「你打算離開嗎？」我反問他。「呵呵，你覺得我還能到哪裡？」他托托眼鏡。「根據國際法，我國正處於戰爭狀態，我們就是難民，任何有簽署公約的國家都有義務收留我們，況且……」老闆聞言，不住搖頭。「非也，非也，年輕人，你誤會了。我意思是，這世上除了此地，還有別處是我們國家嗎？」我語塞。

「我出身於赤國，亡父本為地方幹部，生活優渥。」他脫下眼鏡，拿出抹布拭擦。「唉……已是六十幾年前了……當時我二十歲，大學尚未畢業，一夕之間，忽然全家死絕，說是我爸媽犯了思想罪，要拿去法辦……我幸得姑媽出手相助，逃出虎口……」他在鏡片上呵一口氣，繼續拭擦。「幾經轉折，我走難到紅江城，後來又乘船到此。」他架上眼鏡，收好抹布，向後挨倚。「離開赤國後，和外面世界對比，才知那是個何等恐怖的國度……當時新聞日日報導說赤軍要來侵略，我憂心忡忡……誰知幾十年後，我國竟興起降戰之議，真荒謬絕倫。和侵略者戰爭到底，不是常識來嗎？是戰是降，竟還有商量餘地？難道晚餐並非討論食珍珠米還是絲苗米，而竟是討論食飯抑或食屎？一個女人被施暴，竟不是極力反抗，而是討論反抗與否？我老了，真不識時務，說

了一堆廢話，掃你的慶。」

「並無這樣的事，老先生你是明白人，心中澄清如鏡。」我回答，「不怕自負說一句，天下能者，所見皆同。」我們四目交投，他莞爾點頭。「當年啟蒙以後，我曾立下重誓，誓與此地共存亡，不容赤魔染指此地半分。惜我人微力薄，作為有限，心雖懸於廟堂，身卻屈於江湖……如今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當張悌、傅僉、諸葛誕。」我聞言，不禁肅然起敬，又感自慚形穢。

「小兄弟，」我們暢談了一小時，茶畢行前，老闆執手相送。「你我雖萍水相逢，卻言語投機。我觀你談吐舉止，絕非俗人，眉宇眸間，正氣外發，實有相逢恨晚之感，又有後生可畏之嘆。今後天各一方，不知能否再見，念之悵然。願你惜名藏器，潔身自愛，以圖建功名於天下。」我緊握其手，再三致意而別。

翌晨離開天聰鎮後，我們夜宿曉行，向南全速前進。如是者，兩日後通過富秀谷道，終於來到最後一站，久安鎮。在此逗留約半小時，作上船前最後補給，然後望泰來碼頭進發。由此而去，是筆直大道一條，我放開油門，追風逐電，不出十五分鐘，已奔出二十公里地。

隨著海平線慢慢於遠處浮現，一股莫名奇妙的感覺亦油然而生。正思考得出神，一個影像從我右邊眼角快速瞥過，我一轉念，立刻煞車。「你發什麼神經？幹嘛突然煞車？」表嫂大吵大鬧。我沒有理她，提起手槍，跳出車外。

只見路旁草叢前，衣物散落一地，一把女子聲音自叢中慘呼哀求。我馬上衝進叢中，只見一個作警員打扮的中年壯漢，衣衫不整，胯下壓住一名妙齡少女，一絲不掛。他慌忙拔槍，但我以快打快，搶在前頭，一擊斃命。

那少女早已嚇得六神無主，魂魄不齊，瑟縮於一角打顫。我將外套披在她身上，並為她檢回衣物。「你們坐好啦！」正當我在安慰她時，老賊的聲音從車中響起。「這不太好吧？」同時夾著表哥的話語。「你給我閉嘴！」還有表嫂的大聲吆喝及掌摑聲。「爸！趕快逃！那傢伙竟敢殺警察！」霎眼間，留下最後這話，他們揚塵而去。

我並不驚訝，亦不在乎。豺狼豈能諭以恩義？我走出草叢，等她穿好衣服，打算送她到安全地方。不一會，她蹣跚而出，衣衫毀爛，狀甚疲憊，餘悸未止。我亦不多言，只向她說明本意，著她隨我而行。說話間，她突然尖呼驚叫，蹙臉噁口，同時一陣劇痛自我腦勺迅間遍及全身，後頸頓濕一片。

人有自由意志，可做任何選擇，但「可」不等於「對」。《聖經》有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可與不可，只視乎合邏輯與否；對與不對，則必須與真理掛勾。世間一切可觸可見者均流變不息，無常難保，唯有真如真理，自在永在，不動不變，故真理為世間唯一通則。然邪人之畸辭詭辯，常鋪天蓋地，淹沒真理，譸張眾生，眩惑世人，正似明珠寶石見埋於濁河淤泥之下。故闇者常以為真理非絕對，可因時因事因人而變，此皆似是而非之說，決非正論。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明道德良知，堅甚金石，雖霹靂在前，烈火在後，刀俎在左，湯鑊在右，皆不能移易。因此人生在世，便如立於汪洋孤礁之上，獨對勁如浪濤之歪理惡行。唯有保持理性，執節不撓，方能立穩腳跟，破奸如浪，澄清濁水，芟夷淤穢，獲明珠而得寶石，當個真真正正的人類，生則清白，死亦浩然。

[1] 阿茲勒赫 (Azulejo) 為西班牙與葡萄牙之特色錫釉彩繪瓷磚，多用於教堂及皇宮等建築物之內外牆壁。

[2] 希斯班尼亞 (Hispania) 為西班牙古稱。

[3] 柏拉圖嘗言，「埃及人愛黃金，雅典人愛智慧。」

得獎感言

得獎只是手段，警世才是目的，因要達到警世目的，才不得已而得獎。故人有為我不入三甲而惋惜者，可謂能知我才而未知我心。雖然，此未足深怪，以管仲不多而鮑叔更鮮故。我所欲警世之意，俱在文中，讀者宜自知之，不復多言。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文詞精煉，內戰的場景十分獨特。

■ 林雅玲老師：

政治隱喻小說，文字典雅，但以第一人稱說教，是敘事上之敗筆。

排名	佳作
班級	行流三乙
姓名	傅靖絨



狼之戰

前言

「從古老的時代開始，祖先們都為自己的族群捨命奮鬥，戰爭並非毫無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必須的。」父親冰冷的眼光緊盯著我不放，「你再這樣阻止只會讓

我開始懷疑你對族群的忠誠度罷了。」父親說完頭也不回的走掉了……。

初生

好溫暖，這是我出生的第一個印象，母親柔軟的肚皮緊緊地靠著我，充滿了乳香，「霜尾你還好嗎？」一個著急的聲音從我耳旁傳出，「我沒事。玄爪，看看我們的孩子多麼的漂亮」，「是阿很漂亮，就像你一樣。」玄爪舔了舔我，「玄爪，我有事情要向你報告。」全身灰的綠眼公狼在空地外大喊，玄爪立直了耳朵，又低頭聞了聞我然後向母親說：「我有事要忙，你好好休息。」語畢，一股壓迫感消失了。「雪牙別怕，是你父親來看你哦。」母親注意到我緊繃的身子，「快睡吧，睡醒就可以好好看看這個

世界了。」

「雪牙！快醒來，我們來玩。」是誰？我迷迷糊糊地張開了眼睛，黑壓壓的，但一點也不會阻擋到我的視力，一隻小狼站在我面前叫我。「你是誰？」我疑惑地問，「我叫灰耳，比你早出生一個月喔～」眼前的小灰狼正興奮地對我吠叫著，並邊說邊把我推出窩外，外面刺眼的陽光讓我很不習慣，我眯著眼打探著我眼前的一切，綿延的樹木烙印在我眼裡彷彿沒有盡頭，突然腳底的冰冷讓我不知所措，我低頭看著地上白白的東西，小心翼翼地聞著，「這個叫做雪喔！」灰耳開始介紹他所知道的一切：「你看，放眼望去是一大片的雪地一望無際，再過去是一片森林，我母親有說絕對不可以靠近森林，會被吃掉的！」灰耳一臉嚴肅地對我說，我奮力地撐起身子，慢慢地踏出步伐，我和灰耳在雪地上打鬧了一陣子，最後累得癱在地上，我低頭看著雪，覺得頭暈暈的身子也越來越重，媽媽在哪？這時我才突然想到，我緊張的看著四周，都是陌生的狼，媽媽不見了！灰耳看到我尋找似的目光，開口說：「你找霜尾嗎？她去打獵了喔。你好像很累了，我們回窩休息吧。」灰耳帶著我回到窩裡，我咕咚的趴了下來，好累阿。他靠在我的身旁，不久就呼呼大睡了，我就這樣伴隨著打呼聲進入了夢鄉。

奇怪的動物

「敖～鳴～」，一陣長嗥聲把我吵醒了，「這個聲音是首領要告訴大家有甚麼消息」，是母親，她帶著我走到空地，那裡已經坐著十幾隻狼了，「各個看起來都好強壯哦！」我羨慕的想，

母親帶著我坐在兩隻狼的旁邊，我打量著他們，一公一母都是成年狼，「他叫做孤眼。」母親指著公狼說，那隻大灰狼向我點了點頭，「我叫做葉隱。」銀色的母狼自己自我介紹起來了，「你叫雪牙對吧？真像你母親阿。」有嗎？我看了看母親身上優雅的銀色條紋，再看著自己渾身雪白的皮毛，根本就不像，我沮喪地想著。「各位，都集合得差不多了吧。」一股低沉渾厚的聲音掃過了全場，很快大家就靜了下來，我看著首領，那不是父親嗎？父親站在好高的岩石上，顯得威風凜凜，我正想問母親，但父親又開口說話了，「最近我們的領地必須要加強巡邏，那些卑鄙的森林狼一直試圖要搶奪我們的地盤！」父親咬牙切齒的說，「他們要是敢越界，我絕對會讓他好看的。」一隻大黑狼大喊著，「是的黑影，我們會讓那些森林狼知道，闖入我們的領土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巡邏隊快出發吧，狩獵隊也是。」父親說完矯健地跳下岩石，率領巡邏隊奔向漆黑的森林裡。

大家都去狩獵了，我無聊的看著周圍，想亂跑也沒辦法吧，各個出入口都有成年狼守著，來訓練跑步好了，我壓低身子並將腳爪嵌進雪裡，「衝！」我開始狂奔，我奮力地跑著而冷風不斷灌在我的臉上，突然，我掉進了一個洞裡，一股刺鼻的味道充斥著我的鼻子，這不是我們狼的味道，我看著深邃的洞穴。一雙亮黃色的眼睛在烏黑的洞裡盯著我，心中的不安持續的膨脹著使得我趕緊拔腿就跑，那隻奇怪的動物也緊追在後，纖細的身體和倒三角臉，還有尖尖的鼻子，真的長得好奇怪啊，我還在思考這些，但那隻動物卻快追到我了！「怎麼辦？」我緊張的想，阿對了！我突然開始蛇行，混淆他的視力，讓身上的雪白毛髮和白茫茫的雪地融為一體，並在一股強風吹來時猛地趴了下來然後靜止不動，

我的心臟強烈的跳著，那隻動物懊惱的甩了甩頭左右的來回走動，最後放棄的走掉了。

生食

我氣喘吁吁地回到了空地，灰耳發現了我朝我走了過來，「你去哪了阿？」灰耳好奇的問我，「我剛剛去雪地那跑步結果遇到一隻奇怪的動物，嚇死我了，他長得很怪比成年狼小隻，身體還很纖細，臉倒三角鼻子還尖尖的。」我劈哩啪啦地說，灰耳驚訝地到抽了一口氣，「那是狐狸欸！你竟然沒被他吃掉，也太幸運了吧。」我滿臉疑惑，「大家都說最好離狐狸遠一點，因為他們很狡猾。」灰耳振振有詞的說，一陣狼嚎從遠方傳到空地來，「是巡邏隊回來了！」灰毛興奮的大喊，只見玄爪帶領巡邏隊氣勢磅礴的回到了空地，過沒多久狩獵隊也回來了，他們一一的把獵物堆在一起，把要吃的食物挑出來帶到旁邊享用，霜尾叨著一隻兔子朝我走來，「雪牙，你還沒吃過生食，來吃吃看吧，兔子肉很柔軟的」，我學著母親把兔子毛撕開，撕咬裡面新鮮的血肉，味道還挺不錯的，我邊吃邊看看大家，父親和一群狼一邊圍著一隻羚羊在分食，一邊討論著族裡的要事，感覺父親甚麼時候都很忙呢，我轉過頭看著灰毛，他一個人把一隻兔子還有烏鴉吃掉了，「胃口還真大。」我好笑地想著，吃飽後大家都進窩裡休憩一下，只有派幾隻狼輪流駐守入口，我在窩裡打著盹，母親正溫柔的舔舐著我，我把今天發生的事告訴了她，「我今天在雪地上發現了狐狸還有他的窩，他還一直追我，但我把他甩掉了。」我高興地對母親說，「狐狸！在哪裡遇到的？你有沒有受傷？」母親立馬

變得緊張兮兮，不停地嗅聞著我，「以後別跑這麼遠！」母親警告著，「等妳以後把該學的狩獵及格鬥技巧都學會之後，才能一個人到那麼遠的地方。」我興奮的想著那些成年狼的格鬥動作，真想趕快長大。「我們晚上有一場狩獵，我想你可以在旁邊觀摩，看看成年狼的動作，也算是個經驗。」母親建議著我，我興奮極了高興地左右搖晃著尾巴，「那你趕快休息吧，晚上才有力氣。」母親把我抱進懷裡，我慢慢地閉上了雙眼。

狩獵

「狩獵隊集合！」黛尾在空地呼喊著，母親推了推我，「雪牙，走吧。」我迷迷糊糊地跟在母親後頭，狩獵隊一共有七名隊員，大家都已經在空地上待命了，黛尾長嗥了一聲，狩獵隊出發！一小群的狼自動排成狩獵隊伍小聲地移動著，我緊跟在母親身後害怕跟不上他們敏捷的速度，跑了一陣子，葉隱發出了小聲的低鳴聲，是羚羊群！狼群迅速的趴下並在黛尾的指領下各自爬到狩獵預備位置，我緊張得趴在草叢旁不敢出聲，這時，霜尾和銀耳出擊，他們把羚羊群趕到狼群埋伏的那一側，狼群猛地從暗處跳了出來嚇得羚羊群不知所措，只見狼的吼叫聲此起彼落，而羚羊的慘叫聲不斷，四周充斥著鮮血的味道，過沒多久雪地上慢慢地靜了下來，狼群圍成了一團，黛尾檢查有沒有傷兵還有獵物的數量，「還不錯，沒有人受傷，而且我們也獵到三隻羚羊，可以回去了。」黛尾滿意的說，霜尾輕鬆的走來我身旁，「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呢，小傢伙。」「酷斃了！我也想狩獵」我興奮的大喊，「你以後有的是機會呢，我們先回去吧。」母親跑去幫忙搬運獵

物，狩獵隊緩慢地走回空地，「看來這次狩獵滿成功的。」玄爪滿意地看著堆滿的獵物堆，「大家都表現得很不錯。」黛尾說，「現在的人手很足夠，小狼差不多也可以開始學習技能了。」玄爪說著說著目光看向了，「雪牙一定會成為優秀的成年狼。」霜尾驕傲地說，「是阿，一定會。」玄爪附和著。

導師

寒冬漸漸的來臨。「雪牙快出來，外面很涼很舒服。」，灰耳在外面呼喊著，我不情願地從窩中爬起來踱步的走出外面，「你精神怎麼那麼好啊，外面冷死了。」我大力的踢開腳邊的雪抱怨的說。「你有你一身雪白的皮毛保暖阿。」灰爪親暱地舔了舔我的臉，指著我的白毛說著，我回頭看看我跟雪地融為一體的皮毛，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厚重呢？「你們兩個也不是小狼了，別只顧著玩。」黑影走了過來對我們說：「也該是你們要選個導師好好學習技能的時候了。」「我們快要可以學習格鬥技巧了欸，真期待。」灰耳很興奮，「真希望玄爪替我選個好導師。」我也開始期待起來了。「敖～嗚」，一陣長嗥聲響起，……我急忙地走到空地，玄爪在高岩上等待大家集合，「各位族狼，我們的族群逐漸的壯大，也該是時候讓小狼學習《狼武》了。灰耳！」灰耳連忙走向前，「孤眼足智多謀，他將會成為你的導師。」孤眼走了出來把腳掌放在灰耳的身上，「你可要認真學習阿。」孤眼微笑的對灰耳說，他們倆緩緩退下，「雪牙！」換我了，我深吸一口氣走上前，「羽心溫柔謹慎，她將成為你的導師。」羽心也將腳掌放在我身上，「我對你有很高的期待喔。」羽心開心地對我說，我搖了搖尾巴。

玄爪再次開口：「相信灰耳和雪牙不會讓我們失望。現在要說另一件事，巡邏隊在雪地與森林之間的邊界聞到很強烈的森林狼氣息，看來他們在密謀著什麼詭計，狩獵隊暫時先撥兩名成員到巡邏隊，我們要加強防衛，要是誰有看到森林狼越界的行動，立馬回來通知，絕不可以擅自行動！解散。」

「雪牙，我們今天會先練習格鬥技巧。」羽心帶著我走到空地外的空曠處，孤眼和灰耳已經在那裡做訓練了，「身子要蹲低一點，露出利牙可以嚇阻敵人。」孤眼耐心的教導灰耳，「羽心、雪牙。」他們倆看到我們和我們打了聲招呼，我點點了點頭，認真地看著他們的動作，「好了雪牙，我們先來練習揮爪吧。」羽心的聲音讓我回了神，她定住三隻腳，前腳有力的在空中揮舞，「看到了嗎？由上往下斜著揮掌，這是最基本的格鬥動作，然後配合著其他的進攻姿勢。」羽心壓低身子然後墊起後腳，前肢用力的揮舞，「這能在對方才剛靠近妳時出其不意的攻擊，大力的揮擊他的頭部或者是攻擊眼睛，都可以有效地將對方擊退。」之後羽心又教了好幾種攻擊技巧，我認真地看著然後努力的學她的動作揮爪、跳躍、前撲、開口咬合，等到天都黑了我們才結束練習回到空地。

森之狼

我們訓練狼武已經好一陣子了，今天一如往常的，我們在雪地上練習格鬥動作，「吼～嗚」羽心鼓起肌肉奮力地朝我撲來，我低頭往前滑行閃過她的攻擊並隨即一個扭腰推了她一把，羽心一個重心不穩倒在地上，她起身甩了甩頭非常滿意地說：「看來

你把狼武練熟了，要上戰場攻擊敵人已經不是問題了。」她說著說著突然盯住不遠處，她動了動耳朵向我示意，我看了過去，是兔子！而且是一窩，看來他們正準備要搬家呢，我壓低身子緩緩地靠近然後靠在雪堆旁靜止不動，而羽心則偷偷的繞到我的對面，「敖～鳴。」羽心一陣怒吼嚇得兔子拔腿狂奔，羽心緊追在後，這時我也跳了出來將兔子兩面夾擊，最後我們各自獵了一隻兔子，讓其他小兔子跑走了，「畢竟要放小動物一條生路阿。」羽心這樣跟我說。

是夜，月亮高高的掛起，還透著詭異的紅光，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安，感覺有什麼事要發生了，這算是狼的第六感吧，「敖～鳴～敖～鳴。」一陣長嗥聲在遠方響起，那是充滿挑釁的聲音，玄爪立刻集合大家，「全體出發，巡邏隊和狩獵隊各自排好防衛隊伍！」一整群狼怒氣沖沖的往雪地走去，果不其然，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有一整群的森林狼正等著我們到來，一隻黑漆漆的大公狼走了過來，春風得意的看著我們，「嘿！玄爪，好久不見阿。」他盯著玄爪邊說腳掌還邊挑釁的挖著雪，「夜牙，這裡不是你們森林狼該來的地方。」玄爪謹慎地看著夜牙，「這你完全不用擔心，只要你們雪地狼滾出去就好啦。」語畢，雪地上靜悄悄地，每隻狼都擺出戰鬥姿勢各個繃緊身子，露出銳利的尖牙，場面一觸即發，「吼～鳴。」夜牙展開了攻擊，猛地撲在玄爪身上，兩位首領打得激烈而其他成員也不遑多讓，利牙碰撞的聲音還有利爪撕開皮肉的聲音，雪地上一陣混亂。我才剛奮力掙脫一隻森林狼的攻擊，另一隻又撲了過來，對方的體重壓得我喘不過氣，我抬起後腿用力地踹向他的腹部，他悶哼了一聲，放開了我，他又蹲下身子再次準備攻擊，我緊盯著他深怕被他咬到，那張有力的

大嘴還有那銳利的尖牙，只要被咬到非死即殘，「吼～嗚。」他朝我衝來猛地撞了我一下，我支撐不住往後面退了幾步，我不甘示弱隨即朝他撞了回去，他像是要抵擋我的撞擊，四肢用力插進雪裡鼓起胸膛的肌肉，但這只是我的假動作罷了，我一碰到他的身體立刻扭腰轉身用強而有力的後腿踢向他的臉，但沒想到他竟然閃過了，「想要騙我，你這小妞還要再回去練練。」大黑狼得意的看著我說，我惱羞成怒，又再一次地展開攻擊直直地向他衝去，然後轉身讓背著地直接滑到他的下方，利爪毫不留情地劃過他的腹部，他嚇了一跳，趕緊跳開逃離我的攻擊範圍，「還不錯嘛，小妞」，大黑狼不敢大意了，他仔細地盯著我深怕我又要突擊，「誰是小妞，我叫做雪牙。」我怒吼道，他聽完我的名字眼睛一亮，我頓時被他深邃的藍色大眼給迷惑住了，「我叫做闇爪。」大黑狼突然自我介紹起來，我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時，突然一陣短促叫聲響起，「森林狼撤退！」夜牙大吼著，他看起來沒甚麼受傷，完全沒有像打了場敗仗的樣子，其他森林狼一聽到指令立馬撤退，完全沒有戀戰，不消一會兒，森林狼全部消失在森林裡，「看來這只是他們的策略之一。」玄爪低聲說道，「只是想來探測我們雪地狼的實力吧。」黑影走到玄爪身旁說，玄爪憤憤地甩了甩頭，帶領著大家回到了領地。

幾天過去了，森林完全沒有動靜，「真不知道森林狼在打甚麼鬼主意。」灰耳搔了搔耳朵說著「哦，對阿。」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現在我腦海裡時不時的會出現闇爪那藍色的雙眼，還有他渾厚的低嗓，「你怎麼了？自從上次戰爭過後你就時常分心呢。」灰耳把我拉回了現實，他滿臉擔心的問我，「沒事啦。」我甩了甩頭，努力把那只大黑狼的身影拋向腦後，「我們去吃點東西

吧。」我輕鬆地說著，走向獵物堆刁起一隻鳥吃了起來，灰耳沒說什麼也默默的在我旁邊吃著，然而，我看著樹上烏鴉的眼睛，又想起了那深邃的雙眼，我是怎麼了……

私奔

「雪牙，我們該去巡邏了。」灰耳把睡夢中的我叫醒，我走出窩外，巡邏隊已經整裝好要出發了，玄爪不耐煩的刨著雪，他看到我過來立馬劈頭道：「有責任感的戰士是不會在要出任務的時候還在睡大頭覺的。」「對不起，父親，我下次會注意。」看到父親發火我連忙認錯，父親沒說什麼，轉頭過去長嗥一聲，巡邏隊整齊劃一的出發了。一路上只有狼踏在雪地裡的腳步聲還有奔跑的喘息聲，大夥在雪地與森林的邊界處沿地留下了記號，並且仔細的觀察森林裡有沒有什麼異狀。「敖～嗚。」玄爪低嗥一聲，表示這裡沒問題，準備往其他地方去巡邏，而我正準備跟著走的時候卻瞄到一個黑影從樹叢中閃過，我不放心的回頭看了森林一下，卻發現有狼在監視我們，「嗚？」我正準備開口警告大家但卻把聲音強壓了下來，因為我發現了那雙眼睛是藍色的，錯不了，那絕對是闇爪！他來這裡做什麼？「雪爪？你發現了什麼嗎？」黑影歪頭問我，其他狼也疑惑的看著我，我再看了看森林，那雙藍眼睛卻消失了，「沒事。」我對大家說，「沒事就走吧，別拖了巡邏的進度。」玄爪再次帶領巡邏隊出發，又在雪地上繞了好大一圈才回到空地，「餓死了，要不要一起吃？」灰耳叼了一大塊的麋鹿肉走到我面前放了下來，「好啊，謝謝。」我張大口咬下一塊肉咀嚼，一邊思考著闇爪的舉動，他躲在草叢旁是在

監視我們嗎？但他為什麼只讓我看見？是不小心還是故意的？好煩，心中一堆疑惑，我忍不住皺了皺眉，「怎麼？你不喜歡吃麋鹿肉阿？」灰耳睜大眼睛問我，「額，也沒有啦，只是我沒有很餓，我想起來我還有事，先走了。」怕灰耳又會問其他的問題，我趕緊將口中咀嚼的肉吞下，走出了空地，留下一臉疑惑的灰耳。

我是在幹嘛阿，一直想到那隻大黑狼，「咕～嚕。」連肚子都跟我抗議，明明就很餓還不好好吃東西，我一邊暗罵著自己一邊尋找獵物，這時，我聽到了有動物在行走的聲音，我沿著聲音的來源走到接近森林的地方，是狐狸！看到他發亮的黃色雙眼又讓我想起兒時恐怖的回憶，我壓低身子，思考著攻擊的路線，但在此時，森林那突然傳出有東西碰到草叢的聲音，狐狸豎起了耳朵，然後聲音越來越大，狐狸警覺的跑掉了，喔！狗屎，我怒氣沖沖地瞪著從森林裡走出來的狼，隨即愣住了，是閻爪，而且他嘴裡還叨著獵物，「嘿！好久不見，幹嘛這麼兇地瞪我啊，我可是帶了好吃的來見你欸。」閻爪把一只獵物旱獺放到我面前，「你沒看過吧，這是森林裡的旱獺，你吃吃看。」我餓極了，也不管閻爪有甚麼意圖，開口就撕下了一大塊的肉，「嗯～好奇妙的口感，還不錯吃嘛。」我評論道，原來森林狼都吃這個，「是嗎，你喜歡就好。」閻爪似乎很高興，我疑惑的看著他，「你是特地來找我的嗎？」「是阿，至從上次戰爭後我就忘不了你了，我很想跟你見面和你說說話，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只好跟夜爪自願說我要來防衛邊界，不然我也不會那麼幸運地見到你了。」閻爪緊緊地盯著我對我說著，我低頭思考著閻爪的話，小小聲地說：「可是我們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的，雪地狼和森林狼是世仇阿，……」，「世仇又怎麼了，我只想跟喜歡的人在一起。」閻

爪炯炯的有神的看著我說：「我只要你，我們可以去別的地方過生活。」我猶豫不決，緩緩地說：「我承認我也喜歡你，但我不想就這麼拋下我的家人我的族群不顧阿，我想你還是冷靜一點，說不定我們以後不再見面你就會漸漸地忘記我了。」我艱澀的說完這段話，「我不要！我已經受不了了，你知道想你卻又見不到你，我有多難受嗎？」他好像下定決心了要和我一起私奔，「對不起，你再讓我想吧。」我受不了這種場面，我需要思考，我講完轉身就走，闇爪在我背後大喊著：「月圓時，我們在這裡碰面，我要你給我一個答案。」我沒轉頭也沒回應，只是加快速度離開，我到底該怎麼辦？闇爪的請求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保密

再過幾天就要月圓了，我漫不經心的望著天空，突然被一個聲音嚇到，「在想誰阿？」灰耳踏著輕巧的步伐走到我身旁，我緊張極了，難道他知道我和闇爪的事嗎？「還是在想我？」他又突然補了一句，「呃，你是頭去撞到喔。」我被他的問題嚇到，只好隨便亂回答，「所以不是在想我喔？」他繼續問，「當然不是阿。」我也沒有多想就回答了，連我都對我講出來的話嚇到，我愣了愣看著灰耳，他的眼神似乎暗了下來，「我就知道……那是他嗎？」灰耳突然很嚴肅地問我，「誰？」我不安的回問他，「就是那隻黑色的公狼阿，他叫做闇爪對吧。」灰耳看起來有點生氣，他憤憤地刨著地上的雪，隨即又甩了甩頭，說了聲對不起，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只好靜靜地望著他，突然間我好像了解了什麼，「你喜歡他，對吧？」灰耳輕聲的對我說，我點了點頭，「唉，

果然我沒機會了呢，真是的，明明一直陪在你身邊的狼是我啊。」灰耳哀怨地對我說，「我？我不知道你喜歡我……」我越說越小聲，突然想起了以前，小時候灰耳是我的第一個同伴，他總是會拉著我出去玩，或者和我介紹東介紹西，還會提醒我做該做的事，他幾乎無時無刻都默默地陪在我的身邊，而我竟然都沒有發覺他的心意！我懊惱地看著灰耳：「對不起。」但道完歉之後我又隨即想到，「你怎麼知道我跟闇爪的事？你該不會跟蹤我吧？」「對阿。」灰耳非常直接的回答，他看到我臉變臭，趕緊又說，「我只是想保護你嘛，而且就算不跟蹤你，我也會知道，因為你的態度真的太明顯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要求灰耳保密，隨即轉身，踏著沉重的腳步慢慢走回窩裡，我到底該怎麼做……

遭襲

嚴冬到來，動物們都開始遷徙，狼群獵捕動物越來越困難。一陣陣尖聲的狼嚎傳進領地中，炎牙著衝向空地，「森林狼偷襲，黛尾跟炭爪都受了傷。」炎牙急急忙忙地說，「全體戒備！炎牙和羽心去救他們兩個。」玄爪大吼，炎牙和羽心往邊界衝去，其他全部的狼都停下手邊的工作往空地外衝去，遠遠的看到森林狼正往這裡攻來，雪不停地濺了起來。玄爪站在最前面，準備要攻擊，「吼～嗚。」他長嗥著衝向了森林狼群，兩邊狼群開始打了起來，「你們這群卑鄙的森林狼，竟敢超過邊界。」黑影氣憤地一邊吼著，一邊用力地咬著一隻森林狼的喉嚨，森林狼奮力的掙扎，但沒多久就漸漸的不動了。我正在和一隻森林狼對峙著，但我聽見了一聲尖叫聲，我轉頭看去，是葉隱！她正被兩隻森林狼

圍攻，我看了其他的狼，大家都忙著抵擋敵人的攻擊，我必須要救她！我往葉隱那跑去，但森林狼朝我撲來，我奮力地跳起並用前腳往他的頭用力抓去，他的下巴大力的撞擊地面，我趁機逃跑。我瞄準攻擊葉隱的其中一隻森林狼攻擊，利牙直直的刺進森林狼的肩膀，他氣憤地大吼，左右大力地掙脫我，我被晃得頭昏腦脹，他趁機用力的撞了我一下，我跌了個狗吃屎前右腳還扭到，我趕緊爬起來卻看到了令人痛心的一幕，那兩隻森林狼又再一次地把葉隱包圍，並且撕裂了她的身體，我氣瘋了不顧一切的撲向兩隻狼，我把利爪用力的刮向一隻狼的臉，他慘叫著跑走了，我又轉頭攻擊另一隻用力地咬著他的喉嚨，而他掙扎著用利爪抓向我的身體，傷口不停的流出血來，但我卻不打算鬆口，「雪牙！」這時突然有狼叫我，我愣住，是闇爪，那隻森林狼趁機掙脫夾著尾巴逃走了，「為什麼？」我語調平平的問，我看著自己身上沾滿鮮血的雪白皮毛，有敵人的也有自己的，我又看向了死去的葉隱。「為什麼！」我大聲地吼著，感覺肺部的空氣都被大力的擠壓出來，我全身發抖著，全場的狼都愣住往我這看了過來，「為什麼……要越界？為什麼要違反規則？為什麼要挑起戰爭？」我邊說邊哭了出來，闇爪默默地看著我，他看起來也非常難過，「為了生存！規則是可以更改的，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夜爪對我大吼著，他隨即又看向玄爪說：「你這女兒可教的真好啊，軟弱的狼是活不久的。」「滾回去！以你們森林狼的實力是打不過我們雪地狼的。」玄爪忿忿地對夜爪說，夜爪瞳孔瞪大望著戰場，每隻狼身上都有傷口，有些倒在地上已經失去了心跳，雪白的雪地上沾滿了鮮血儼然像是地獄般的慘烈，「這次只不過是平手罷了，我們還會再回來的。」夜爪張大嘴露出利牙「撤退！」森林

狼緩緩的往森林走去，闇爪慢慢地走過來對我說了聲對不起，然後緩緩地消失在森林裡。

「敖～嗚。」玄爪抬起頭嘴對著天空長嗥著，雪地狼也跟著長嗥，這是對森林狼的憤怒，也是對死去的同伴的哀弔，過了好一段時間大家才互相攙扶著走回空地，並且把白掌和葉隱的屍體放在空地上，玄爪跳上高岩說道：「這次的戰爭非常慘烈，我們失去了兩位優秀戰士－白掌和葉隱，他們對部族的付出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雪地之狼會永遠感謝他們。」全場的氣氛非常低迷，幾隻狼協力把他們的屍體埋了起來，大家開始清理各自的傷口，並且拿草葉來覆蓋住血流不止的地方，我也在舔舐自己的傷口，父親走了過來，看著我說「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接觸到這種場面，但你的想法也讓我非常震驚。」他的前爪用力地插入地面：「從古老的時代開始，祖先們都為自己的族群捨命奮鬥，戰爭並非毫無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必須的。」父親冰冷的眼光緊盯著我不放，「你再這樣阻止只會讓我開始懷疑你對族群的忠誠度罷了。」父親說完頭也不回的走掉了……。我愣住了，這算什麼？我完全不同意父親所說的，我追向父親，擋住了他的去路。「說不定我們可以和森林狼討論，大家可以一起分享雪地和森林，聯手一起打獵也可以增加狩獵成功的機率，這樣不是很好嗎？」我一口氣說了一長串的話，說完後充滿希望的看著父親，但他完全不看我一眼，他低聲地說：「事情沒你想的那麼簡單，有些狼就是渴望著戰爭、渴望著鮮血，況且誰知道卑鄙的森林狼會不會突然撕破臉再次偷襲我們。」我無法回答父親，沒人能保證彼此的和平能夠撐多久，但我已經不想再看到同伴倒下了，我低頭思考了一下，如果總有人要犧牲那我自願，勇於嘗試總比甚麼都不做好，我轉

身往森林的方向奔去……

聯盟

我小心翼翼地走進森林裡，腳掌下踏著的草皮讓我很不習慣，耳邊不停傳來鳥兒鳴叫的的聲音，突然兩隻狼跳了出來抵擋住我的去路，「站住！你好大的膽子，竟敢進入森林。」其中一隻狼呲牙裂嘴的對我說，「先把她帶回去給首領看吧，她一隻狼也不能做甚麼。」另一隻狼開口道，那兩隻狼討論完後一前一後的把我帶回他們的領地，許多森林狼一看到我驚訝得不得了，大家都在旁邊議論紛紛著，「夜爪，有隻雪地狼闖進了我們的領地。」森林狼正向首領回報，夜爪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走了過來，他來回打量著我，開口問道：「我認識你，你是玄爪的女兒。只有你一隻狼嗎？你有甚麼目的？」「我是獨自偷偷過來的，想來跟你談條件。」我毫不猶豫的回答，「就憑你？」夜爪哈哈大笑了起來，其他狼也大笑著，我不理森林郎的訕笑繼續說：「我不想要再看到戰爭發生了，我也不想再失去我的同伴，如果我們雪地狼和你們森林狼聯盟，一起分享森林和雪地，就不用再引發戰爭爭奪領地，也不用耗費大量狼力去巡視領地，兩邊狼群聯手狩獵成功率也會提高，這樣不是很好嗎？」「我當然也知道聯盟對大家都有利，但我信不過你們雪地狼阿。」夜爪眯著眼盯著我看，他又繼續說「祖先們不是笨蛋，如果這個方法可行的話為何現在還會分森林狼跟雪地狼呢？說不定祖先們也曾經聯盟過，但一定是其中一族發生叛變才會變成現在的局面。」「但我們可以再試試看阿，以前和現在不一樣，如果我們大家同心協力，度過這個嚴冬等春

天到來，我們可以再重新劃分領地，這樣聯盟總比打仗失去同伴以及受傷好多了吧。」我不放棄的說服著夜爪，「說不定吧，但如果真的要聯盟，也應該找你們的首領來吧，你一個小丫頭所說的話我不相信。」夜爪似乎認同了我的說法，「那在月圓的時候約在邊界處，我們兩邊狼群來開個會。」

我和夜爪約定好時間和地點，我開心極了，說不定這場會議可以改變現在的局面，我低頭道別了夜爪，夜爪突然開口說：「你叫雪牙是吧，雖然你的舉動非常的莽撞，可以說是愚蠢，但我更覺得你很勇敢，當首領就是要有這種膽識和氣魄，你敢隻身來到敵人的營地裡，我深深的敬佩你。」我愣住了，沒想到森林狼首領竟然在稱讚我，我點了點頭轉身走出森林，闇爪從後頭追了上來「雪牙！」我看到闇爪才突然想到了我和闇爪的約定，「你好帥喔！超勇敢的。」闇爪興奮的說，藍色的眼睛笑彎成了月亮，他舔了舔我的臉，低聲說：「我好想你，真的好想好想你，如果我們聯盟了，是不是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他滿懷希望地看著我，「也許吧，但我還要和我父親談談呢，畢竟我的族群都還不知道聯盟這件事。」我靠著闇爪強壯的胸膛，口鼻埋進他厚重的黑色皮毛裡，聞著專屬於他的氣味，真不想離開……。但我聽到了森林裡傳來狼的談話聲，應該是巡邏隊吧。「我該走了。」我退了幾步依依不捨地和闇爪道別，我怕再待下去我就真的走不了了，我轉頭狂奔甩掉闇爪的味道，現在的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戰

回到營地後我一五一十的和玄爪說了個清楚，而玄爪只是默默地盯著我看，我劈哩啪啦的講著，好不容易把所有事解釋清楚，

我趴下來等待玄爪的答案，玄爪沉思了許久，憤怒的怒火在眼裡燃燒著，但玄爪舔了舔手掌強迫讓自己冷靜下來，他閉上了眼睛，終於開口回答：「我會去赴約，但你必須答應我別再擅自做出決定以及如此危險的舉動。」「太好了！」我開心的追著自己的尾巴跑，「走吧，我要跟族狼們宣布這件事。」玄爪說完走到空地跳上了高岩長嗥了一聲要大家集合，「各位，雪牙和森林狼提議要聯盟分享彼此的地盤，約在月圓位於邊界處開會討論，大家覺得如何？」「為什麼是雪牙提議的？她什麼時候跟森林狼站在同一戰線了？也許這個方法行得通？叛徒！竟敢背著我們和森林狼在一起。我們怎麼能相信森林狼呢？」討論聲此起彼落，我緊張地站在高岩底下看著父親不知道該如何似好，父親閉著眼沒有說話，等到討論聲變小之後父親才又開口說：「我們只是討論而已，這個提議還要等到我們雪地狼和森林狼都認同後才能實施，那在月圓時大家準備到邊界處開會，沒有我的允許誰也不能和森林狼打架！」

渾圓的月亮高掛在天上，黃澄澄的卻又透出了些許白光，白光照射在狼身上產生了影子，一大片的影子壟罩著雪地，場上很安靜，只有兩位首領的聲音，「所以我們在春天到來前都是聯盟的狀態，是吧。」「如果有誰敢開戰或是攻擊其他狼都要接受處罰，嚴重違規者將被逐出家族。」「希望大家能夠同心協力的一起對抗嚴冬。」首領的聲音一句句的傳到兩邊狼群的耳裡，雖然一開始開會時現場非常混亂，甚至有狼按捺不住準備張口開咬，但好險首領壓了下來管理好場面上的秩序，在一陣討論後兩邊狼群終於有了共識，目前大家都不分你我，一起共同守護森林和雪

地，「夜爪，我有事要說。」正當大家討論得差不多準備要散會時，闇爪卻突然跳出來說道：「我愛上了一隻雪地狼，我知道一般來說這是禁忌之愛是不被允許的，但我真的很愛她，請你讓我和她在一起好嗎？」夜爪沒說甚麼，只是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闇爪，默默的點了點頭，闇爪又對玄爪說「玄爪，我很愛雪牙，從第一次見到她起我就忘不了她了，我真的很愛她，你願意讓我來保護她嗎？我願意為了雪牙加入你們雪地狼的族群。」玄爪眯著眼打量著闇爪，然後他轉過頭來問我：「雪牙，你覺得呢，這是要和你共度餘生的伴侶嗎？這種事你要自己做決定，但之後的路會很辛苦，他要來加入雪地狼的族群必經過重重的挑戰，而且你們還得被說閒話，你覺得值得嗎？」我看著闇爪，那雙透徹的藍眼流露出的堅決及愛意，我大力的點了點頭說：「絕對值得。」玄爪退了幾步，算是勉強答應我和闇爪的事，他和夜爪互相點了點頭，隨即長嗥一聲帶領雪地狼回窩，森林狼也陸續地離開，幾隻族群狼在走前跑過來和我說了聲恭喜，之後只剩下我和闇爪兩隻狼還留在原處，「你相信嗎？我們竟然可以在一起了！」闇爪不敢相信的說，「敖～～嗚～」我興奮的大吼，闇爪衝過來抱住我也一起高聲歡呼，我微微抬頭看著闇爪，他親柔的舔著我的耳朵，互相磨蹭著臉頰感受對方的溫度，彷彿像夢一般，就算未來有再多的難關等著我們，不管是面對種族的歧視或是不被族狼們信任，但我想，我們一定可以一起克服的，我已經隨時準備好，要為我們的愛而戰。

得獎感言

第一次投稿到南臺文學獎活動，挑了自己最喜歡的小說組報名比賽，以前就很喜歡寫寫小故事，腦中總有各種天馬行空的幻想，很高興學校有舉辦這樣的活動能讓我發揮，並讓其他人看到我的小說，也很榮幸能夠得獎，雖然只是佳作，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活動，並希望能夠寫出更好的故事，再來角逐南臺文學獎！

評審評語

■ 余昭玟老師：

人物設計突出，情節結構完整。

■ 林雅玲老師：

動物小說，兩邊聯盟過程的衝突加大會更有張力。

■ 顏美娟老師：

故事性強，文字結構完整，有扎實的基本功。

活動剪影





學術副校長致詞



教師與評審合影



評審合影



感謝狀頒發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 南臺文學獎工作團隊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民 108.09
面 ; 公分
ISBN 978-986-5627-60-7(平裝)
863.3 108015989

第四屆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補助單位：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發行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人：邱創雄

主編：南臺文學獎工作團隊—

陳憶蘇、熊仙如、陳金英、楊雅琪、施寬文、高碧玉

執行編輯：李心慈

評審委員：蘇珊玉、羅智成、林達陽、李欣倫、王靖婷、莊永清、
顏美娟、林雅玲、余昭玟

出版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發行電話：06-2533131 轉 6202

發行傳真：06-2430417

I S B N : 978-986-5627-60-7 (平裝)

印製日期：民國 108 年 9 月初版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需徵求本中心同意或書面授權。